

阿尔芒斯

〔法〕司汤达 著

管筱明 译

阿尔芒斯

〔法〕司汤达 著
管筱明 译

花城出版社

STENDHAL

Armance

ou quelques Scènes

d'un Salon de Paris

en 1827

本书根据 Éditions Garnier Frères, Paris

1 9 7 9 年法文版译出

阿 尔 芒 斯

〔法〕司汤达 著

管筱明 译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5印张 1 插页 135,000字

1984年 2 月第 1 版 1984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89,400册

书号 10261·355 定价 0.69元

内 容 提 要

小说《阿尔芒斯》（又名《爱的悲剧》）是法国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司汤达的第一部成名之作。它描写了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一对贵族男女青年的爱情故事。将继承二百万法郎财产的年轻的奥克塔夫·德·马利维子爵和有“仙姿玉容”的阿尔芒斯·德·左伊洛夫小姐相爱并准备结婚。但因为阿尔芒斯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长期以来寄人篱下，被上流社会贵族夫人所收养，充当一个“伴娘”角色，所以婚事遭到许多人的非议。奥克塔夫的父亲马利维侯爵也认为，这场婚姻只会使奥克塔夫“变成一个平民百姓”，没表赞成。特别是奥克塔夫的舅舅、浑身散发着铜臭的市侩德·苏比拉纳先生却觊觎奥克塔夫的财产；而极为阴险的德·波尼维骑士则想把漂亮的阿尔芒斯搞到手，两人合伙密谋策划，用最为卑鄙的手段破坏他们的婚事。奥克塔夫和阿尔芒斯冲破了重重障碍，最后虽然结了婚，但却中了苏比拉纳等人的挑拨离间的恶毒奸计，结果奥克塔夫服毒自尽，阿尔芒斯进了修道院当修女，酿成了爱情的悲剧。

《阿尔芒斯》通过巴黎几个贵族妇女沙龙场景的生动描写，揭露了王政复辟时期封建贵族的反动嘴脸和腐朽糜烂的生活，嘲笑了这个“最缺乏生命的阶级”妄图使历史车轮倒退的各种丑态，再现了复辟时期贵族生活的图景，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进步的历史意义。司汤达的小说以独到的心理描写见称于世。本书特别对于男女主人公心理，刻划极为生动细腻，曲折入微，表现了高度的艺术技巧。

一八三〇年，司汤达的不朽巨著《红与黑》问世，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胜利。《阿尔芒斯》发表于一八二七年，因为在思想和艺术上它和《红与黑》具有许多共同特点，所以《阿尔芒斯》被称为《红与黑》的“前奏曲”，在法国文学史，特别在司汤达的创作上占有特殊地位，受到人们高度重视。

前　言[1]

一位才华横溢的妇女，由于并未仔细考虑过文学的荣誉，请求我改正这部小说的风格，我当然不称职。但我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我远不能接受似乎夹在叙述中的某些政治观念。虽然在许多问题上，我和可爱的作者的看法截然相反，但对于人们称之为“对号”②的东西，我们却同样感到厌恶。伦敦出了些极有趣的小说：《维维安·格雷》、《阿尔马克俱乐部的奢侈生活》、《玛蒂尔德》，等等，它们才需要去对号找人。那是些十分有趣的漫画，嘲讽被出身或财产的偶然机运安排在人们歆羡的地位上的人。

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一种“文学”荣誉。自一八一四年起，作者就未曾上过杜伊勒利宫③的二楼。她那样高傲，以致连大概在某个社交场所惹人注目的人物的姓名也不知道。

然而她把工厂主和享有特权的人写进了小说。她讥讽了他们。倘使有人向栖在参天大树梢顶唉声叹气的斑鸠打听杜伊勒利宫花园的消息，它们会说：“那是个广阔的绿色平原，光线最足。”而假若有人问我们散步者，我们准会回答：“那是个幽静而美妙的散步场所，可以避开灼热，尤其是夏天叫人受不了的炎炎赤日。”

①司汤达原想用《告读者》，后出版商劝他改用此名。他在文内以第三者出现，目的是不让读者知道他就是这部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小说的作者，

②即据真人真事描写。

③旧时王宫，今已废作花园。

同一件事，人们就是这样，根据各自的身份地位来评价它。一些同样可敬的人，希望以各不相同的途径，把我们引到幸福国度，他们谈论社会的现况，措辞同样各不相同。可是他们各自都要指责对方荒谬。

你们会把每方对对方沙龙的不怀好意、无根无据的描写，归结于作者居心不良吗？你们会苛求多情的人都成为明智的哲人，也就是说冷漠无情的人吗？在一七六〇年，正如摄政王①所云，要赢得男主人或女主人的宠爱，必须举止优雅，谈吐风趣，但不怎么要脸，亦不怎么有血。

而要利用蒸汽机，必须克勤克俭，脚踏实地，头脑里不抱任何幻想。这就是始于一七八九年②与终于一八一五年③左右的时代的差别。

拿破仑在进军俄罗斯途中，老低声唱着他从波尔托④那儿听来的这两句歌词：

一定得当磨坊主？

一定得当公证人？

这两句，也许是许多出身高贵、才智不凡的年轻人所反复咏唱的。

我们发现，在谈我们的世纪时，我们已经把后面的中篇小说的两个主要特点勾勒出来了。尽管它也许没有二十面的

---

①指奥尔良公爵，他于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二三年摄政。司汤达曾在《英国通讯》的一篇文章中说过：“著名的奥尔良公爵常说，一个人，要想在宫中取得成功，必须无脸无血。”

②即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

③即拿破仑的第一帝国崩溃的那一年。

④当时著名的歌唱性男低音演员，帝政时期曾在巴黎演唱过。

篇幅，可以被人疑为讥讽，但作者根本没想用讥讽的手法。我们的世纪是忧郁的，情绪恶劣，即便出一本小册子，也得小心谨慎为上。我曾对作者说过，最迟六个月，那本小册子也就和最好的小册子一样，被世纪遗忘。

暂且，我们也要求得到一点公众对喜剧《三街区》①的作者所表现的那种宽容。他们呈献给公众一面镜子。倘有一些其貌不扬的人从镜前走过，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一面镜子又属于哪一派、哪一党？

在这部小说的笔调里，人们会发现一些天真的说话方式。我不敢改变它们。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象日尔曼人和浪漫主义的夸张那样使人厌倦。作者说过："过于追求高雅的文笔最终既引来钦佩，也带来枯燥。这种'矫揉造作的优雅'可以让人愉快地看一页，但看了一章就会把书合上。而我们希望人们读不知多少章，因此，还是让我使用乡野和市井的质朴吧。"

请注意，如果我把"市井"风格加强，作者也会失望的。这颗心有无限的自尊。它属于一位被人知道姓名后将自以为年老十岁的妇女。何况又是这样一个题材！……

司汤达

一八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于 圣-齐高尔夫②

---

①一八二七年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喜剧，作者为庇卡尔和马再尔。

②位于日内瓦湖畔，一八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司汤达去意大利时，可能在此逗留过一天。

译者序

这部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悲剧。倘若中译本能够更改书名，象时下某些译者所做的那样，或可定为《爱的悲剧》。当然，这也许有嫌太实。

悲剧发生的地点是巴黎上流社会。时间是一八二七年，正当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主角之一奥克塔夫属于上流社会最引人注目的青年之列。然而他性情孤僻，落落寡合，不能忍受周围恶浊的环境，只有表妹阿尔芒斯是他的知己。阿尔芒斯性格坚强，举止不俗，在庸俗的环境中能保持纯朴、真挚的感情。但她只不过是寄人篱下的孤女，既无门第，又无财产。感情的一致使两个年轻人彼此钟爱，而财产、地位的悬差又使他们不能互表心迹，以致产生出种种误会。到后来，两位恋人历经波折，终于海誓山盟，愿结良伴。不料奥克塔夫的舅舅又从中作梗，使得两个有情人新婚燕尔后不久便生离死别。

这样一出爱情悲剧，在一八二七年出版时，书页上没有作者的署名，而真正的作者司汤达，却在前言中以接受“被人知道姓名后将自以为年老十岁”的女作者之托，来改正这部小说的风格的第三者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呢？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在前言中堂而皇之地声明：“我远不能接受似乎夹

在叙述中的某些政治观念。”为什么要使用这种“障眼法”呢？

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司汤达表面描写的是爱情，实质写的是政治。或者用苏联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伊里亚·爱伦堡的话来说，就是“司汤达描写爱情、野心和犯罪的时候，从来不曾忘掉过政治”①。

司汤达从小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他的童年是在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火热岁月中度过的，他的青年时代更是在代表法国革命最后阶段的拿破仑与欧洲的封建君主之间决定“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②的大斗争中度过的。他随军到过意大利，目睹拿破仑“唤醒了这沉睡的民族”；他到过柏林，看到拿破仑“清扫了德国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修筑了文明的交通大道”③。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复辟，他被“扫地出门”。复辟贵族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他的强烈仇恨。虽说到一八二七年，他写《阿尔芒斯》时，已年逾四十四岁，“许多风暴、激情和失望都过去了：那照彻革命烽火的少年时代、雅各宾党的宣誓、拿破仑的大军、焚烧中的莫斯科”④，但他的斗志犹存。没有真刀真枪，他便以笔当武器。《阿尔芒斯》就是他向贵族阶级发起的一次攻击。在这部小说里，他以波旁王朝通过赔偿流亡贵族损失的

---

①伊里亚·爱伦堡：《司汤达的教训》

②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8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4页）

④伊里亚·爱伦堡：《司汤达的教训》

法案为历史背景，通过两个有情人的爱情悲剧，集中笔墨描写了巴黎一个沙龙的几个场景，表现了被革命打败的贵族阶级残余势力在复辟时期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还在《阿尔芒斯》出版前，司汤达就给出版商写信说："我试图描绘当代的风俗。"他在前言中又把文艺作品比作"一面镜子"。那么，他在《阿尔芒斯》这面镜子里照出了当时哪些风俗呢？

首先，它照出的是复辟贵族的倒行逆施。在这部小说里，可以看到被革命打倒了、没收了财产的贵族阶级，一旦复辟，是多么迫不及待地恢复过去的财产，让自己在革命期间受的损失得到赔偿。随同路易十八返回巴黎的流亡贵族德·马利维侯爵，经常哀叹自己破落到了当叫化子的地步，一心希望赔偿法案的通过。他欣喜地叫道："议会里四百二十票中，我们有三百一十九票，我肯定法案会通过。"除了恢复自己的财产，他们还要恢复过去的封建秩序。耶稣会教士德·波尼维骑士每天向仆人布道，目的在于使"老爷身边的所有下属——恐怖制度初次出现时，他们表现得那么残忍，——重新接受正确的道德原则"。上流社会的老爷太太们对此大表支持。为了防止革命，他们还要恢复、扩大反动的特务组织耶稣会和马尔特荣誉团。那个德·苏比拉纳宣称："如果不恢复马尔特荣誉团和耶稣会，不出十年，就会出现又一个罗伯斯庇尔。"连最悭吝的德·波尼维侯爵，为了不让法国重演英国复辟的悲剧，也拿出三万法郎资助耶稣会建房子。

其次，它照出的是复辟贵族的卑鄙下流。革命前的法国

贵族有时还要显出高尚慷慨的样子来装装门面，复辟后的贵族阶级则到了连遮羞布都不要的地步。在赔偿法案通过之前，德·马利维侯爵为了给儿子攀一门高亲，到处求乞，不惜拿自己高贵的姓氏去作交易。他逢社交场合便说："我可以提供一个高贵的姓氏，……但我陷入了困难，得仰仗别人施舍。我变成了叫化子。"而赔偿法案一通过，他立刻变得趾高气扬，对妻子说："我们可以替儿子挑选而不是乞求一位妻子了。"这一卑一亢，表现的是何等低下的灵魂。

两百万赔款的法案通过的当晚，奥克塔夫走进德·波尼维夫人府上客厅时，发现宾客们一改常态，对他殷勤备至。所有有女要嫁的贵妇人竞相来讨好他。以至他发出这种感叹："我得到的爱是这样卑微，竟需要两百万法郎来改变人们对我的感情。"

如果说，对金钱的崇拜在那些贵妇人身上，引来的只是感情和态度的变化，那么在德·苏比拉纳身上，引来的则是卑鄙和歹毒。这个不学无术却又附庸风雅的人，先后想当骚人墨客、政坛术士，但无不一一落空，到了五十岁上，又想从事交易所投机，发笔横财。但本钱从何来？为了钱，他不惜讨好，哄骗外甥，甚至挨外甥的大骂，也觉得可以忍受，但对于阻碍他实现目的的阿尔芒斯，他视为眼中钉，先则处心积虑，阻止他们相好，继则伪造假信，一手造成他们爱情的悲剧。从他身上，可以看出贵族阶级的卑鄙下流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再次，它照出的是复辟贵族惶惶不可终日的垂死状态。尽管复辟贵族拚命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却无力改变灭亡的

命运。司汤达在小说中对于复辟贵族精神面貌的描写，证明了这个阶级这时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在他的笔下，贵族阶级中大部分人思想苍白，精神空虚，他们或是醉生梦死，尽情逍遥；或是鼓吹宗教神秘主义，“心思都集中在上帝和天使身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预感到末日将临，要么及时行乐，要么在宗教中寻找解脱。德·波尼维侯爵由于时刻担心法国的复辟步英国之后尘，竟分文必抠，变成名副其实的守财奴。

任何阶级行将灭亡时，内部总会分化，出现叛逆者。奥克塔夫就是这样一个贰臣逆子。他对贵族头衔、高贵门第、巨额遗产不感兴趣，对周围卑鄙下流的人物感到厌恶。他希望赔偿法案被否决，因为他认为它“不正义”。他追求新的有意义的生活。然而这时的法国一片黑暗，死气沉沉，他看不到出路，因此只能整日郁郁不乐，精神十分痛苦。司汤达后来重读此书时写道：“一个生活在一八二八年的年轻人无法对自己说：‘好吧，这与我不相干。我可以享受这些非正义的特权。’”既然一个年轻人能够认识到本阶级所享受的非正义的特权，那么，这个阶级还能维持得久吗？

“忽剌剌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这里借用《红楼梦》中的这两句话，来形容一八二七年的法国贵族阶级倒是颇为合适的。事实上，在这部书面世后不到三年，这个阶级就被彻底赶下了政治舞台，从此，只能在历史上去寻找它的存在了。

如果说，就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意图来看，《阿尔芒

斯》可以算得上《红与黑》的前奏，那么，从艺术上来说，作者已经掌握了相当熟练的技巧，准备在最高级的音乐会上一显身手了。

这种技巧表现在对人物性格的栩栩如生的刻画上。书中几个主要人物，虽然同为贵族，却面目各异。奥克塔夫知识广博、思想明智，看到了本阶级的腐朽没落，不堪与周围人同流合污，因而清高孤傲，郁郁寡欢。德·波尼维骑士是与他年岁相当的同代人，但他走的是另一条路。由于总结了大革命的教训，又经过耶稣会的培养，因此与前辈相比，他更奸诈、狡猾，是个阴险的野心家。而年纪较大的德·苏比拉纳，在他身上既保留着大革命前的贵族那种骄傲自负，装腔作势，又体现了经历了大革命的复辟贵族的贪婪、狠毒，要及时大捞一把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有些人物，尽管着墨不多，却写得活灵活现。例如G侯爵夫人，奥克塔夫他们去拉雪兹神父公墓遇见她时，这位可爱的太太说，她来此地寻找灵感。仅仅一句话，就把这位贵妇人矫揉造作和俗不可耐的性格完全表现出来了。

这种技巧表现在对现实生活场景的逼真描绘上。这种描绘不是以描写装饰、景物取胜，而是着力渲染出气氛，以此烘托人物的情感和性格。赔偿法案通过的那天早上，作者是这样写的："从早上八点起，德·马利维夫人家气氛大变。所有的门铃突然一齐拉响。很快，老迈苍苍的侯爵让人通报还躺在床上的妻子。他自己也顾不上穿好衣服，就走进来拥吻她，眼中闪着泪花。"这样就把德·马利维侯爵又惊又喜的心情烘托出来了。

这种技巧还表现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他的心理描写细腻，深刻，往往是情节两三笔粗略带过，象绘画中的大写意，而心理的描写则精描细绘，犹若工笔画。这个特点在最后一章表现得犹为明显。奥克塔夫上船后，打算一死时的心理，作者反复描述，层层深入，而交待他的死时，仅仅用了一句话："一服事先准备好的，拌和着洋地黄和鸦片的毒药，平静地把奥克塔夫从这种如此不宁的生活中解脱开来。"描写他死后的家庭状况时，更是简单得惊人。

此外，用词简洁也是这种技巧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然，作为司汤达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如书中有些事情似嫌交待不够，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花的篇幅过多，以至妨碍了对社会现实作更充分的描绘。但瑕不掩瑜，《阿尔芒斯》仍放射出不可磨灭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光辉。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本中错误难免，敬请专家、读者不吝指正。

译　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

第一章

那是首古老而简单的歌……歌里的话儿都是些平常不过的真理，搬弄着纯朴的古代那种爱情的纯洁。

——《第十二夜》第二幕①

刚满二十岁，奥克塔夫就从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毕业。他父亲德·马利维侯爵希望独生子留在巴黎。奥克塔夫一肯定这是他尊敬的父亲和敬爱的母亲坚定不移的意愿，便立即放弃了进炮兵部队的打算。他本想在一个团队干几年，然后退伍，直到战争爆发；至于以中尉或上校的军衔参战，对他无关紧要。在凡夫俗子看来，这个怪人真是可憎至极。

思想丰富，身材颀长，举止高雅，两只世上最美的黑色大眼，这些本可以标志出他厕身于上流社会最引人注目的青年之列，如果那么温柔的眼睛里显出的某种阴郁神色没发展到不但不欣羡，反而可怜这种事情的地步的话。他若是希望说话，会引起轰动，但奥克塔夫什么也不希望，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欢乐或忧愁。青年时期的早几年，他常常病倒；自从恢复健康和力气后，人们便常见到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似乎

①莎士比亚的剧作，成于一六〇〇年。

是责任规定的事情。然而似乎可以说，如果不是责任大声呼唤，他也找不到行动的理由。或许在这年轻人的心田上，深深地刻上了某种与众不同的原则，它和他周围发生的现实生活中的事情格格不入，促使他在过于阴暗的画面去描绘自己的未来生活和与人们的关系。不管他的忧伤出自何种原因，奥克塔夫还未成年就变得愤世嫉俗，他的舅舅、荣誉团员德·苏比拉纳先生有一天当他的面，说他对这种性格感到惊恐不安。“为什么我得装出另一副样子呢？”奥克塔夫冷冷地回答，“您的外甥永远站在理智线上。”“但从未在线里面或超过线。”荣誉团员带着普罗旺斯人的机灵说，“因此我认为，你不是希伯莱人盼望的摩西①，便是吕西菲②的化身，专临凡界，使我提心吊胆。你是什么魔鬼？我弄不清楚。你是责任的化身。”“若能永不违背责任，我将多么高兴！”奥克塔夫说，“我多么希望能将纯净的灵魂还给上帝，就和我接受它时一样！”“真是奇迹！”荣誉团员叫了起来，“这是一年来，我看到这个纯净得凝成冰块的灵魂表示的头一个愿望！”荣誉团员对自己的话非常得意，说完就大步流星走出客厅。

奥克塔夫深情地注视着母亲，她知道他的灵魂是否冷冰冰。尽管年近半百，德·马利维夫人还可以说显得年轻。这倒不仅是因为她风韵犹存，而是因为她具有最卓越最敏锐的思想，对朋友的利益保存着强烈而乐于助人的同情，甚至对

①犹太人的救世主。

②魔鬼的别称。

年轻人的不幸与快乐也是如此。她自然地明白他们踌躇满志或担惊受怕的原因，并且似乎自己也踌躇满志或担惊受怕起来。自从舆论似乎把它作为适合的东西，强加给一定年龄的、不信宗教的妇女以来，这种个性就失去了动人之处，然而矫揉造作从来与德·马利维夫人无缘。

一段时间以来，她的仆人们注意到，她回府时，常常不是独自一人走下马车。圣让这个曾在流放期间跟随主人左右的内室老仆人，好奇心重，想知道德·马利维夫人三番五次带回府的男人究竟是谁。头一天，那个陌生人挤在人群中不见了。第二次，他的好奇心获得较大的成功：他看见被跟踪的那人走进了“慈善”医院，并从门房嘴里打听到陌生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杜克莱大夫。德·马利维夫人的仆人们发现他们的女主人不断领来巴黎最具声望的医生，并且几乎每次她都找个机会，让他们看看自己的儿子。

她在奥克塔夫身上看到一些怪异现象，感到惊恐，怀疑他染了某种胸疾。但她想，假若她不幸猜中，说出这残忍的病魔的名称，岂不会加速病情的恶化。一些医生，都是些聪明人，对德·马利维夫人说，她儿子只不过患了忧郁症，并断言说这种病是他这个时代和他这种地位的年轻人所共有的特征。但他们又提醒她对他的胸部悉心照料。由于不得不给他安排新的食谱，这个瞒不住的消息在府里传播开来。人们不想把病名告诉德·马利维先生，但纯属徒劳，他还是发现自己晚年有可能孤零零一个人生活。

大革命前，德·马利维侯爵家财万贯，生活奢靡。直到一八一四年追随国王重返法国，他才发现由于财产充公，他

只剩下两万或三万利勿[1]的年金。他以为自己穷途末路，到了沿街乞讨的地步，此时，他那颗从来就不精明的脑袋里唯一盘算的，就是试图让奥克塔夫结婚。但由于仍然更重于荣誉，而不是日夜缠磨他的那个念头，德·马利维侯爵在社交场合讲话时，总不忘这段开场白："我可以提供一个高贵的姓氏，一个始于年轻的路易的十字军时代的家谱。在巴黎，我只知道有十三个家庭能无愧于这种荣誉。但尽管如此，我却陷入困境，得仰仗别人施舍。我变成了叫化子。"

在一个老迈苍苍的男人身上，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可不是用来显示晚年的愉快心境——平静而达观的屈忍的；即使老荣誉团员德·苏比拉纳先生，那个有点疯癫、相当可恶的南方人不说那些蠢话，奥克塔夫生活其中的家庭，即便在圣·日尔曼郊区，也以它的凄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德·马利维夫人为儿子的健康惶惶不安，任何事情，哪怕她本人的危险都不能分散她的忧心。她趁自己身体虚弱之便，经常与两位名医交往，希望获得他们的友谊。由于这两位先生分属两个学派，一个为一派的领袖，一个是另一派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的辩论，尽管对于不关心科学和要解决问题的人，辩论的主题是如此微不足道，还是有几次逗得德·马利维夫人大开其心，因为她思想仍然敏锐、好奇。她引他们开口。至少，由于他们，在这个如此雅致、然而如此死气沉沉的德·马利维府的沙龙里，才不时有人提高嗓音说话。

一帧印有金色图案的绿色天鹅绒挂毯，似乎是专为吸收

---

①法国旧的记帐单位，约合一古斤银的价值。

两扇装着镜子而不是玻璃的大窗所能照进的光线而挂的。这些窗子朝向僻静的花园。花园由灌木丛分割成奇形怪状的格局。一行每年修剪三次的椴树点缀着花园深处。它们那木然不动的形象仿佛是这个家庭精神生活的真实写照。年轻子爵的卧室设在沙龙楼上，充其量不过中二楼那么高①，也为这间主要房间的豪华气派服务。这个房间是奥克塔夫恐惧之所在，可有二十次他当着双亲的面大夸其好。他害怕某种不由自主的惊呼暴露他的感情，显出这间房间，乃至整座府邸对于他是多么的不可忍受。

他非常怀念综合工科学校的那间斗室。在那个学校度过的日子弥足珍贵，因为它为他提供了修道院清静的隐居生活的画面。有好长一段时间，奥克塔夫想避开尘世，终身侍奉上帝。这个念头使他的双亲，尤其侯爵先生惴惴不安。因为他发现，它使自己对于悲观厌世的担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悲观厌世正是他垂暮之年所恐惧的事情。为了尽力使他领会宗教的真谛，人们引导奥克塔夫读一些作家的书。两世纪来，这些作家力图解释人类如何思想，如何有需要。于是他的思想大为改变，而父亲的思想却依然故我。侯爵带着某种惊恐看着年轻绅士埋首书堆，总担心他的痼疾复发。这便是他希望奥克塔夫赶紧完婚的主要原因之一。

人们享受着秋末最后几个美好的日子。在巴黎，这实际是春天。德·马利维夫人对儿子说："你应该去骑骑马。"对这个提议，奥克塔夫只想到又要多花钱。由于父亲连连不

①法国有的建筑物在底楼与二楼之间设有一低矮的夹层，称中二楼。

断的抱怨，他认为家产遭到的损害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因此他长期谢绝母亲的好意。“有啥意思，亲爱的妈妈？”他总是这样回答，“我很会骑了，但我感觉不到丝毫乐趣。”德·马利维夫人叫人把一匹漂亮的英国骏马牵到马厩，这匹马年轻、健壮，与两匹衰老的诺曼底马适成奇特的对照。那两匹马退出家庭的劳役已有十二年了。奥克塔夫被这件礼物弄得很是不安。他为此整整两天感谢母亲，但第三天，他和她单独呆在一起时提到了英国马。他对她说：“我太敬爱你了，以致我不能再谢你。”他拿起德·马利维夫人的手，压在嘴唇上。“难道你的儿子非得有一次对他在世上最敬爱的人不诚实吗？这匹马值四千法郎，你没有这么阔，可以毫不为难地拿出这笔钱。”

德·马利维夫人抽开写字台的一个屉子，说：“这是我的遗嘱。我把我的钻石交给你，但有一个明确规定的条件，这就是只要这些钻石还能卖钱，你就得有一匹马。你有时得听我的吩咐骑一骑它。我私下卖了两颗钻石，以便生前能幸福地看到你有一匹漂亮的马。你父亲强迫我作出的一个巨大牺牲，就是承担不得出卖这些与我并不十分相配的首饰的义务。他抱的政治希望我不清楚，不过，据我看，这希望根基不牢。要是他的妻子不再持有钻石，他就会认为自己更加贫困了，从而更加灰心泄气。”

奥克塔夫眉目间露出深愁重忧的神色。他把这份文件放回写字台抽屉。文件的名称令人想到一个如此残酷、或许如此逼近的事情。他又拿起母亲的手，握在自己的两只手中。他很少允许自己这样做。“你父亲的打算，”德·马利维夫

人继续说道，“是建立在赔偿法案上的。三年来，人们总是对我们谈这个法案。”“我倒一心希望它被否决。”奥克塔夫说。“为什么呢？”母亲问。看到儿子为某件事情兴奋，并给她以这种友好和尊重的表示，她大为高兴。“为什么你想看到它被否决？”“首先，因为它不全面，所以我觉得不太公平；其次，因为它会让我结婚。我不幸有个独特的性格，我并非自己形成这种性格的。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自我认识。除了享受和你单独在一起的幸福的时刻，我唯一的快乐，是僻静地生活。世上任何人都无权同我说话。”“亲爱的奥克塔夫，这种古怪的爱好是你的感情被知识弄得混乱的结果。你的学习让我害怕。你会象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样了结自己的一生，你愿不愿向我起誓，就象你星期天做的那样，你决不单读那些诲淫诲盗的坏书！”“亲爱的妈妈，我读你指定的著作，同时也读人们称之为坏书的作品。”“啊！你的性格里有某种隐秘的、阴暗的东西，我很为此担心。天知道你读这么多的书，会得出什么结果！”“亲爱的妈妈，对于看来真实的东西，我不能拒绝相信它是真的。难道万能而善良的上帝，能够因我相信他给我的器官的感觉而惩罚我么？”“唉！我总怕惹恼这恣睢暴戾之主。”德·马利维夫人说，眼中噙满泪水，“他可以把你在我的爱护中抢走。有一些日子，我读了布尔达卢①的书，吓得一身冰凉。在《圣经》里，我发现万能的上帝报起仇来冷酷无情。当你阅读十八世纪哲学家的书时，你也许就触犯了他。我对

①布尔达卢（1632—1704），法国传教士，宣传严守戒律的伦理。

你说，前天，我几乎绝望地走出圣托马斯·达甘教堂。即使上帝对大逆不道的书的憎恶只列在费依神甫宣布的第十条，我还是害怕失去你。有一家可恶的报纸，费依神甫甚至在布道中不敢提它的名字，你却每天读它，我完全清楚。”“是的，妈妈，我读这家报纸，但我信守诺言，读完它后，我马上读与它针锋相对的报纸。”

“亲爱的奥克塔夫，你感情的偏激使我难过，尤其是你心中暗自形成的道路。要是我看到你有一些你这种年龄的爱好，能够从那些怪念头中解脱，我也就不会这样担惊受怕。但你念亵渎宗教的书，并且很快就会因此而怀疑上帝的存在。为什么我要考虑这些骇人的问题？你记得你对化学的激情吗？整整十八个月，你谁也不愿见，你的缺席使我们最亲近的亲戚大为不满。你违背了最基本的礼仪。”“我对化学的爱好，”奥克塔夫说，“并非一种激情。这是我强迫自已做的一种作业。天知道，”他叹了一口气，补充说道，“矢志于这种打算，使自己变成离世隐居的学者是不是更好！”

这一晚，奥克塔夫在母亲房里一直呆到一点钟。她劝他去社交界玩乐，或至少去剧场看戏，然而不起作用。“我留在我最幸福的地方，”奥克塔夫说。“有时候我相信你有理，这就是我和你在一块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但如果两天中我没看到你出现在人群面前，理智便又占了上风。这样一种孤独，决不可能适合你这种年纪的人。我这里有价值七万四千法郎的毫无用处的钻石，它们也许会长期无用，既然你还不愿结婚。事实上，你还很年轻，才二十岁零五天！”这时德·马利维夫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久久地拥抱着儿子。

“我很想让人把这些无用的钻石卖掉。我把卖得的钱存起来，这笔钱的利息则用于增加开销。哪一天，我邀请人们来参加我们的晚会。我借口身体不适，只接待你没有异议的人。”“唉！亲爱的妈妈，不管什么男人，我都同样不高兴看到。在世界上我只爱你……”

儿子离开后，尽管已是黛夜，德·马利维夫人却被一些不祥的预感搅得心乱如麻，毫无睡意。她试图忘记她多爱奥克塔夫，尽力地象评价一位素不相识的人一样评价他，可是做不到。她的内心不去进行推理，却总是凭空猜测儿子的前程。她又想起了荣誉团员的话。“可以肯定，”她说，“我在他身上发现某种超人类的东西；他象独居一隅、与世隔绝的人一样生活。”接着，她的想法变得较合情合理一些，这时她便只能设想儿子具有最强烈或最兴奋的激情，却对生活中所有实在的东西不感兴趣。好象他的激情来自别的世界，毫不依赖人世间存在的任何事物。奥克塔夫没有一样东西，甚至他那样高贵优雅的面貌不叫母亲心怀忧虑。他的眼睛如此漂亮，如此温柔，却使她心惊肉跳。有时它们似乎在注视天堂，并反映出在那儿看到的幸福。可是不消片刻，又可以在里面看到地狱的痛苦。

要去盘问一位幸福如此不稳定的人，人们会感到有点不便启口。因此他母亲常常只注视他，而不敢同他说话。在较平静的时刻，奥克塔夫的眼睛显出他在思考某种并不存在的幸福，仿若一个多情郎远离自己唯一钟爱的对象。奥克塔夫老实地回答了母亲的问题，然而她却不能猜出这种深沉的、经常激动不安的遐想的秘密。奥克塔夫从十五岁起就是如

此。而德·马利维夫人从未认真地想过这可能是某种隐秘的爱情。奥克塔夫难道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命运的主宰?

她不断地观察到，对于儿子来说，现实生活远非产生激情的源泉，除了使他烦躁不安以外，别无其他效果。似乎它讨厌地把他从宝贵的遐思中拖出来，使他心不在焉。他这种生活方式，似乎与周围所有的人毫不相干。除了这类不幸之外，德·马利维夫人不能不承认奥克塔夫有一颗坚强正直的心，才华横溢而忠贞不渝。但这颗心非常清楚他独立自由的权力是什么。而他高贵的品质奇怪地与一种深刻的异化同时发展。在他这个年龄，这种异化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只片刻时间，这种残酷的现实便打乱了德·马利维夫人所有的美梦。这些美梦曾给她的想象带来平静。

再也没有什么比和荣誉团员舅舅在一起更使儿子感到讨厌，甚至可以说厌恶，因为他不善于半爱半恨人家。然而，在家里，大家都认为他最爱和德·苏比拉纳先生一块弈棋，或和他一同在大街上"蹓跶"。这个词出自荣誉团员之口。尽管他已年过花甲，却至少和一七八九年一样自命不凡，不同的只是因推理能力加强和思想高深而产生的自鸣得意取代了年轻时期的矫揉造作。那种矫揉造作至少还有寻雅趣、求快乐作为借口。这个如此轻而易举地异化的例子令德·马利维夫人惊恐不安。她自言自语地说："我问儿子和舅舅在一起生活有什么乐趣，他如实地回答了我。但谁知道，在这乖僻的灵魂深处，是否藏有某种古怪的意图呢?如果我永远不问他这事，他就永远不会想到同我说起它。我是个平常女人，仅仅受了一些我力所能及的待人接物的教育，我怎会认

为自己是指点一个那样坚强、那样与众不同的人的料子呢？我没有一个相当有头脑的朋友可以求教。再说，我能辜负奥克塔夫的信任？我不是曾保证绝对保守他的秘密吗？”

当德·马利维夫人为这些忧郁的思想所激动，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一如往常，她最后认定必须利用她对儿子的所有影响，促使他多去波尼维侯爵夫人家。她既是她的挚友，又是表姊妹，深受大家尊敬，沙龙里经常高朋满座，荟聚上流社会里最显要的人物。“我的事儿，”德·马利维夫人自言自语道，“就是和德·波尼维夫人家看到的那些名流贤达交往，以便知道他们对奥克塔夫有些什么看法。他们上那个沙龙，寻求成为德·波尼维夫人社交圈子一员的快乐，以及她丈夫的支持。他是一位灵活机智的朝臣，德高勋劭，几乎和祖先德·波尼维海军上将一样，深蒙主君宠幸。那位海军上将虽在弗朗索瓦一世①治下做了许多蠢事，却那样高贵地受到惩罚。②”

---

①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

②一五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巴维战役中，海军上将看到大势已失，便冲入敌阵，挑死若干个敌人，然后中剑倒地。——原注。

第 二 章

忧伤如同福祉，在他身上留下印记，雄心勃勃的他把不能享受的幸福估计过高。

——马娄①

次日，从早上八点起，德·马利维夫人家气氛大变。所有的门铃突然一齐拉响。很快，老迈苍苍的侯爵让人通报还躺在床上的妻子，他自己也顾不上穿好衣服，就走进来拥吻她，眼中闪着泪花。“我亲爱的朋友，”他说，“我们入土之前看得到小孙孙们了。”这位好老头子热泪滚滚而下。“天知道，不再当叫化子，不再当使我落到这种地步的叫化子，竟不是梦想……赔偿法案是立定了，你将得到两百万赔偿。”正在此时，奥克塔夫被侯爵差人叫来，在门外求见。他父亲站起身，走上前去扑在他怀里。奥克塔夫感动得淌出热泪。或许，他因落泪而感到难为情，因为在他如此苍白的面颊上，浮现了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红晕。“大白天了！把窗帘全部拉开！”他母亲激动地叫着，“过来，看着我。”她也顾不上回答丈夫，便盯着已经浮在奥克塔夫颧骨上方的淡淡的红晕。通过与医生交谈，她知道，脸上出现红晕，是

①英国剧作家（1564－1593），著有《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胸部患有疾病的症候。她对儿子的健康惊恐不安，也不再想那两百万赔偿。

德·马利维夫人安静下来后，在一旁对她这种担忧有点不耐烦的侯爵，这时又终于开了口："是的，我儿，我刚刚获得可靠消息，赔偿法案将会提出，在四百二十票中，我们有把握拿到三百一十九票。你妈丧失的财产，我估计不下六百万。不论雅各宾派的恐怖迫使国王的裁判权作出多大的牺牲，我们完全可以指望获得两百万法郎赔偿。这样我就不再是叫化子，也就是说，你也不再是个乞儿了。你的财产将配得上你的出身。现在，我可以替你挑选而不是乞求一位妻子了。""但，亲爱的朋友，"德·马利维夫人说，"当心啊，你急不可耐地相信这些重要消息，可别惹得我们的亲戚德·安克尔公爵夫人和她圈子里的人发牢骚。她事实上占有你许给我们的这几百万。别高兴得太早了。""过去二十五分钟了，"老侯爵一边说，一边掏出怀表，"我可以肯定，我说的是'肯定'，赔偿法案通过了。"

必定是侯爵说对了，因为晚上，当毫无表情的奥克塔夫在德·波尼维夫人家出现的时候，他从大家对他的欢迎中察觉出一种微妙的殷勤。同样，在回答这种骤然而至的关心时，他的举止也掺进了一丝傲慢。至少，年老的德·安克尔公爵夫人注意到了。奥克塔夫的表情里既有厌恶，又有轻蔑，他看出来，在过去自己被亲密然而随便接待的巴黎和世界的上流社会，自己所以受到盛情欢迎，是因为有希望获得两百万赔偿。这颗对人对己几乎同样公正、同样严厉的火热的心，终于从这种令人沮丧的现实中，深刻地看出世态炎

凉。并非奥克塔夫的傲慢降到这个地步，竟对在这个沙龙中萍水相逢的人心怀怨恨，而是他对自己和所有人的命运心怀哀怜。“我得到的爱如此卑贱，”他自言自语道，“竟需要两百万法郎来改变人们对我的感情。我本应该努力经商致富，而不应该努力博得人家的喜爱。”在思考着这些忧郁的问题时，奥克塔夫发现自己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对面是一张小椅子，上面坐着表妹阿尔芒斯·德·左伊洛夫。他的眼光偶然地落在她身上。他注意到，整个晚上，她都未向他说一句恭维话。阿尔芒斯是德·波尼维夫人和马利维夫人的姨侄女，一文不名，年龄与奥克塔夫相差无几。由于这两人彼此都不感兴趣，说起话来也就干干脆脆，直来直去，无所顾忌。三刻钟以来，奥克塔夫心中充满了忧伤，因此，他对这种念头感到欣慰：“阿尔芒斯没有恭维我，在这里，惟有她一人置身局外，不对我大献殷勤。我被人这样关心只是因为金钱的缘故。这里仅她一人有高贵的心灵。”看着阿尔芒斯，在他是一种慰藉。他自忖道：“这是个可敬的人。”晚会继续下去，他心中充满快慰，就象起初心中充满忧伤一样地注意到，她仍旧对他一声不吭。

只有一次，当一位外省的议员就“他将为他投票赞成的两百万法郎”（这是这位先生亲口说的），向奥克塔夫笨拙地致词祝贺时，奥克塔夫突然感觉到阿尔芒斯的目光向他射来。这道目光的含义不可能领会不出来。至少奥克塔夫的头脑——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严肃——是这样认为的。这道目光是观察他的，这使他感到由衷的快乐。这道目光预料他会被迫表示轻蔑。准备投票赞成两百万赔偿的议员成了奥克

塔夫轻蔑的对象。年轻子爵的蔑视过于明显，即使对外省人来说也是如此。过了一会儿，议员走近德·苏比拉纳身边，对他说："原来他们都是这样。啊！宫廷贵族先生们，要是我们能够投票，通过对我们自己的赔偿，而让你们的落空，那么，该死的，除非立下保证，你们才可能得到赔偿。我们再不愿象以往那样，看到你们二十三岁就当上校，而我们到四十岁，才混个上尉。在有正统观念的三百一十九名议员中，我们过去被你们牺牲的外省贵族就占了二百一十二名……"荣誉团员看到有人向他来抱怨此事，颇为愉悦，开始为宫廷贵族们辩解。这场被骄矜傲慢的德·苏比拉纳先生称为政治性的谈话，持续了整整一晚。他们冒着钻过缝隙的强劲朔风，一直站在窗口交谈。对于谈论政治，这真是个严酷的处所。

荣誉团员只离开了一会儿，他向议员道个歉，请他稍等片刻："我得去问问外甥，看他把我的马车怎么安排的。"他走近奥克塔夫，贴着他的耳朵说："要说话。人家注意到你沉默寡言。这笔新财产在你身上显现的，可不应该说是傲慢呀。想想吧，这两百万不过是归还的财产，还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要是国王授予你蓝色勋章，你会怎么样呢？"说完，荣誉团员又象个年轻人，跑回窗口边，一边用略大的声音反复说："喃！十二点半钟套马。"

于是奥克塔夫开口说话。即使他没表现出神态自若，谈笑风生，——那会使他完全成功——他那引人注目的英俊面貌和严肃庄重的举动，在许多贵妇人眼里，也使他对她们说的话具有独特的价值。他思想敏捷，思路清晰，谈的看法人

家越品味越觉得含义深刻。确实，他说起话来有一种高雅的简洁，这使他的一些尖刻的嘲讽失去作用。等他说第二遍后，人们才感到吃惊。他高傲的性格从不让他以突出的声调说出他觉得优美的东西。他是这种人之一，清高使他们如同一位女人，没有敷上脂粉，来到一个宾客一律涂脂抹粉的沙龙，在一段时间内，她的苍白使她显得脸色阴沉。如果奥克塔夫也有一些成功，这是因为这天晚上最尖刻的冷嘲热讽的情绪取代了他经常缺乏的思想冲动和激情。

这种居心不良的表象使得一定年纪的妇人原宥他方式的简单，而那些被他吓坏的傻瓜争先恐后为他拍手叫好。奥克塔夫一面巧妙地表露出心中蓄积的鄙夷之情，一面感受沙龙里能给他的唯一幸福。这时德·安克尔公爵夫人走近他坐着的长沙发，不是对他，却是为他的缘故低声对至交德·拉龙兹夫人说道："你看阿尔芒斯这个小傻瓜，对德·马利维先生从天而降的财富，她真一点也不敢嫉妒吗？天哪！嫉妒对一个女人，真不适合！"德·拉龙兹夫人猜出公爵夫人话里的意思，盯了一下奥克塔夫专注的目光。此时，他似乎只注视着正与他交谈的××主教先生令人尊敬的面孔，其实这些话他全听到了。不到三分钟，德·左伊洛夫小姐沉默的原因得到了解释。在奥克塔夫的头脑中，她也被肯定和人们弄得他喘不过气来的卑鄙情感同流合污。"天哪！"他暗自寻思，"这个社交圈里全是低级下流的情感，竟毫无例外吗？我有什么理由，能把别的社交圈子想象成与这里不同呢？要是在法国最好的沙龙之一，人们竟敢公然表示如此爱钱；要是在这个沙龙里，不找出自己家族的某个英雄人物便不能公开自己

的历史，那么，这在昨日父亲还在搬运货包，今日儿子却摇身一变而为百万富翁的商人中间又该怎么办？天哪！人真是卑贱！”

奥克塔夫逃出德·波尼维夫人的沙龙。社交界令他惊恐。他把家庭的马车留给他的荣誉团员舅舅，徒步走回家。天下着倾盆大雨。雨使他心情快乐。很快他就忘却此刻淹没巴黎的暴雨。唯一能与这种全面的低级趣味相颉颃的办法，是找到一位尚未被德·安克尔公爵夫人之流的所谓聪明弄得堕落的美丽女人，永远爱她，只看到她，只和她一块生活，只为她和她的幸福而活着。“我将一往情深地爱她……我将爱她！不幸的我！……”这时，一辆马车从普瓦蒂耶大街疾驶进波旁大街，差点把他撞翻在地，后轮紧擦过他的胸脯，撕破了他的背心。他惊得呆若木鸡；差点死了的想法使他顿时冷静下来。

“天啊！我差点送了命！”他仰望着天空，说道。倾盆而下的大雨并未使他低下头。冰凉的雨点使他觉得惬意。过了好几分钟，他才重新开始走。他跑步登上自己房间，换了衣服，问是不是可见母亲。她没有等他回来，便一个人早早上床睡了。他孤身一人呆在房里，觉得一切都很讨厌，甚至忧郁的阿勒菲里①——他试图读他的一部悲剧——也是如此。他在他那间那么大而又那么低矮的房里久久地踱步。“为什么不一死了事？”他最后自言自语，“为什么要固执地反抗把我压垮的命运？我还打算使所作所为显得最合常情，这却是枉然。我的一生充满不幸，充满了辛酸苦辣。这月不比上

①阿勒菲里（1749－1803），意大利作家。

月强，今年不比往年好。这种顽强生活的精神从何而来？我不坚强？死亡是什么滋味？”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枪盒，端详着枪。“真实的东西少得可怜。除非是疯子才看不到这点。我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过不了多久会死于肺病，我大概也会步其后尘。倘若生活对于我是一种过于辛酸的痛苦，我也可以死在她前面。要是可以这样去求她，她一定会答应……荣誉团员，还有我父亲本人，他们并不爱我。他们只爱我的姓氏，他们只爱我身上的野心勃勃的机运。把我和他们连结一起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义务……”对于奥克塔夫，“微不足道的义务”这话如同一声霹雳。他停住脚步，叫起来，“微不足道的义务！一种无足轻重的义务！假如这是我剩下的唯一的东西，它果真无足轻重么？在眼前这种处境中，如果我不能克服偶然遇到的障碍，又有什么权利敢自信能战胜所有接踵而来的困难呢？什么！我骄傲地自信超乎于一切危害人类的艰难险阻之上，却为接受一种新外表选择一个适合于我的面目，也就是说低下一些而经受痛苦。这是多么渺小！我自认为那么坚强，却不过是自认为而已。”

产生这种新看法，发誓要排遣生存的痛苦，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很快，奥克塔夫对万事万物的厌恶感变弱了。在自己眼里，他又显得不那么悲惨。可以说，由于长期得不到幸福而变得消沉混乱的心，出于自尊，又恢复了一点动力和勇气。另一类想法又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房间低矮的天花板令他厌恶至极，他羡慕德·波尼维府上富丽堂皇的沙龙。“至少有二十尺高，”他想，“我在那里面呼吸多么舒畅！啊！”他象孩子一般突然快乐地大叫一声，“这是两百万法郎的一个用

场。我将布置一个金碧辉煌的沙龙，和德·波尼维府上的一样，只我一人能进里面。是的，每个月的头一天，有一个仆人进去掸灰尘，但要在我的监视之下。他既别想试图通过我挑选的书籍来猜测我的思想，也别想偷看我在思想狂乱时，为了控制它而写的东西……我任何时候都把钥匙系在表链上。一片微小的钢钥匙，比皮夹钥匙还小。我将在里面安上三面各高七尺的大镜子。我总喜欢这种庄严而沉凝的布置。圣戈班生产的最大的镜子，尺寸有多大？”这个人刚才思索了三刻钟，想了却一生，这时又站上一条凳子，在书架上寻找圣戈班镜子的价目表。他花了一个小时来拟定修建沙龙的耗费概算表。他虽感到这是做孩子事，却写得更快，更认真。东西拟好后，把计算部分复验了一遍。修建沙龙，加高卧室，要花费五万七千三百五十法郎。——“如果这不是过早乐观，”奥克塔夫笑着说，“人们从来不会如此可笑……好吧！我不幸！”他又在房里大步来回走起来。“是的，我不幸，但我将比不幸更厉害。我要和它较量较量，我将比它更强。布鲁图斯牺牲自己的儿子，那是因为他遇着了困难，我呢，我将活下去。”他在藏在书桌暗屉里的一个小记事本上写下：一八二……十二月十四日……两位先生留下愉快印象——友谊增加——羡慕阿尔——了却——我将比它更强大——圣戈班的镜子。

这种苦涩的思考是用希腊字母记下来的。然后，他在钢琴上弹了整整一场《唐·璜》①，莫扎特沉郁的和弦使他的心情平静下来。

---

①由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作曲的两场歌剧。

第三章

最聪明的人的心里，才会有蛀蚀心灵的爱情。

最早熟的花蕾，在未开放之前就给蛀虫吃去，所以年轻聪明的人也会被爱情化成愚蠢。

——《维洛那两绅士》第一幕①

奥克塔夫并非总是在夜阑人静、独自一人时，才会不断地感到悲观失望。极端的粗暴、非同一般的恶意给他当时的所有行为打下印记。如果他只是个攻读法律的穷学生，既无双亲又无靠山，人们或许会把他当作疯子关起来。但若是那种社会地位，他也就没有机会养成潇洒的举止，这个性情乖僻的人就不会变得风度翩翩，即便在宫廷，也与众不同。奥克塔夫这种极端的文雅，有点得益于他的面部表情。它显得既坚强有力，又温柔和平，丝毫不象那些因为漂亮才被人看一眼的人，他们的平庸表情里面交织着的是力量和残忍。他天生具有难得的表达思想的艺术。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反正他过去从未触犯人，或至少，从未使别人遭受无缘无故的侵犯。在日常交往中，由于这种良好的节制，他远未起过疯狂

①莎士比亚的剧作，成于一五九四年。

的念头。

可是不到一年前，有一天晚上，当奥克塔夫跑出母亲的客厅时，一个年轻的仆人，被他的面色吓得惊慌失措，一时似乎想挡住他的路。奥克塔夫勃然大怒，吼道："你是谁？竟敢挡我的道！你要有本事，就显显看。"他一边吼，一边拦腰抱住他，把他扔出窗外。这个仆人落在花园中一个种着月季和玫瑰的花坛里，多少摔痛了点儿。两个月中，奥克塔夫自己顶替受伤的仆人干活，还给他一大笔钱，并且每晚花好几个钟头教他识字。全家都希望这个仆人不把这事说出去，便送来许多礼物，而且悉加照顾。这些好意使他变得好逸恶劳，以致人们不得不给他一笔钱，把他打发回家了事。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德·马利维夫人的忧伤之所在了。

自这不幸事件发生起，最使她惊恐不安的，是奥克塔夫尽管后悔至极，却只到第二天才表现出来。那天夜里他回到家，家人偶尔告诉他那个仆人所遇到的危险。他说："他年纪轻轻，为什么不自卫？当他阻止我出去时，我不是叫他防着点儿吗？"德·马利维夫人以为她注意到，儿子发怒，正好是他最没有表现出那种沉思状态的时候，她总是从他的表情上看出那种阴忧的沉思。天啊！这真叫人难以理解，一个小时以来，他一直高高兴兴地和一些年轻人，和五、六个关系密切的青年玩耍，却突然一下跑出沙龙，把仆人从窗口扔出去。

获知有两百万赔偿的那天晚上之前几个月，奥克塔夫几乎以同样突然的方式从德·波尼维夫人举行的舞会中跑出来。他刚以引人注目的潇洒风度跳了几段四组舞和华尔兹，

母亲为他的成功高兴得心花怒放。他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很多女人，其美貌在上流社会备享盛誉，纷纷找他说话，那种神态，简直是殷勤之至。他那鬈曲美丽的金发，垂落在宽阔的前额上，尤其令声誉卓然的德·克莱斯夫人动心。她刚从那不勒斯来。说到那里的青年人所追求的时髦时，她对他说了一句非常露骨的恭维话，使得奥克塔夫顿时满脸绯红，大步冲出沙龙。尽管他想放慢脚步，但做不到。他母亲又惊又慌，追了出来，却没看见他了。她彻夜未眠，等他回来。但只到次日他才重新露面，而且状况不妙。他被人砍了三刀，但实际上伤势不重。医生们认为这种偏狂纯属“精神原因”——这是他们的原话——有可能起源于某种胡思乱想，而不是身体原因。正如人们所言，奥克塔夫子爵先生没有露出丝毫偏头痛发作的征兆。在他进综合工科学校的头一年，尚未想到去当教士时，这种偏头痛发作非常频繁。他的那些同学——他经常与他们发生龃龉——当时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疯子，这种看法经常使他免遭剑砍。

他由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轻伤而卧床不起。他简简单单地把事情告诉母亲，就象他说任何事情一样：“我怒不可遏，找一些当兵的寻衅，因为他们望着我笑。我被他们揍了一顿，我只觉得活该。”此后，他话头一转，就说别的事儿。而对他的表妹阿尔芒斯·德·左伊洛夫，他说的要详细得多。“有些时候，我感到不愉快，发怒，却并不发狂，”有一晚他对她说，“在上流社会就和在综合工科学校一样，我被人家认为是个疯子。这种不幸和别的不幸差不多。但压倒我的勇气。突然发现我永远负疚，就象可怜的皮埃尔那事发

生时我差点怀有的那种心情那样。”“您已经高尚地弥补了过失，您不光给了他钱，也花了不少时间。要是他有一点儿，哪怕最微小的一点儿老实，您也许让他发了财。您还能干什么呢？”“事故一旦发生，大概什么都不能干了。要么，我是个精灵，根本不让事故发生。但这并非全部事情。那些不幸的发作——在所有的眼睛看来，那是发狂中，那些——似乎使我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我看到在与我同龄的青年看上去最穷，智力最低，最倒霉的人也有一个或两个童年朋友，与他们同甘共苦。晚上，我看着他们一同去散步，谈论他们感兴趣的事儿。而我在世上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我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朋友，可以无拘无束地向他倾吐我的思想。倘若我心情沉重，又会有什么情感！难道我命中注定过孤家寡人的生活，没有朋友，仅有些熟人？难道我是个恶人歹徒？”说完，他喟然长叹一声。“您肯定不是恶人。但您给了那些不喜欢您的人一些话柄。”阿尔芒斯对他说，由于友好而声调诚挚。她力图掩饰他的忧伤使她产生的过于明显的怜悯。“比如，您对大家十分有礼，但为什么前天没有出席德·克莱斯夫人的舞会？”“因为在六个月前的那场舞会上，我听到的全是愚蠢的恭维。这促使我骂了那些佩刀的年轻农民，因此身遭耻辱。”“那是老八辈儿的事了，”德·左伊洛夫小姐又说道，“但您要注意，您总是能找到一些借口，来躲开社交界，因此您不能抱怨自己过得孤独。”“啊！我也要的是朋友，不是在社交界。难道在沙龙里我会遇到朋友？”“是的，既然您不善于在综合工科学校找到。”奥克塔夫好一阵没有吱声，然后回答道：“您言之

有理，现在，我的看法与您一致，但到了明天，一旦要行动时，我就会背道而驰，一反今日我觉得合理的东西。这一切都是由于高傲！哎！要是上苍让我当呢绒制品商的儿子，那我十六岁就会站柜台；我的生活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只不过是一种浪费，我就不会有这么傲，但会比现在幸福……啊！我真讨厌我自己！……”

这些嗟怨尽管表面上是对他自己发的，实际上却与阿尔芒斯有关。奥克塔夫的眼睛显出有那么可能产生爱情，而且，有时它们竟那样含情脉脉！

她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只是觉得奥克塔夫是这种不理智的敏感的牺牲品。它使人们变得不幸，值得别人怜爱。热烈的想象使他把他不可能享受到的幸福看得太重。假如他从上天得到的是一颗无情、冷漠、有理性的心，再加上从别处得来的长处，他也可以极其幸福。他缺乏的只是平庸的灵魂。

只是当着表妹的面，奥克塔夫有时才敢于想得那么深远。这样，我们明白了，当他发现这位可爱的表妹因为他的财产而感情变了后，心中为什么痛苦。

奥克塔夫希望一死的次日，还在早上七点，他就被舅舅惊醒。他走进他的房间，大叫大嚷，装着不知道他还在睡觉。这个人从没有不做作的时候。奥克塔夫被这声音吵得满肚子火，但过了三秒钟气就消了，因为他又想起了责任。于是他尽可能以与自己最相称的轻快戏谑的语调接待他的舅舅。

这个凡夫俗子不论投胎前还是出世后，在世上看到的都

只是金钱。他长久地开导高尚的奥克塔夫，说当人们由二万五千利勿的年金发展到有希望获得十万的时候，不能幸福得利令智昏。这场富有哲理，几乎是基督教的演说的末尾，是奉劝他从拿到两百万的二十分之一时起，就去从事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侯爵决不会扣住这新添财产的一部分，而不拨给奥克塔夫支配；但在去交易所投机之前，一定得听荣誉团员的指点，因为他认识德·×××伯爵夫人，肯定可以以年金搞投机。“肯定”这词使奥克塔夫禁不住一跳。“是的，我的朋友，”荣誉团员说，他以为他这一跳是表示怀疑。“肯定。尽管伯爵夫人在德·斯××亲王家做出那种荒唐行为后，我就有点疏远了她，但终归我们还有点亲戚关系，我这就离开你去找我们共同的朋友德·×××公爵，他会让我和她言归于好的。”

第 四 章

他一半骗人，一半骗己。或许象那些哲学家，是以狡黠和花言巧语骗人的头等角色。哲学家，他们说话吗？第耶戈，注意这点，魔鬼可以举出《圣经》，作为自己的目的。哎？虚伪竟有金玉外表！

——马辛治①

荣誉团员不合时宜的出现，差点又把奥克塔夫推入先天的悲观厌世的情绪里。当他的仆人交给他一本厚厚的、用英国精制羊皮纸仔细包起来的书时，他愤世嫉俗到了顶点。出版印记非常精致，但画面上的物体却不怎么吸引人：在一片沙地上，看得见两根摆成×形的白骨。奥克塔夫的鉴赏力高雅，欣赏这两根胫骨组成的图案的真实，以及雕刻技艺的高超。“这属于匹克莱②流派，”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大概是我的亲戚，假仁假义的德·×××夫人干的荒唐事。”他打开一看，便发现自己错了。这原来是一册《圣经》，由杜维

①马辛治（1583—1640），英国剧作家。据原注，除第一句外，其余几句是从《威尼斯商人》中搬来的。只不过巴萨尼奥变成了第耶戈。

②匹克莱（1765—1806），法国画家和雕刻家。

宁① 装订的。"假仁假义的人不会送圣经，"他说，一边拆开信，徒然地寻找签名。信上没有落款，于是他把信丢进壁炉。过了一会儿，他的仆人、年老的圣雅克带着诡黠的神情走了进来。"谁给你这包东西的？"奥克塔夫问道。"这是秘密。人家不愿让子爵先生知道他是谁；但这很简单，那个老帕兰把它交给门房，然后象窃贼一样溜走了。""老帕兰是谁？""德·波尼维侯爵夫人的一个家人。她明里把他打发走了，暗地却叫他执行秘密使命。""难道人们怀疑德·波尼维夫人有风流韵事？""啊！天哪，不是，我的先生，秘密使命是为了新教。也许，这是本圣经，侯爵夫人悄悄地差人把它送给先生。先生大概认出了卢维耶夫人的手迹吧！她是侯爵夫人的女仆。"奥克塔夫盯着壁炉下面，叫仆人把信拿了出来，那信丢在火堆外面，没有烧着。他感到大惑不解，人家竟非常清楚他在读爱尔维修②，边沁③，贝尔④的著作及别的坏书，并为此指责他。他自言自语道："最正派的正人君子也防不胜防。人们一旦成为宗派教徒，便堕落到要阴谋，施诡计，豢养暗探的地步。看来，从赔偿法案通过起，我的威信和灵魂有朝一日能否得救，就值得人们操心了。"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德·马利维侯爵、荣誉团员和请来吃饭的两、三位地地道道的朋友一起交谈。他们几乎连续不

---

①杜维宁（1790－1834），巴黎著名的书籍装订匠。
②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③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
④贝尔（1647－1706），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先驱作家。

断地隐隐提及奥克塔夫的婚事和他新获得的社会地位，看法相当庸俗。由于此刻他仍因前一天晚上经受的精神危机而激动不安，没有往常那么冷淡。他母亲发觉他比平日更加苍白。于是他强迫自己，即使不能快快活活，至少也得装出在想事儿，给人留下愉快的印象。他花了如此之多的心思，以致周围的人都产生了错觉。任何东西，甚至荣誉团员开的玩笑，说两百万赔款会对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什么作用，也不能中止他这种状况。他利用所谓漫不经心，说哪怕他是王子，也决不在二十六岁前结婚。因为他父亲也是那个年纪结的婚。“显然，这小伙子暗地里雄心勃勃，想当主教或红衣主教。”奥克塔夫一走出去，荣誉团员就说，“他的出身和他信奉的教义会使他做到红衣主教。”这些话虽使德·马利维夫人微微一笑，却叫侯爵惴惴不安。“您白说了，”他以此作为对妻子微笑的回答，“我儿子只看到普通教士或同类的年轻学者才亲密一点。而我家从未有过的事情，是他对年轻的武士十分厌恶。”“这年轻人身上有种怪东西。”德·苏比拉纳又说，这种看法也使德·马利维夫人轮到叹气了。

奥克塔夫对于必须说话感到厌烦，老早就去齐姆娜丝剧场。他不能忍受斯刻利伯① 先生精彩的戏剧里的思想。“但是，”他自言自语地说，“任何戏剧也没获得比它更名副其实的成功。对什么事情毫无了解便表示轻蔑，在我们的社会里，这种荒谬现象过于普遍，以致我无法避免染上这种通

①斯刻利伯（1791－1861），法国剧作家。

病。”在观看公主的剧场两出最精彩的戏剧的首演时，他作了试验，却徒劳无功。那些最悦耳、最文雅的台词在他听来也俗不可耐。而《明智的婚姻》演到第二幕的高潮部分，竟使他拂袖而去。他走进一家饭店，仍忠实于给他所有行为打上印记的神秘习惯，要了一些蜡烛和一盆汤。汤送来后，他便关紧门，饶有兴致地读两份刚买来的报纸，接着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扔进壁炉烧掉，付了账，走了出去。他去穿衣服，发觉这晚上自己急于想去德·波尼维夫人家。“谁可以向我肯定，”他想，“那个心肠歹毒的德·安克尔公爵夫人没有污蔑诋毁德·左伊洛夫小姐？我舅舅还以为我被这两百万赔款冲昏了头脑呢。”在报上看到一个毫不相干的词儿而产生的这个念头，使他高兴起来。他想到了阿尔芒斯，宛如想到了唯一的朋友，或更确切地说，宛如想到了对他来说差不多够得上朋友的唯一的人。

他远未想到爱她，他对这种感情感到惊恐。这一天，他的心，他的因道德与不幸而变得坚强的心，本就只含蓄着道德与力量的心，仅仅担心自己过于轻率地伤害了“一位朋友”。

奥克塔夫没有正眼注视过一次阿尔芒斯，但整个晚上，他的双眼没有放过她的一举一动。他走进沙龙的第一件事，就是明显地向德·安克尔公爵夫人大献殷勤。他如此专注地和她攀谈，以致这位女人高兴地认为，他已经学会他那种地位应有的礼貌了。“从他有希望变成富人起，这位哲学家就是我们的人了。”她小声地对德·拉龙兹夫人说。

奥克塔夫想弄清楚这个女人究竟邪恶到何等地步。发现

她心肠非常歹毒，也就可以说看到了德·左伊洛夫小姐是纯洁的。他观察到，在德·安克尔夫人枯竭的心灵里，唯有仇恨的感情才带来某种活力。反过来，只有高贵和慷慨的事物才激起她的厌恶。似乎她感到需要报复。对于高尚的情感，她一窍不通，只懂低级下流的感情。然而，以最优雅的表情装饰的卑鄙无耻，是唯一有特权使公爵夫人的眯眼发亮的东西。

当奥克塔夫听见德·波尼维夫人想玩家里的象棋时，便想打断人家听他说话的兴趣。那副象棋是中国雕刻的精品，由杜勃阿教士先生从广州带回来的。奥克塔夫借此机会离开德·安克尔夫人，去求表妹给他鸽笼式文件柜的钥匙。因为担心人们乱摸乱弄，那副精致的象棋被收藏在那个柜子里面。阿尔芒斯不在客厅，她先一会儿和密友梅莉·德·苔尔桑出去了。即使奥克塔夫不去要鸽笼式文件柜的钥匙，人家也会发现她缺席而大为不快，等她回来时，或许得被某双小眼睛极审慎地，然而狠狠地瞪几眼。阿尔芒斯虽一文不名，却正当十八妙龄，而德·波尼维夫人已年逾三十，她虽然仍十分美丽，但阿尔芒斯也同样楚楚动人。

两位朋友走到沙龙隔壁一间宽敞的女客厅的壁炉前停住。阿尔芒斯原想给梅莉看一张拜伦勋爵的肖像。是英国画家菲利普先生刚刚寄给她姨妈的。当奥克塔夫经过客厅旁边的过道时，他极其清楚地听到这些话："你想说什么？他和所有的人一样！我原来认为他的心是那么高尚，谁知他被二百万赔款的希望弄得神魂颠倒！""我原来认为他的心是那么高尚！"这句如此恭维的话，犹如霹雳击中了奥克塔夫。

他惊得呆住了。当他重又迈步时，脚步声如此轻微，即便是最灵敏的耳朵也不可能觉察出来。他手拿象棋，又打女客厅旁边经过，在那儿停立了片刻，但很快，他为自己的不知趣而脸红，便回到沙龙。在这个嫉妒心善于以各种形式乔装打扮的上流社会，刚才不意听到的话算不了什么，可是说出这话的诚实坦率的声调却在他心中回响。那决不是嫉妒的声调。

把中国象棋交给侯爵夫人之后，奥克塔夫感到要好好想一想。他来到客厅的一个角落里，坐在一张惠斯特牌桌后面。在那儿，他的耳际二十次响起他刚才听到的声音。他一直沉湎在这种深沉的、平静的遐想中，过了好久，直到阿尔芒斯的声音振动他的耳膜，他才从这种状态里清醒过来。他尚未考虑到得用什么办法去重获表妹的尊敬。他正高兴地享受着他的幸福。当他从不喧不嚷地玩惠斯特牌的人占据的角落里悄悄走出来，靠拢德·波尼维夫人那一群人时，阿尔芒斯注意到他的眼光。它们停在她身上，显得有点感动和疲乏，在巨大的快乐之后，这种神情使眼睛不可能非常灵活地顾盼流连。

大概，这一天，奥克塔夫没有再一次感到幸福。因为他无法和阿尔芒斯说一句话。“再也没有比为自我辩护更为难的事了。”他寻思道，一边装出在听德·安克尔公爵夫人的嘉勉的样子。德·安克尔夫人因为坚持要送他出来，和他一道在最后走出沙龙。天气干冷。月华皎洁。奥克塔夫叫来自己的马，在新开辟的大道上跑了一圈，将近三点才回府。也不知什么原因，他竟不知不觉地从德·波尼维府门前经过。

第五章

她的头发光滑，一卷卷环绕着美丽、平坦、晶莹聪明的前额，她的眉毛又长又弯，好似天弓，她的脸蛋泛着青春的红色——有时又光洁透明，仿佛有电闪流过她的脉管；……

——《唐·璜》①第一章

“究竟怎样以行动，而不是空话向德·左伊洛夫小姐表明，我绝没有因为看到父亲的财产增加四倍而乐得神魂颠倒？”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奥克塔夫唯一的事情，就是寻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平生第一次，他的心不知不觉地被人吸引住了。

许多年来，他总能意识到自己的感情，并左右它们所倾注的、而他认为合理的对象。但这次相反，他盼望着可能与德·左伊洛夫小姐相会的时刻到来，带着的是一个二十岁小伙子的焦急不安。和一个几乎每天见面两次的人说话，对于这种可能，他毫不怀疑。倒是选择那些最能使她信服的话，使他颇费踌躇。“因为，说来说去，”他说，“我不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作出某种行动，来决定性地向她表明，我并非象她

---

①英国伟大的诗人拜伦的著名长诗。

内心指责我的那样低下。首先我能干的，是用言语表白。”实际上，在他心中，千言万语纷纷涌出。他时而觉得它们过于夸张，时而又生怕对待那如此严肃的责难过于轻率。当时钟敲响十一点，他头一批走进德·波尼维府上的沙龙时，他仍未决定必须对德·左伊洛夫小姐说的话。然而，当他发现德·左伊洛夫小姐表面上一如往常，好几次对他说话，却不让他有说一句仅她能领会的话的机会时，他怎会不感到惊愕？奥克塔夫又气又恼。整个晚会如同闪电，一晃就过去了。

次日，他同样不幸；再次日，以后的日子，他都没能和阿尔芒斯多说几句话。每天他都希望找到机会，倾吐出那句与他的荣誉如此攸关的话。然而，尽管在德·左伊洛夫小姐的举止中察觉不出一丝一毫的装模作样，他每天却感到希望成为泡影。他失去了她——他觉得唯一配得上他的友谊和尊重的人的友谊和尊重。因为人家认为他有一些与他的真情实感截然相反的感情。当然，实际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使人愉快，但也没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焦躁不安。奥克塔夫对自己遇到的事儿深为忧虑。他得过好些天才能适应新的处境。但他并未想到这一层。因此，当德·左伊洛夫小姐处在能听到他的话的范围之内时，从前那么喜欢缄默的他，现在却养成习惯，侃侃而谈起来。说实话，不论叫人难以理解，还是显得缺乏条理，对他都无关紧要。他表面上是对某个引人注目的夫人或是受人敬重的太太讲话，实际上他只是说给德·左伊洛夫小姐听，而且是因为她他才开口。

由于这明显的不幸，奥克塔夫忘却了满腹忧愁，忘却了总是力图判定眼下享受了多大幸福的习惯。他既失去了唯一

的朋友，又见到自己未受尊重。他原来还那样确信自己配得上这种尊重。但这些不幸，不管如何残酷，都没有使他再次生出从前感到过的那种对人生的深深厌恶。他自言自语道："哪个男人又没有被谣言中伤诽谤过？人家对付我的冷峻只是热情的保证，一旦她知道真象，就会以热情来改正前过。"

奥克塔夫看见了横隔在他与幸福之间的障碍，但他也看见了幸福，或至少看见他的忧虑、他脑中盘桓的唯一的忧虑之终结。他的生活有了新的目的，他热切地盼望重获阿尔芒斯的尊重。这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因为那姑娘性情独特。德·左伊洛夫小姐出生在俄罗斯帝国境内，靠近高加索边界的塞瓦斯托波尔城。她父亲是该城的领主。她棉里藏针，表面上极其娴静温柔，内心则非常坚强。这种性格与她孩提时代经受的严酷气候相适合。她的母亲是德·波尼维夫人和德·马利维夫人的近亲，因为在米多① 路易十八的宫廷供职，便嫁给了一位俄国上校。德·左伊洛夫先生属于莫斯科宫中最高贵的名门望族之一，但这位军官的父亲和祖父不幸攀附了一些宠臣，不久，这些人失宠，被送往西伯利亚，于是他们家的财产也顷刻间一落千丈。

阿尔芒斯的母亲于一八一一年辞别人世。不久，她又失去了父亲。德·左伊洛夫将军是在蒙米哈依战役中阵亡的。德·波尼维夫人一听说她有个亲戚孤零零地呆在俄罗斯内地一个小城，全部财产只是每年的一百路易② 年金，便毫不迟疑

①俄罗斯城市，在里加附近。
②法国旧币名，相当于二十法郎。

地差人把她带来法国。她称她为姨侄女，打算争取得到宫中的某种恩赐，让她完婚。阿尔芒斯的外曾祖父曾获得蓝色勋章。我们看到，德·左伊洛夫小姐年方十八，就经历了不少深灾大难。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生活中的那微小波折似乎只悄悄地潜入她的心房，而不能使她激动。有时候，尽管可能从她眼中看出她能够深受感动，但也看得出任何平庸之物都不能叫她动心。这种极其的安详——让她一时忘掉它，或许令人高兴——在她身上，与最敏锐的智慧结合一起，为她博得了超出了她年纪的尊敬。

由于这种卓尔不群的性情，更由于她那双蓝茵茵的大眼睛，——里面射出令人愉悦的眼光，她获得了德·波尼维夫人社交圈内所有自觉高贵的女客的友情。但同样，德·左伊洛夫小姐私敌也为数不少。她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总是不屑一顾。她姨妈力图使她改正这个缺点，却徒劳无功。人们看得很清楚，她嘴里同她们说话，心中却想别的经。此外，别的女人言行中有些细小动作，她也许不敢非难，或许她也没有想到要禁止自己学过来，但如果她大胆做了，那么长时间内，她一回想起来，脸就会变红。从童年起，对于她那个年纪的琐事，她的感觉就如此强烈，以致她激烈地责备自己有这些感觉。她不习惯于根据别人对自己的印象，而是根据自己此时此刻的感觉来评价自己。哪怕到第二天，对这种感觉的回忆或许会扰乱她的生活也不管。

在这姑娘的面部轮廓中，在她的娴静而漫不经心的神态中，人们发现了某种亚细亚的东西。尽管年纪不小，这些神态却似乎仍停留在童年阶段。她的任何动作都不能直接使人

产生这种印象，即她夸大了女人所特有的东西。然而她周身显现出某种优雅的魅力和迷人的谨慎。这个姑娘不但不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来使自己引人注目，而且时刻都放过可以大出风头的机会，因此她令人感兴趣。人们发现阿尔芒斯不让自己做许多事情。依照惯例，这些事情完全可做，而且从那些最风雅的贵妇人的行为里，经常也可以发现这些事情。总之，如果德·左伊洛夫小姐不极其娴静，不年轻，她的私敌决不会指责她假正经。

她接受的是外国教育，而且到法国不久，对于仇恨的眼睛可能从她对各种事件感到惊奇的方式中，甚至在她的行为中发现的轻微的怪异之处，这仍然可以充作辩护的理由。

奥克塔夫是和德·左伊洛夫小姐的敌人一道生活的，她的独特性格给她造成了这些敌人。德·波尼维夫人给她的明显照顾，对于她的朋友，上流社会如此显要的女人们，无异于一记耳光。她们是不能饶恕这姑娘的。尤其是她的光明正大使她们心怀恐惧。由于攻讦一位姑娘的行为颇为困难，她们便诋诽她的美貌。奥克塔夫头一个承认，他这位年轻的表妹本可以不费功夫打扮得更漂亮些。“她因为具有我称之为——只要我敢——俄罗斯美的东西而引人注目：这是一种线条的集合，它一方面在极高的程度上表现出过于文明的民族已经失去的纯朴和忠诚，另一方面显出——必须承认这点——一种奇特的混合，最纯粹的切尔克斯人的美和有点过早明显的德国人的体形。这张脸没有半点平庸。虽说如此严肃，但如果以法国人对于姑娘美的看法来准确衡量，却有点过于富有表情，即便在平静时刻也是如此。”

对于在高尚的人身边，当他们的面被人家指责的人来说，他们的缺点首先由一张不怀好意的嘴指出来，这倒是一大好处。当德·波尼维夫人的好友们不惜降低身份，堕落到公开对阿尔芒斯这个可怜姑娘表示嫉妒时，她们便大肆嘲笑她过于突出的额头和迎面看去也许稍嫌明显的轮廓所带来的不良效果。

阿尔芒斯的面部表情能叫私敌抓住的唯一的真实把柄，是有几次她最不注意时，露出的一种奇特目光。这种呆滞深邃的目光是极为专心时的目光。当然，它没有什么地方可能触犯最为苛刻的挑剔。既看不到调情卖俏，也看不到坚定自信，但不可否认有点怪异。就这个词而言，这在一个年轻人身上是不适合的。当德·波尼维夫人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客确信自己被这种目光注视时，有时也一边訾议阿尔芒斯，一边模仿这种目光，但这些庸俗妇女漏去了她们所绝对感觉不出来的东西。有一天，德·马利维夫人对她们的居心不良感到烦躁，对她们说："这眼光如同两个被贬谪尘世，混杂于民，不得不以凡人的外形掩盖自己的天使，彼此打量，以辨认出自己的面目。"

人们会承认，在一个信仰坚定、性格坦率的人面前，要以机智的含蓄语言，就一桩严重过错，为自己作辩解，决非易事。对于奥克塔夫来说，要做到这点，必须机智，尤其需要高度的自信，而这些正是他那个年龄所没有的。

阿尔芒斯无心流露出一句话让他意识到，她不再把他视为知己。他的心情沉重，有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远未能在阿尔芒斯的说话方式上找到借口，以便答话，来重新获得他

的权利。有几次，他试图说话，但为时太晚，而他的反驳也不能抓住时机；不过，她还是显示出某种相信他的话的神气。奥克塔夫由于想找却找不到办法，来就阿尔芒斯背地里对自己的指责进行辩解，因而显出——尽管他自己毫无所察——他是多么伤心，或许，这是获取她的宽宥最巧妙的方式。

自从关于赔偿法案的决定不再是秘密，甚至对于社会的绝大部分都是如此，奥克塔夫便大吃一惊地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人物。他发现自己成为要人们的注意对象。人们对他一反常态，尤其是那些地位极其显赫的贵妇，她们发现他可以当他们家千金小姐的丈夫。这个世纪母亲们的怪癖，即长年累月猎获丈夫的做法叫奥克塔夫心头老大不快，到了难以言喻的地步。他荣幸地与之挂点亲戚关系的德·×××公爵夫人，在法案通过前不大理睬他，现在却认为有必要请他原谅，因为没有在齐姆娜丝剧场预订的包厢中给他留一个座位，以观看次日的剧目。“亲爱的表弟，”她对他说，“我知道你对这精彩的戏剧，这唯一令我开心的戏剧看法不公。”“我承认我的错误。”奥克塔夫说道，“作者们有理，他们尖刻的台词并不粗俗，但那种自相矛盾的诗却不能使我向您要求一个座位。我承认，我生来不会在上流社会做人，也不是欣赏这种喜剧的料。表面看来，这种喜剧是社会有趣的翻版。”这种愤世嫉俗的语调竟出自这个如此英俊的年轻人之口，公爵夫人的两个小女儿觉得非常滑稽可笑，整个晚上，她们把这事当成笑话来说，而次日，却并不因此少以“极其随便”的方式和奥克塔夫接触。他注意到这种变化，耸了耸肩膀。

奥克塔夫既对自己的成功，也更对他们并未给他出多少难题感到惊奇。他精通生存理论，料想会招来嫉妒的进攻。"因为，"他自言自语道，"这次赔偿必定也会给我带来这种快乐。"他等候并不太久。没过几天，有人告诉他，德·波尼维夫人的社交圈子内几个年轻军官在快活地拿他新得到的财产开心。"这个可怜的德·马利维多么不幸，"其中一个说，"这两百万赔款象一片瓦一样落在他头上！他不能再当教士啦！这可有点残酷！""真没想到，"第二个开了腔，"在这个贵族受到如此残酷打击的世纪，人们竟敢保留爵号，而且躲避了血洗。""雅各宾党没想到对虚伪提出起诉，这是他们唯一的德性。"第三者说道。

听到这些话以后，奥克塔夫更经常地出入社交界，出席所有的舞会，神情非常高傲，甚至他有多么粗暴，就对年轻人多么无礼，但这些并未产生什么效果。令他十分惊异的，是发现人们对他更为敬重(他才不过二十岁呀)。说实话，人们认定赔偿已完全使他神魂颠倒；可大部分妇女还补充说："他所缺少的只是放荡不羁和趾高气扬的神气！"这是人们愿意给他的态度的名称。这种态度便是他自己也觉得傲慢无礼，要是人家不说长道短，诽谤訾议，他是从不允许自己表现的。在上流社会，奥克塔夫接受了令人惊讶的欢迎，而这种欢迎与他不凑热闹的禀性又何其相合。他的成功使他高兴，尤其是因为看到母亲眼里流露出幸福神色。正是由于母亲反复坚持、要求，他才舍弃了他喜欢的孤寂状态。但是对他的那些重视，最起码的作用便是使他回想起在德·左伊洛夫小姐面前受的冷淡。这种冷淡似乎日益增强。有些时候甚

至发展到傲慢无礼的地步。至少，这是最为坚决的疏远。尤其因为赔偿给奥克塔夫带来的新生活在德·波尼维府上比在别处表现得更分明，这种疏远也就更明显。

自从他具有这种可能，有朝一日成为一个颇有影响的沙龙的头面人物以来，侯爵夫人就希望使他摆脱枯燥无味的“实用”哲学不可。这是好几个月来，她赋予人们通常称为十八世纪哲学的理论的名称。她对他说：“在你这种年纪、这种地位的年轻人中，这些如此可鄙的人的著作，惟有你一个人还在看。你什么时候把它们扔进火里烧掉？”

德·波尼维夫人希望使奥克塔夫接受的，是德国的某种神秘主义，她不惜屈尊和他一起检查他是否有“宗教情感”。奥克塔夫把这种改变信仰的试验，算入他脱离孤寂生活后遇到的最奇特事情之列。他想：“这就是人们从不可能预料的狂热。”

德·波尼维侯爵夫人可以被视为上流社会中最杰出的女人之一。相貌极其端庄，两只大眼目光炯炯，身材窈窕，举止优雅，或许优雅得过分，这些使她不论在何处，总是属于第一流。大庭广众的场合对她是极为偏爱的。比如，法院最近那次审判，开庭的那天，在旁听的所有引人注目的妇女中，第一位被提到的就是她。奥克塔夫乐意看到检查“宗教情感”会产生的效果。这个人自以为没有半点虚伪，看到公众将把他设想为一个假惺惺的伪君子，竟忍不住做出快乐的举动。

德·波尼维夫人的美德是造谣中伤所骂不倒的。她所想象的只是上帝和天使，最多还想象一些介乎上帝与凡人之间

的神灵。据最现代的德国哲学家所言，这些神灵在高出我们头上九尺的地方飞翔。他们就是在这高度——尽管离我们很近，——“吸引我们的灵魂”，云云。“从入社交界起，德·波尼维夫人就如此名正言顺地享有的明智的美誉，便连穿短袍的耶稣会教士艰涩隐晦的话也未能损害过，现在却要为他担风险。”奥克塔夫寻思道。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吸引一位那么显要的夫人注意，他感到快乐，因此，对她认为使他改换信仰必不可少的冗长解释也能耐心地忍受。

很快，在她的新交之中，奥克塔夫被选定为德·波尼维夫人——这位在某个社交圈内如此有名，而且，照她自己所认为的，只要她愿意在宫廷露面，宫廷会引起轰动——的形影不离的朋友。尽管侯爵夫人是个非常摩登的朝廷命妇，而且仍然非常美丽，但这些长处并未给奥克塔夫留下任何印象；他不幸地从她的言谈举止中发现了矫揉造作的痕迹。自从在某处发现了这个缺点后，他的思想就只准备嘲讽。但这位二十岁的聪明人远未探测到他乐于让自己改换信仰的真实原因。多少次信誓旦旦，反对爱情的他，对这种感情的厌恨可以说是终生之事的他，所以心甘情愿上德·波尼维府，是因为这个鄙视他，也许厌恶他的阿尔芒斯，就在她姨娘身边几步远的地方。奥克塔夫并不自高自大。他性格的主要错误甚至是把自己的不利因素看得过大。如果说他对自己有点重视，这也是在勇气和荣誉方面。他既不炫耀，也不软弱地放弃了许多可笑的、但也不讨厌的观点。对于大部分他这个年纪的同阶级青年，这些观点是道德准则。

他不能否认的那些胜利，例如，他虽然热爱军人职业，

却排除了任何升官晋级的野心，使他非常相信自己的坚强。“我们看不到心灵的秘密，并不是因为没有光亮照进去，而是因为怯懦。”他经常这样说。由于这个信念，他有点过于相信自己的明智。假若谁对他说一句，他有朝一日会对德·左伊洛夫小姐产生爱情，他也许会立即离开巴黎。然而就他现在的情境，他远无爱她的念头。他极其尊重阿尔芒斯，甚至可以说他单单尊重她。他明白她鄙视自己。恰恰因为这种鄙视，他才尊重她。他难道不仅仅是想重获她的敬重？这里面无可怀疑，绝没有讨好这位姑娘的愿望。令他爱她的怀疑无从产生的原因，是当奥克塔夫与德·左伊洛夫小姐的私敌呆在一块时，他往往是第一个承认她的缺点的人。但表妹对他保持的沉默使他处于惴惴不安和老是灰心失望的状态，因而看不到人们当他的面指责她的东西，根本不是缺点，相反，在他自己的思想中，这只是些大优点。

例如，有一天，人们攻击阿尔芒斯的偏好——头发剪得短短的，大卷大卷地垂在脑袋周围，就象莫斯科女人留的发型。“德·左伊洛夫小姐觉得这样方便。”一位讨好侯爵夫人的女人说，“她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去打扮。”奥克塔夫的邪心高兴地看到了这种说法从上流社会女人这里受到的欢迎。这些女人嘴里说，阿尔芒斯牺牲一切来孝敬姨娘做得对，这是她对姨娘的忠诚。而她们的眼光却似乎在说，她应该牺牲一切，来履行她作为伴娘的职责。而奥克塔夫的自尊心却远未想到驳斥这种含沙射影。当他的邪心为此高兴的时候，他自己则不声不响地、愉悦地沉湎于一种热烈的钦慕之中。他感觉到了，但没说出来：这个为所有女人攻击的女

子，却是此地惟一值得我尊敬的人！那些女人阔，她穷，本来只有她才会把金钱看得更重。然而她，一个年金不到一千埃居①的女人，却鄙视他，惟有那些最最富有的女人才屈尊地对他表示崇敬。

①法国古代钱币名，价值不一。

第六章

克伦威尔，你一定要听我的嘱咐，把野心抛掉。天使们就是因为犯了野心的罪而堕落的，而人不过是他的创造主的影像，岂能通过野心而得到胜利？

——《亨利八世》①第三幕

一天晚上，安排了游戏，又起身与刚刚到来的贵人寒暄之后，德·波尼维夫人以特殊的关心和奥克塔夫交谈。“我真不能想象您内心在想什么。”她对他说过上百遍了。“假若您发誓不泄露我的秘密。”他回答道，“我就告诉您。从来没有谁知道我的秘密。”“什么？德·马利维夫人也不知道？”“我尊敬她，不愿让她牵肠挂肚。”德·波尼维夫人尽管信仰非常虔诚，但对于了解一个在她眼里几乎十全十美的人的隐秘的诱惑，也不能无动于衷，何况这种隐秘从未透露过。

听到奥克塔夫要求她永远守口如瓶之后，德·波尼维夫人走出沙龙，片刻之后，她又回来，怀表的金链上挂了一

①莎士比亚的剧作，成于一六一二年。

个奇特的饰物。这是柯尼斯堡造的一种铁十字架。她左手拿着这个十字架，以庄严而低沉的声调对奥克塔夫说："您要我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不论何时、何地，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我向耶和华发誓，我将保守这个秘密。"

"好吧，夫人，"奥克塔夫说，被这个小仪式和她高贵的庄重神情逗乐了，"经常在我的心中投下阴影，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儿，就是这个可怕的不幸：我毫无良知，我在自己身上没找到任何你们称之为良心的东西，任何对犯罪的本能的厌恶。我讨厌邪恶，通常是由于一种推理的作用，也因为我觉得它有害。证明我身上没有任何神圣或本能的东西，就是我总能回忆出推理的所有部分。按照推理，我觉得邪恶甚是可怕。""啊！您真让我同情，亲爱的朋友！您让我伤心。"德·波尼维夫人说道，声音中流露出最强烈的快意，"您正是我们称为'造反者'的人。"

这时，在几个狡黠的观察者看来，她对奥克塔夫感兴趣是明显的事儿了。因为他俩一直被人家观察着。她的动作一扫矫揉造作，显得真实和庄重；在听这位年轻英俊的男子讲话时，尤其是为他叹息时，她的眼光燃烧着温柔的火。德·波尼维夫人的好友们从远处看着她，开始极为武断地评论起来，而她却因为终于找到一个"造反者"而快活得不能自已。如果她能使奥克塔夫身上的良知和良心复苏，那么这便是为她预告了一次值得纪念的胜利。上个世纪，一位名医被请到他的朋友、一位大贵族家里，长久地、一声不吭地检查了疾病的征兆后，突然高兴得发狂，大叫道："啊！侯爵先生，这是古时就已绝迹的疾病：'粘液玻璃状症'！绝妙的

病！死亡率第一！啊，我找到它了！我找到它了！”德·波尼维夫人的快活就是这种类型；可以说，这是艺术家的快活。

自从她忙于宣传新耶稣教——它应该取代已经过时的基督教，正如众所周知，基督教正准备经历它的第四次变化——以来，她就听人说过“造反者”，他们形成了唯一的反对力量，反对建立在内心是非意识的存在这一基础上的德国神秘主义体系。她有幸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她是世上唯一知道他的隐秘的人，况且这位“造反者”又十全十美，因为他的品行极为正直，没有丝毫个人利益来干扰破坏他的“魔鬼的学说”。

我不愿重述这一天，为了使奥克塔夫相信他有良心，德·波尼维夫人说给奥克塔夫听的所有堂皇的道理。读者也许没有这种福分：离自己迷人的表妹只有三步远，她一心一意鄙视他，而他却急不可耐地想重获她的友谊。“这种良心，正如它的名字所指示的，不可能通过任何外部征兆显露出来。但没有比这更简单、更容易理解的事情了。”德·波尼维夫人说，“您是一个‘造反者’，您没发现，没感到，除了时间和空间，人世间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

在听着这些漂亮的道理时，德·马利维子爵的目光里闪烁着一种快活的光芒，真有点象魔鬼一般，于是德·波尼维夫人——她本就非常聪明，叫了起来：“啊！亲爱的奥克塔夫，在您的眼睛里，‘造反’表露得明明白白。”必须承认，这双黑色的大眼通常如此黯然失色，光芒刚一通过世上最美的金色的发卷儿便消逝了，此刻却很是动人。它们具有这种魅力，也许在法国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更容易地感觉

到：它们抚摸一颗人们以为冰冻了许多年的心，于是这颗心突然为您搏动起来。这一瞬间的极其俊美和他话声中显出的多情的天性在德·波尼维夫人身上产生的电流作用，确实使她变得富有魅力。此刻，为了保证她的新教所获得的胜利，她真可以献出生命。她的眼里迸射出勇敢和牺牲精神的光芒，对于盯着她的那些狡诈的人，这是多大的胜利！

这两个沙龙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不知不觉地成为众人注意的目标，根本没想到给自己寻找乐趣，别的事儿也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对于德·安克尔公爵夫人和她周围的女士，法国最精明的女人，这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上流社会，人们便是这样评论事情的。

阿尔芒斯完全没有改变她对表兄的看法。自从她不对他谈彼此之间的事情以来，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她常常整个晚上不对他说一句话，于是奥克塔夫开始留意她屈尊注意自己在场的日子。

由于注意不因德·左伊洛夫小姐厌恨自己而显得垂头丧气，奥克塔夫不再在社交场合给人留下默不作声、神情独特而高傲的印象。从前，他那双漂亮的眼睛里隐隐露出厌倦的神气。而现在，他侃侃而谈，一点也不担心自己可能说出荒唐话。这样，尽管他没想到，他变成了可以说从属于德·波尼维夫人沙龙的所有沙龙中最时髦的男人之一。由于他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现得超凡脱俗，他便确确实实地超过了他那些竞争对手。他毫不炫耀地来到为此而苦恼的人们中间。他从著名的德·波尼维侯爵夫人的客厅来到人人羡慕她的社交场所。这种光荣使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尽

管他还一事未干，但从他进入上流社会一开始，他就发现自己被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看待。没有一件事儿，甚至他认为不懂高雅的欣赏方式的那些人在场突然使他产生的沉默，不被人家视为有趣的怪事儿。德·左伊洛夫小姐看到他的这个进步，大觉惊讶。三个月来，奥克塔夫变得判若两人。毫不奇怪，在大家看来，他改变信仰是如此明显，对于阿尔芒斯，却另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他改变信仰的目的本只是让她高兴。

将近隆冬季节时，阿尔芒斯以为奥克塔夫将与一个豪门千金结婚。短短几个月，年轻的德·马利维子爵达到了何等社会地位，这是容易判断的。有时候，在德·波尼维夫人的沙龙里，可以看见一位地位十分显赫的老爷，他终生都在注意即将风行的事物或即将闻名的人物。他的怪癖便是爱上这种事物，攀附这个人物。靠这种古怪的习惯，他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他本是平庸之辈，却变得不同凡响。这位大老爷对部长们奴颜卑膝，象个小店员，却与他们的关系不错。他有一个女儿，他唯一的财产继承人。他可以让人给予女婿以王朝政府所能支配的最高地位、最大好处。冬季伊始时，他似乎注意到了奥克塔夫，但人们那时远未预见年轻子爵受到的宠爱会有一次飞跃。德·×××公爵在诺曼底森林中举行规模盛大的围猎。如果能参加，那是一种殊荣。但三十年来，他没有邀请过一人，便是最机智聪明的人也猜不出是什么原因。

他忽然心血来潮，事先也没想到，就写了一张亲切的便条给德·马利维子爵，邀请他来和他一同围猎。

奥克塔夫一家对老公爵的态度和性情了如指掌，因此，事情定下来了……在郎维尔宫邸逗留期间，如果他能成功，人们便能看到他有朝一日成为公爵和议员。他脑中装着荣誉团员和整个家庭的忠告出发了；他有幸目睹一头鹿和四条好狗从上百尺高的山岩上跌入塞纳河。第三天，他便回了巴黎。

“看来您是个傻瓜。”德·波尼维夫人当着阿尔芒斯的面对他说。“那位小姐不讨您喜欢？”“我没怎么注意她。”他极冷静地回答道，“甚至我觉得她非常好。但到了来这里的时刻，我心中感到忧伤。”

讲了这句含有哲理的俏皮话后，宗教讨论便又更为热烈地开始了。奥克塔夫似乎是令德·波尼维夫人感到惊奇的人物。最后，注重礼仪的本能——如果我能借用这种说法——或几个意外的嘲笑，让漂亮的侯爵夫人明白，一个每晚荟集上百人的沙龙，不是精心挑选的研究“造反者”的合适场所。有一天，她叫奥克塔夫次日吃过早饭上她家来。这句话正是奥克塔夫长久以来所等待的。

第二天是四月里最风和日丽的一天。芬芳的轻风和一阵阵温暖的气流宣告春天的到来。德·波尼维夫人打算把有关神学的会谈安排在自家的花园里进行。她期望在大自然“永远新鲜”的景致中，为自己哲学的基本观点，“凡是美好的必定是真实的”找出有利的、惊人的论据。的确，侯爵夫人讲得头头是道。待到一位女佣人来找她，请她去接待一位外国公主时，她已说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是一星期前定下的约会，但她对新宗教的兴趣——人们相信奥克塔夫有朝一日会

成为这种宗教的圣保罗①——使她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侯爵夫人感到自己意犹未尽，便请奥克塔夫等她回来。“阿尔芒斯会陪着你的。”她补充一句。

德·波尼维夫人一走远，奥克塔夫便开腔了：“您知道吗，表妹，我说的‘良心’告诉我是什么？”他并无半点羞怯的神色，因为羞怯乃是自己清楚有爱情，或自以为有爱情而产生的。“因为三个月来，您一直鄙视我，把我当成庸俗的人，增加了财产便利令智昏。长久以来，我就试图以行动，而不是用空话，在您面前替自己洗白。我没找到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只能求助于您的‘良心’。现在，机会来了。在我讲话的时候，您注意我的眼睛，看我是否在说谎。”于是奥克塔夫开始详详尽尽地、极其天真地向他年轻的亲戚说起我们已让读者了解的他一系列的感情和尝试来。他绝对不会忘记阿尔芒斯对她的女友梅莉·德·苔尔桑说的话——他去找中国象棋时不意听到的。“这话支配了我的生活。从那时起，我一心只想重新得到您尊重。”这个回忆令阿尔芒斯深为感动，以至眼泪开始悄悄地顺着面颊流下来。

她没打断奥克塔夫的话。他说完后，她仍有好长一段时间沉默不语。“您认为我有过错？”奥克塔夫被这种沉默弄得非常不安，问道。她没有回答。“我失去了您的尊重。”他叫道，眼泪在眼眶中颤动，“指示我，在世上应采取什么行动才能恢复我过去在您心中的位置，而且这个行动能马

①原为热烈的犹太教徒，反对基督教，后感受基督精神，转奉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原始时代的传教者。

上完成。”后面这几句话是满含着深沉的力量喊出来的。阿尔芒斯再也不能硬着心肠沉默下去。她抑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哇”地哭出声来。她怕奥克塔夫又说上一些话，使她更为不安，失去至今犹存的一丁点自制力。她尤其害怕说话。她匆匆地把手伸给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使自己以朋友的语气说话。“我完全尊重您。”她说。看到远远走来了一个女佣人，她高兴极了，不让她看见自己流泪的需要给这个姑娘提供了一个借口，离开了花园。

第七章

> 热情力图伪装，但因深文周纳，反而暴露了自己，有如乌云蔽天，遮蔽越暗，越显示必有暴风雨，眼睛掩饰内心也总归枉然。因为热情无论躲在什么假象里，终究是装模作样，易于看穿；冷漠、嗔怒，甚至轻蔑和憎恨，都是它的假面具，但骗不了人。
>
> ——《唐·璜》第一章

奥克塔夫眼含泪水，木然不动，也不知道自己应该高兴还是悲伤。等待了这么久，他终于能够进行这场渴望的战斗，可是他到底是赢是输？他寻思："假若这场战斗输了，对我来说，一切便都完了。阿尔芒斯仍然执意认为我有过错，以致假惺惺地接受了我最初的道歉后，便不再听我这个配不上她的友谊的男人作解释了。这如此简短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完全尊重您？还有比这更冷淡的吗？难道这是完全恢复过去的友谊？难道这是以彬彬有礼的方式，来打断不爱听的解释？"阿尔芒斯的离去如此突然，尤其使他生出一种不祥之感。

当奥克塔夫惊异莫名，尽力回忆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试图从中得出结论，并且，在努力正确地推理之中，因为某

种决定性的发现，不甚肯定地证实，表妹认为他不配她尊重而惶惶不安时，阿尔芒斯却陷进更为强烈的痛苦之中。她潸然落泪，泣不成声，但这是因为羞愧，而不是因为幸福流的眼泪。

她赶忙跑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我的老天爷！”她自言自语，心乱如麻，“奥克塔夫看到我的样子，他会怎么想？他会明白我为什么流泪吗？哎，我能怀疑这点吗？从什么时候起，一次寻寻常常的交心竟让我这么大的姑娘泪泪掉泪？啊，天哪！我做了这么羞愧的事，怎么还有脸与他见面？我的可怕的处境几乎该被他鄙视。但是，……”她寻思，这不单是一次普通的交心。我有三个月没和他说话。因此，这是闹翻的朋友某种言归于好。人家说，这样和好是要流泪的。是的，可人家不会溜跑，不会极其心慌意乱呀。

“我不应该关在房间里流泪，而应该留在花园里，继续和他说话，为友谊带来的纯朴幸福而高兴。对，”阿尔芒斯思忖，“我应该回花园去，德·波尼维夫人也许还没回来。”起身的时候，她照了照镜子，觉得自己这样出现在奥克塔夫面前很不成样子，“啊！”她叫起来，又垂头丧气地倒在一张椅子上，“我是个不幸的女人，失去面子的女人。在谁的眼里失去了面子？在奥克塔夫眼里。”她抽泣，灰心失望，以致不能思想。

“什么！”过了一阵，她又思忖道，“尽管我有注定倒霉的心事，可我，有半个小时曾那么平静，甚至那么高兴。而现在却失去了！永远失去了，无可挽回！一个那么聪明的男人会发现我是多么软弱。这是若干最刺激他严肃的理智的

东西之一。”阿尔芒斯泣不成声。她哭了好几个小时，引起了轻烧，于是获准晚上呆在房里。

热度升高了。她很快冒出一个想法：我还只有一半不幸，因为我终究没有亲口承认我的不幸的爱情。但照刚才发生的事情来看，我不能回答什么。在奥克塔夫和我之间，必须建一座永久的屏障。我必须去当修女。我挑选一个最能给人以清静的修会，一所建在崇山峻岭间，风光秀丽的修道院，在那里，我永远不会听人谈起他。“这种想法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幸的阿尔芒斯思忖。从这时起，牺牲便开始做了。她不再对自己说，她只感觉（如果详细说出来，岂不象是对此有所怀疑），她感觉到这个事实：“我意识到了‘责任’，却不马上履行，糊糊涂涂，内心也不斗争，这就象庸人的所作所为，配不上奥克塔夫。他不是跟我多次说过，说这是辨别高尚心灵的秘密标志！啊！我服从您的决定，高贵的朋友，亲爱的奥克塔夫！”发烧使她有勇气低声说出这个名字。她反复念着，觉得幸福。

她马上觉得自己变成了修女。有一些时刻，她对装饰自己小房间的世俗饰品感到惊讶。“德·马利维夫人送我的这帧精美的版画，圣西斯廷圣母像，轮到我送给别人了。”她暗自寻思，“这是由奥克塔夫选定的。他喜欢这帧，而不喜欢拉斐尔最好的那幅《圣母的婚姻》。我记得，那时我就他这种不俗的选择同他争论过。之所以争论，仅仅是因为看到他为自己的选择辩护而觉得快乐。难道我不知不觉地在爱他？我一直爱他？啊！得把这种可怕的感情从我心中驱除。”不幸的阿尔芒斯尽管极力让自己忘记表兄，却发现对他的记

忆同她一生中所有的事情，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联结在一起。她早把女佣人打发开了，独自一人呆着，为的是可以无拘无束的哭。她拉响铃，命仆人把房间里的版画搬到隔壁房间去。不久，小房间的装饰物拿走了，只剩下天青色的典雅的糊墙纸。对一个修女来说，能否在她的斗室里贴糊墙纸？她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沉思了许久，她的心灵需要准确地设想一下她将隐居的房间的状况；在这一点上的把握不定使她忘记了所有的不幸，因为这是想象负责描绘它们。“不，”她终于自言自语道，“糊墙纸是不应该用的，因为在修会的缔造者们生活的时代，这种纸还没发明出来。这些修会是从意大利传过来的。杜包斯基王子给我们说过，每年，用点石灰把墙刷白，这便是许多修院的唯一装饰。啊！”她在狂热的幻想中叫道，“或许得去意大利当修女。可以借口身体不好，去那儿休养。”

“啊！不。至少我不能离开奥克塔夫的祖国，至少要永远听人说他这种语言。”正在此时，梅莉·德·苔尔桑小姐走进房间；光溜溜的墙壁使这个姑娘大吃一惊。她走近朋友，一脸变得煞白。阿尔芒斯因为发烧和某种出自善心的热情——她仍爱奥克塔夫的一种方式，而处于亢奋状态，想以倾吐知心话来控制住自己。“我想去当修女。”她对梅莉说。“什么？哪个人心那么坏，竟到了伤你感情的地步？”“啊！我的天，不是这么回事。对于德·波尼维夫人，我无可指责。对于一个上流社会中微如芥末的穷姑娘，她能产生多少友情，便给了我多少友情。甚至在她闷闷不乐时，她还亲我疼我。我哪怕稍稍指责她一点，我就不公正，我就是有

个人成见。”这最后一句话使梅莉感动得流了泪。她既富有，又有使她的显赫家庭得以出名的那种高尚感情。两个朋友默然不语，只是流着眼泪，握着手，在一起度过了晚间的大部分时间。最后，阿尔芒斯对梅莉说出隐居修道院的种种理由，只有一条没讲：一个穷光蛋姑娘在世上又能怎么样？无论如何，总不能和一个街头小商贩结婚吧！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在修道院里，人们照章行事。虽没有艺术或上流社会的才子佳人们引来的娱乐，象她在德·波尼维夫人身边享受到的那些，但也没有单只取悦一个人的不可避免的事情，也不会因未成功而遭受侮辱。阿尔芒斯宁肯去死，也不愿说出奥克塔夫的名字。“我不幸极了。”她扑到梅莉怀里，一边哭，一边想，“甚至连这个友情最真诚，最笃实的人，我都不能征求她的意见。”

阿尔芒斯在房间里落泪，而奥克塔夫却因为知道晚上见不着德·左伊洛夫小姐了，一时冲动，接近了通常只顾听德·波尼维夫人的宗教理论而忽视的女人们。尽管他深明道理，却也远不能给自己解释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好几个月来，奥克塔夫发现人们主动接近自己，非常殷勤，可是这只不过更使人讨厌罢了。他变得阴郁孤僻，闷闷不乐，就和阿勒赛斯特① 在娶姑娘这个问题上表现的郁郁寡欢毫无二致。只要人家提到社交场上他不认识的某位夫人，他的第一句话便是：“她有要嫁的姑娘吗？”稍后一点，他的谨慎也学会不再满足对头一句否定的答复了。“某某夫人没有要嫁的

①莫里哀《厌世者》中的主人公。

女，”他说，“但她没有侄女吗？”

当阿尔芒斯处于一种谵妄状态时，奥克塔夫却尽力摆脱上午的事件把他推入的捉摸不定的状态。他不仅和所有有侄女的夫人搭讪，而且接近有三个女儿之多的可怕的母亲。或许看到德·波尼维夫人的交椅旁边，阿尔芒斯通常坐的那张小椅子，他的勇气倍增。现在，那张椅子由德·克莱斯家的一个小姐坐着。她那优美的德国人肩膀，得益于阿尔芒斯这张略高的椅子，趁机炫耀它们所有的娇艳。“真有天壤之别！”奥克塔夫想到，或更确切地说，感到了这一点，“使德·克莱斯小姐获胜的东西，对我的表妹来说，只会使她感到受了极大的羞辱！对这位来说，这不过是得到许可的卖俏，甚至连错都不算，人们还可以就这点说：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奥克塔夫开始向德·克莱斯小姐献殷勤，要想在他自称的快活中看到讽刺和鄙夷，必须有兴趣来探测他通常朴实自然的表情，或更加熟悉它。人们相当愚钝，从他说的事情中品不出揶揄的味道。他最受欢迎的话在他本人看来都非常俗气，有几句甚至有点粗鄙。因为那晚他没有呆在德·波尼维夫人身边，所以她从他身旁走过时，低声地责怪他，于是奥克塔夫便解释他的背叛行为。那些话对侯爵夫人似乎很有诱惑力。对于未来的新信徒的智慧和他处世的坚定，她是深为满意的。

她天真纯朴地夸赞他，如果纯朴这个词不因为看到自己用于形容一个坐在安乐椅上，婀娜多姿，望天时眼波如此动人的夫人而脸红的话。必须承认，有几次，在盯着沙龙的天花板上的金线脚时，她能够对自己说：“那里，在那空间，空气里，有一个守护神在听我讲话。他迷住我的心灵，并给它

一些奇特的感情。我确实未曾料到，有时竟那么有口才地表达这些感想。”那天晚上，德·波尼维夫人因为对奥克塔夫和他有朝一日能够担负的角色非常满意，便对德·克莱斯夫人说：“年轻子爵实际只缺财产的保证了。即使我因为它对我们可怜的流亡者是如此公正而不欢迎这个赔偿法案，我也因为它赋予我的亲戚新的灵魂而欢迎它。”德·安克尔夫人看了看德·克莱斯夫人和德·拉·龙兹侯爵夫人，当德·波尼维夫人离开这些女人，去迎接刚进来的一位年轻的公爵小姐时，她对德·克莱斯夫人说：“我觉得事情非常清楚。”“太清楚了。”后者回答道，“我们都要听到丑闻了。只要从那个叫人惊奇的奥克塔夫那里再来一点殷勤，我们亲爱的侯爵夫人就不能不完全把隐情告诉我们了。”“这些无所顾忌地宣传宗教的大圣人，我看到他们总是这样身败名裂的。”德·安克尔夫人又说，“啊！漂亮的侯爵夫人，虔诚地听她堂区的神甫布道，让人给面包祝圣的女人是幸福的！”“这肯定比叫杜维林去精装圣经更有用。”德·克莱斯夫人说。

但奥克塔夫的所谓殷勤眨眼间就烟消云散。他刚看见了梅莉从阿尔芒斯的房间走出来，因为她母亲唤来了车子。梅莉的脸色不同往常。她匆匆告辞走了，以致奥克塔夫不能与她说上一句话。他自己也马上走了。今后，不论什么人，他都不可能和他说话了。德·苔尔桑小姐的忧伤表情告诉他发生了某种非同寻常的事情。或许，德·左伊洛夫小姐将离开巴黎，躲开他？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的哲学家竟根本没想到他真情爱恋阿尔芒斯。他曾起誓反对这种感情。由于他缺乏洞察力，而不缺乏坚强性格，因此他也可能信守这个誓言。

第八章

你叫我那时干什么？住什么地方？怎样生活下去？当我为他而死时，谁又来给我安慰？

——《辛白林》①第三幕

阿尔芒斯远未作什么幻想。长久以来，看见奥克塔夫就是她生活的唯一兴趣。当一个不期而至的机运改变了她年轻亲戚的社会地位时，那样纷繁的思想斗争撕碎了她的心！她难道没有想出种种理由，来原谅奥克塔夫行为中突然出现的变化？！她不断地在心里问："难道他是个凡夫俗子？"

当她终于能够证实，奥克塔夫生来不是感受金钱和虚荣的幸福的那种人时，一种新的忧郁又盘踞了她的思想。"假若人家猜出我对他的感情，"她自言自语道，"他们将加倍鄙视我，我这德·波尼维夫人客厅里露面的所有姑娘中最穷的一个。"这种从各方面威胁她，也许迫使她摆脱爱情的深切不幸，实际上只是在使她陷入深愁重忧的同时，又更为盲目地沉湎于世上唯一的快乐，即思念奥克塔夫的快乐。

---

①莎士比亚的剧作，成于一六〇九年。但这段引文中最后一句系司汤达改写的。原文为：我的丈夫认为我已经死了，我的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每天，她都有好几个小时看到他；每天的细小事件都来改变她对表兄的想法。她怎么能完全摆脱感情的羁缚？正因为害怕暴露自己的感情，而不是出于鄙视，她才那样谨言慎行，从不与他亲密地交谈。

花园里作解释的次日，奥克塔夫两次来德·波尼维府，但阿尔芒斯都没有露面。这种非同寻常的缺席，令他大为犹豫，不知自己作的尝试结果是好是坏。晚上，他发现自己的思想仍停留在表妹缺席的事情上，没有勇气以闲聊的声音来使自己散散心。他不能强使自己与任何人说话。

每当有人推开客厅门时，他就觉得心肺欲裂。到最后，时钟敲响了一点，必须走了。他走出德·波尼维府。衣帽间、正墙、门楣上方的黑色大理石、花园的古老围墙，所有这些平平常常的东西，这时在他看来，由于阿尔芒斯的生气而变得面目全非。由于它们使他产生了忧伤，所以这些平常的形状也变得珍贵。我敢说，在他眼里，它们会迅速变得温柔而庄严吗？翌日，当他发现自家花园里，那挂花的黄色桂竹香覆盖的古老院墙和德·波尼维府的围墙一模一样时，他不禁全身颤栗起来。

在鼓起勇气与表妹谈话后的第三天，他来到德·波尼维夫人家，相信从此自己被降为一般的熟人。当看到阿尔芒斯坐在钢琴前时，他大为慌乱。她友好地向他打了招呼。他觉得她面色苍白，模样儿大变。然而，令他惊奇，同时也使他恢复一点希望的，是在她眼里看到了某种高兴的神色。

天气真好。德·波尼维夫人想趁春天最为明丽的上午作一次春游。“您跟我们一块儿去吗？”她问奥克塔夫。“跟

你们一块，夫人，只要不去布洛涅树林或蒙索花园。”奥克塔夫知道阿尔芒斯不乐意去这些地方散步。“去王家花园。要是从大马路去，您看会有趣吗？”“我有一年没去那儿了。”“我还没见过小象呢！”阿尔芒斯说，高兴得跳了起来，忙去找帽子。他们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奥克塔夫喜出望外。“德·波尼维夫人和她英俊的奥克塔夫坐着敞篷马车从多尔多尼咖啡店门前辚辚驶过。”瞧见他们的上流社会的人们就是这么说的。趁此机会，就恢复路易十五①宫廷活动方式的贵妇人的轻佻行为，那些身体不健康的人又堕入忧心忡忡的思考。“在我们走向的庄严境况里，”这些可怜人补充道，“让第三等级和工业界具有品行合法和举止端正等优势，实在是一桩蠢举。耶稣会做得很对，一开始就严厉。”

阿尔芒斯说书商刚送来三册书，书名叫《……史》。“您劝我读这部著作吗？”侯爵夫人问奥克塔夫，“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以致我都不相信了。”“但您会发觉它写得很好。作者善于叙述，而且他尚未卖身投靠任何一党。”“但有趣吗？”阿尔芒斯问道。“象瘟神一样讨厌。”奥克塔夫回答道。他们谈起历史的确实性，接着又谈起古迹。“有一天，您不是对我说过，只有古迹才是真实可靠的？”德·波尼维夫人问道。“是的，对于希腊和罗马历史，有钱人可以去凭吊古迹，但关于中世纪，图书馆里锁住了成千上万份手稿。我们没有利用它们，纯粹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学者懒惰。”“可是这些手稿都是用那么讨厌的拉丁文写的。”

---

①法国国王(1710－1774)，以骄奢淫逸、生活糜烂著名。

德·波尼维夫人又说。“对于我们的学者，难认也许是有一点，但讨厌倒不尽然。您要读了爱洛依斯给阿拜拉尔①的书简，会觉得心满意足。”“听说他们的坟墓原是在法兰西古迹博物馆里，”阿尔芒斯说，“现在把它们弄到哪儿去了？”“迁到拉雪兹神父公墓去了。”“去看看吧。”德·波尼维夫人提议。几分钟后，他们来到了这座英国式花园。它是巴黎唯一因为所处的位置而真正美丽的花园。他们拜谒了阿拜拉尔的陵墓和玛塞那②的方尖碑，又去寻找拉贝陀阿耶尔③的坟茔。奥克塔夫看到了年幼的巴××④长眠的地点，为她洒了一掬热泪。

谈话是严肃、庄重的，但含有令人感动的兴趣。感情敢于毫无掩饰地表露出来。说实话，他们只谈一些诱惑性不大的话题，但他们同样强烈地感受到纯真的至高无上的魅力。这当儿他们看到才智横溢的G侯爵夫人领着一群人在他们旁边走。她对德·波尼维夫人说，她来此地寻找灵感。

这句话几乎令我们的朋友哑然失笑。矫揉造作和俗不可耐似乎从没有这样叫人反感。德·G侯爵夫人一如法国所有的俗男俗妇，故意加深自己给人的印象，以期引人注意。而被她搅乱了谈话的人则在表露感情时稍稍收敛一些，这不是做作，而是出于某种天生的纯洁。庸人们不理解这种纯洁，

①阿拜拉尔(1079－1142)，法国神学家和哲学家。爱洛依斯为其妻。

②玛塞那(1758－1817)，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元帅，拿破仑曾称其为“胜利的骄子”。

③拉贝陀阿耶尔(1786－1815)，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将军。

④指巴蒂尔德·居莉亚，死于一八二七年一月十二日，年仅十二岁。司汤达曾对她的病情特别关心。——原注

不管他们有多么聪明。

寒暄几句过后，因为小径太窄，奥克塔夫和阿尔芒斯便走在稍后一点。

“前天您身体不适吧。”奥克塔夫说，“甚至您的朋友梅莉小姐走出您的房间时，那个苍白脸色，也让我担心您是不是十分痛苦。”

“我没什么不适。”阿尔芒斯说，声调稍显轻松，“您的老友情对与我有关的人的关心，比如说德·G夫人，使我有责任告诉您我的隐忧所在。一段时间以来，我遇到了结婚的问题。而前天，我们差点把一切都弄翻了。这就是我在花园里有点神不守舍的原因。但我要求您替我严守秘密。”阿尔芒斯被德·波尼维夫人的动作吓了一跳。她靠近了他们一点。“我希望您永不对外人说，甚至对您母亲，尤其是对我的姨娘。”这个坦白叫奥克塔夫惊讶万分。德·波尼维夫人又离远了些。“您能不能让我提个问题，”他说，“这场婚姻是否只有一厢情愿？”

阿尔芒斯的脸色本来由于走动和呼吸了新鲜空气，变得非常鲜润，此时突然变得煞白。昨晚她一心想着自己的英雄计划，压根儿没预见到这个如此简单的问题。奥克塔夫见自己问得冒失，忙说了一句笑话，想改变话题。而这时阿尔芒斯却尽力克制自己的痛苦，对他说：“我希望人家给我介绍的人配得上您的友谊；他已经获得了我的友情。但如果您愿意，我们还是不谈这事为好。或许它还远得很呢。”过了片刻，他们又重新登上马车。奥克塔夫由于再也无话可说，便叫马车在齐姆娜丝剧场前停住，下了车。

第九章

愿平安住在你房里，可怜的无人照管的房子。

——《辛白林》第三幕

头天晚上，经过了可怕的白昼——除非想到一个可怜人，萎靡不振，准备忍受常常致命的外科手术时的情况，才可能对这个白昼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阿尔芒斯脑海中生出一个念头："我和奥克塔夫关系颇为密切，完全可以对他说，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想与我结婚。即使我控制不住，流出眼泪，这种推心置腹也完全可以使我重获他的尊重。这场未来的婚姻以及它引来的不安，会使人以为，我之所以流泪，是因为过于直接地想到了我的处境。要是他对我有点爱情，哎！那就让他抛却吧！但至少我还能做他的朋友。我既不会被放逐进修道院，也没有被判决终生不与他相见，哪怕一次也不行。"

后来的几天里，阿尔芒斯明白了，奥克塔夫尽力在猜测谁是她最喜欢的人。"得让他认识谈到的那个男人。"她自忖，不觉长叹一声，"我残酷的责任一直扩展到这个地步，只有付出这种代价，我才可能继续见到他。"

她想到了黎赛男爵，当年的旺岱人① 首领，叱咤风云的人物。他经常在德·波尼维夫人的沙龙里露面，不过他在场总是一声不吭。

翌日，阿尔芒斯向男爵说起德·拉罗斯雅克琳夫人的回忆录。她知道他巴不得谈这些。他说话极糟，罗罗嗦嗦。“德·左伊洛夫小姐许是爱上了男爵的某个侄儿？”奥克塔夫心想，“或者，老将军的英雄业绩可能使她忘却了他五十五岁的年纪？”奥克塔夫竭力引沉默寡言的男爵说话，却纯属徒劳。因为自从男爵发现自己成了这种特殊关心的对象后，变得更为沉默，疑心更重。

一位有女要嫁的母亲向奥克塔夫说了过于露骨的奉承话，触动了他愤世嫉俗的脾气。他便向正对这家的小姐们赞不绝口的表妹说，哪怕她们有一位更有口才的保护人，谢天谢地，他也在二十六岁以前，严禁自己专情于一人。这句出乎意料的话犹如一声霹雳，把阿尔芒斯惊得愣住了。她一生中从未如此幸福。自他获得新的财产以来，他也许有十次在她面前说出自己考虑的结婚年龄。在表兄的话引起的惊愕之余，她发觉自己先前竟把它忘记了。

这片刻的幸福妙不可言。前几天，阿尔芒斯完全沉浸在得为责任作出巨大牺牲而引起的极端痛苦之中，竟完全忘记了这令人赞叹的慰藉之源。这种遗忘，可以让上流社会的人们指责她缺乏头脑。这些人的心愿使他们有暇关心任何事

---

①指一七九三年法国旺岱省的农民在保王党的煽动下发动暴乱，反对资产阶级的大革命。

物。由于奥克塔夫刚满二十，阿尔芒斯便能希望还做他六年的好友，而且是毫无遗憾地做。“谁知道，”她想，“也许不到六年，我就会有福气死去？”

奥克塔夫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阿尔芒斯对他表现出信任，他也敢于就生活中的小事件征询她的意见。几乎每天晚上，他都有幸能与她交谈，而不被邻座完全听去。他愉快地发现，这些知心话，不论怎么罗嗦，都不使他厌烦。为了消除他的不信任，阿尔芒斯也向他诉说自己的忧愁。于是他们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十分少有的亲密关系。

最美满的爱情也有风狂雨暴的时候。甚至可以说，这种爱情既经历了恐怖，又经历了同样多的幸福。狂风暴雨也好，惶惶不安也好，都不能干扰阿尔芒斯和奥克塔夫的友谊。他觉得，在表妹身边，他没有任何衔头；他也不可能有什么嗟怨。

这两个敏感的人远未夸大两人关系的重要性，也从未就这个问题说过只言片语。甚至友谊这个词，自从拜谒了阿拜拉尔的陵墓，她吐露了婚事的秘密后，也从未在他们的交谈中再出现过。由于他们经常会面，有少数时候能交谈而不被别人听到。因此，在他们短暂的自由时间里，有这么多的东西要快速地互相告知，以致他们的讲话一扫那种无用的虚礼。

必须承认，奥克塔夫要找到抱怨的话题本也很难。最热烈、最温柔、最纯洁的爱情在一个女人心里所能产生的感情，阿尔芒斯都为他体验到了。甚至对死亡的希望，它形成了这种爱情的前景，也使她的语言具有某种绝妙的、顺从

的，与奥克塔夫的性情完全协调一致的成分。

由阿尔芒斯甜蜜的友谊引来的平静而完美的幸福，被奥克塔夫如此强烈地感觉到了，以致他希望自己改变性情。

自从他与表妹握手言和后，他不再陷入从前那种悲观失望的境地。那时候，他悲观失望到了那种程度，竟叹惜自己没被急驶进波旁大街的那辆马车压死。他对母亲说："我开始认为我不会再暴跳如雷，使你为我的理智担惊受怕了。"

奥克塔夫越高兴，也就越有理智。看到上流社会许多事物，尽管长久以来一直在他的眼皮底下，却未能引起他的注意，这使他感到吃惊。他觉得上流社会不再那么可恶，尤其不再一心与他为难。他暗想，除了那些伪善或丑恶的女人，每个人都会更多地想自己的事，而极少象他从前自以为发现的那样，去危害邻人。

他承认，任何时候，只要一轻率，人就会马上变糊涂。他终于发现，过去他一直固执地认为与他作对的上流社会，只不过是秩序没有安排好罢了。"但，"他对阿尔芒斯说，"既然如此，要么就加以改造，要么就听之任之；要么喝几滴氢氰酸，赶快死去，毫不迟延，要么就快快活活地生活。"他这样说，与其说是在宣扬一种信念，毋宁说是在努力说服自己。因为他的灵魂已经被阿尔芒斯带来的幸福迷住了。

对于这个年轻姑娘，他的知心话并非总是毫无危险的。当他的思想带上忧闷的色彩时，当他为面临的孤寂前景感到悲伤时，阿尔芒斯好不容易才没告诉他，一想到生命的某一瞬间她可能与他分别，她就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不幸。

"到了我这个年龄还没有朋友，"有一晚奥克塔夫对她

说，“还能希望找到吗？人们是凭空想来爱的吗？”阿尔芒斯感到自己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不得不突然离开他。“我记起来了，姨妈要跟我说句话。”她对他说道。

奥克塔夫傍着窗户，独个儿继续他那阴郁的思索。“不能与上流社会赌气。”他最后说道，“它如此可恶，竟不肯屈尊看一看，一个年轻人重门紧闭，关在圣·多米尼克大街一栋房子的三层楼上，是多么强烈地憎恨它。哎！只有一个人看出了我没在这个社会占据一席，她的‘友情’因此受到伤害。”于是他开始远远望着阿尔芒斯。她坐在她那张小椅子上，挨着侯爵夫人。他觉得她这时显得楚楚动人。奥克塔夫的所有幸福，他认为如此坚定，如此牢固，实际上却只是维系在他刚说出的“友情”这一个词上面。人们很难免遭本时代的世纪病的传染：奥克塔夫也自以为豁达明理，思想深刻。

突然，德·左伊洛夫小姐朝他走过来，神色不安，几乎带着怒容。“有人刚才告诉我姨妈一些流言蜚语，都是关于你的荒诞行为的。”她对他说，“一个严肃的人，至今没有露出与你为敌的样子，来对她说，你离开这儿以后，常常深更半夜去一些奇怪的沙龙打发残夜。那些沙龙几乎就是赌场。

“他说的还不止这些。在那些充满最糜烂空气的地方，你以一些极端出格的动作引人注目，便是那些地方最老的常客也为之咋舌。你不光让一群看一眼也会给名誉留下污点的女人包围，而且是她们谈话中的中心人物。人家甚至还说你在这些地方大出风头，而且是通过开一些趣味低下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玩笑。那些人对你感兴趣，——因为说话的人也在

那些沙龙里看见他们，——开始捧你，把这些玩笑说成是高雅的风趣。‘德·马利维子爵年轻，’他们说，‘他将看到，这些玩笑会在一些庸俗的集会中使用，以煽起注意力，并使欢乐在某些粗夫莽汉眼里发出光彩。’但你的朋友们痛苦地注意到，你煞费苦心，当场编一些最令人反感的玩笑。总之，这些有关你所谓品行的难以置信的议论，也许会为你在巴黎最不正经的青年中博得一个不愉快的名声。”

“诽谤你的那个人，”阿尔芒斯继续说，开始为奥克塔夫固执的沉默而局促不安。“最后说出一些细节，我姨妈仅是由于震惊，才没有驳斥他。”

奥克塔夫高兴地注意到，在说这一大通话时，阿尔芒斯的声音在颤抖。“人家对你说的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他最后对她说，“但将来就不会是真的了。今后，在那些或许不应该让人看到你朋友的场所，我绝不再露面。”

阿尔芒斯的惊愕和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一阵，她感到一阵类似鄙夷的感情。但等到第二天，当她又看见奥克塔夫时，她对于什么是适合年轻人的行为的看法大为改变。她在表兄诚实的坦白中，尤其在如此简短地向她发的誓言中，找到了更加爱他的理由。阿尔芒斯认为，如果奥克塔夫再去他不该去的场所，她便离开巴黎，再不见他，这种誓愿对自己未免也相当严厉。

第十章

啊，知识！忠诚的教士称你为“滔天大罪”。这并非没有道理。他不知所措，然而尚未感到疑惑，或至多他怀疑自己即将产生疑惑！啊，知识！对于依据信条行动的人们，你必定会带来不幸。

——热尔蒂红衣主教①

一定得说奥克塔夫信守诺言吗？他抛弃了阿尔芒斯所不允许的乐事。

行动的需要和看看新鲜事物的愿望促使他去会三教九流。他们常常没有正人君子那么叫人厌烦。自从他变得愉快后，某种本性就促使他与人厮混；他想左右他们。

奥克塔夫第一次感到了繁文缛节和极端冷淡的礼貌的无聊：令人生厌的声调使人们谈论自己，只有乱说一气，才少感觉到一点孤寂。当人们在黎塞留大街尽头富丽堂皇的沙龙里——陌生人把那里当作好场所——喝潘趣酒的时候，全无“置身在人的荒漠之中”这种感觉。相反，人们自认为有二十个亲密的朋友，尽管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我们有胆量冒

①热尔蒂红衣主教(1718－1802)，意大利神学家，历史学家。

着既糟蹋我们自己的名声，又连累我们的主人公的危险，说出他们的姓名吗？奥克塔夫惋惜失去了几位吃宵夜的伙伴。

在他看来，与德·波尼维府上的人亲密来往之前消逝的那一部分生命，开始显得疯狂，被欺骗所玷污。“那时天下着雨，”他寻思，方式既独特又热烈，“我不去拿伞遮雨，反而大发脾气，责怪天气不好。而在对美好和正义充满热情的时候，——其实，这只是疯狂的激动，我就胡思乱想，认为雨是故意下下来作弄我的。”

能够对德·左伊洛夫小姐谈他象菲利拜尔① 一样，在某些十分优雅的舞会所作的观察，他高兴极了。“我感到有点出乎意料，”他对她说，“我过去那么喜欢这个极有教养的圈子，现在不再感到那么满意。我觉得它在一些妙语隽言掩盖下禁止了活力和独创性。如果不模仿别人，它就指责你举止难看。再则有教养的圈子侵犯他人权利。从前它享有评价美好事物的特权，但自从它以为自己遭到别人攻击以来，它就不仅毫无补偿地谴责粗俗和讨厌的东西，而且还贬斥它认为危害自身利益的事物。”

阿尔芒斯冷静地听表兄说着，最后，她对他说：“你今天的思想距雅各宾主义只有一步路。”“我也许对此灰心了。”奥克塔夫生气地说。“对什么灰心？对认识真理吗？”阿尔芒斯问，“因为表面上，你没有听任一种充满虚伪的教义让你改换信仰。”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奥克塔夫掩盖不住

①此处似指古莉雅伯爵夫人的幼子，正由于古莉雅夫人，司汤达才写了这部小说。——原注

自己沉思默想的神气。

自从他对社会的认识稍微深刻一点后，奥克塔夫就开始觉察到，尽管德·波尼维夫人自称对俗世从不理睬，对功名不屑一顾，实际上是一种漫无止境的野心的奴隶。

侯爵夫人的私敌制造的流言蜚语，偶尔也涉及他。几个月以前，对于他来说，这似乎是极其可怕的事儿，而现在，在他眼里，这只不过是一些恶毒地夸大了的事实，或者是趣味低级的捏造。他想："我美丽的亲戚对出身名门，家财万贯并不满足。她无可指责的品行保障的高尚生活，她思想的谨慎和巧妙的善行，对她来说，也许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德·波尼维夫人需要权力，但对这种权力的类别她又太挑剔。依靠显要身份、在宫中的势力和在整个王国能聚集起来的所有优势而获得的敬重，对她来说，根本不算回事。她老早就享有这些，而且已经感到厌烦了。人们当了国王，还企望什么？企望的就是当上帝。

"崇拜物质利益给她带来的快乐，她已经麻木。她要得到的，必须是心灵的尊重。她需要穆罕默德对塞伊德讲话时所体验的那种感觉。① 我觉得，我只差一点儿就荣幸地充当塞伊德的角色了。

"我漂亮的亲戚缺乏敏感，生活不可能充实。她既不需要感人至深或高尚的幻想，也不需要一个男人的忠诚和爱情。但她一定要看到，一大群信徒已把她视作先知，尤其

①穆罕默德和塞伊德都是伏尔泰的悲剧《狂热崇拜或先知穆罕默德》中的人物。

重要的是，他们中若有一人反叛，她必须能够立即把他捏为齑粉。她生性过于讲究实际，因此不能满足于空想。她需要实际的权力。如果我继续坦率地和她谈论很多事情，总有一天，这种绝对的权力将损害我的利益。

“很快，她就会被一大堆匿名信包围，这并非不可能。人家会向她责备我来得过勤。德·安克尔公爵夫人由于我对她的沙龙光顾太少而老大不满，也许会直接造谣诬蔑我。我受到的优待抵不住这两方面的危险。很快，德·波尼维夫人就会一方面小心谨慎地维持友谊的最热烈的外表，一方面又对我横加责难，说我去得不勤，而使我不得不更少去她的府上。

“例如，看起来，我接受了一半德国神秘主义，她会要求我在公众中进行某种活动，甚至极为荒谬的活动。如果我出于对阿尔芒斯的友谊而接受下来，她很快又会向我提出完全不可能做到的要求。”

第十一章

某种象空气一样轻浮的东西。

她的眼睛、嘴、嘴唇，直至双脚都能说话！她身体的每一动作，每一姿势都露出淫意。啊！这些厚颜无耻的女人，口齿伶俐，人还未熟，就给你以亲密的感觉。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①第四幕

在每年三次进国王宫中宴乐的上流社会之中②，气氛惬意而奥克塔夫未被接纳、未受欢迎的沙龙为数不多。他注意到德·奥马尔伯爵夫人的名声。这是当时最引人瞩目的风流女子，或许也是最有才智的女人。有一位性情乖僻的外国人曾说过，法国上流社会的女人有点外交老手的才智。德·奥马尔夫人风度中的突出之点，就是儿童般的性情。她随时、随地、随机应变作出的天真而灵巧的答辩，以及乐得发狂的行为，总是令竞争对手自愧弗如，灰心泄气。她反复无常，一时一个花样，令人意想不到，只能叹服。这种反复无常又如何模仿？

---

①莎士比亚的剧作，成于一六〇二年。这段引言的第一句出自《奥赛罗》，余者皆引自该剧。

②法国宫廷习惯，国王每年三次赐宴给大贵族。

朴实自然和变幻莫测都不是奥克塔夫品性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完全是个神秘人物。他从来都谨言慎行。只有几次和阿尔芒斯说话时表露过轻率，但他那时是要保证自己的话不致被突然打断。人们不可能指责他弄虚作假。他也许不屑于说假话，但也从不直来直去。

他雇了一个仆人。这人在德·奥马尔夫人府上呆过，当过兵，对她府上的事情一清二楚，人又很机灵。奥克塔夫让他骑上马，跟自己一起在巴黎周围的树林里驰骋，骑上五六十里。有时，他明显地感到无聊，便和他闲聊。不到几个星期，他对于德·奥马尔夫人的品性便了如指掌。这个年轻妇女，尽管极其轻佻——这使她名誉大受影响，却实在配得上某几个人的不再给予她的尊敬。

奥克塔夫计算着他将在德·奥马尔夫人的社交圈内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他希望不太费力，就能很快被人目之为这个引人注目的女子的情人。他把事情安排得如此巧妙，以致德·波尼维夫人亲自出面，在她的昂地利宫邸举行的宴会上，把他介绍给德·奥马尔夫人，而且，对于轻佻而年轻的伯爵夫人来说，介绍的方式之优雅，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

晚上，当大家在覆盖着昂地利山坡的幽美的树林里散步的时候，奥克塔夫想给大家添些快乐，便装扮成巫师，在巧妙地安放在一些古树后面的孟加拉灯的照耀下，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一晚奥克塔夫英俊极了。德·波尼维夫人情不自禁地以某种赞赏的口吻谈起他。头次会面后不到一个月，人们就开始传说德·马利维子爵取代了德·R先生以及许多别的先生，成为德·奥马尔夫人的密友。

这个如此轻佻，无论她本人还是别人都从不知道一刻钟以后她会干什么事的女人，注意着沙龙壁上的挂钟。一到十二点，便把大部分讨厌的客人——都是循规蹈矩之辈——撵走。从零点到两点，她继续接待客人。奥克塔夫总是最后一个走出德·波尼维夫人的沙龙，然后快马加鞭，以尽早赶到位于昂坦大道的德·奥马尔夫人府上。在那里，他发现一个妇人在感谢上苍赐予她高贵的出身和财富，唯一的原因，就是她从出身和财富中得到特权，好每时每刻做她一时心血来潮想做的事情。

在乡间，午夜时分，当所有的客人都离开客厅后，德·奥马尔夫人穿过前厅，看到天气清朗，月华皎洁，便挽住这一晚她觉得最有意思的年轻男人的手，去树林间散步。要是哪个傻瓜主动提出要跟她一起散步，她会毫不客气地请他走另一边。但第二天，只要头天晚上和她一同散步的人稍稍让她讨厌，她便不再理睬他。必须承认，和一个思想如此活跃的女人相处，为一个脾气如此乖戾的女人效劳，要想不露出一丝半毫的平淡乏味，实在是难乎其难。

正是这点使奥克塔夫获得成功。对于行动前总想找个榜样学学，总考虑到礼仪的人，他性格中的有趣部分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反过来说，这一点谁也不会比总是追新求异，以便能津津有味地过一晚的巴黎最漂亮的女人更敏锐地感觉到。奥克塔夫跟着德·奥马尔夫人到处转，例如，去意大利剧院。

在帕斯塔夫人演出的最后两三场中，——在这几场，她的服饰吸引了整个巴黎，——他费很大的劲高声与伯爵夫人说话，以至干扰了整场演出。德·奥马尔夫人被他说的话逗

乐了，极其高兴地看着他粗鲁无礼的爽快表情。

没有什么比这更使奥克塔夫觉得趣味低级的了，但他开始小心翼翼地避免做出蠢事。他一面允许自己做某件怪诞事情，一面又不由自主地对自己的粗鲁无礼，以及为她所接受的审慎的尝试倍加小心，这就使他眼睛里闪烁着某种光亮，令德·奥马尔夫人开心。奥克塔夫觉得好笑：他一方面让人们四处传说他爱伯爵夫人爱得发狂，另一方面，对这位迷人少妇，却毫不吐露。他与她一块生活，但这种生活一点也不象爱情生活。

德·马利维夫人对儿子的行为感到吃惊，有几次去了他跟着德·奥马尔夫人上的沙龙。有一晚，她从德·波尼维夫人家出来时，请求她第二天白天让阿尔芒斯去帮她的忙："我有许多文件要整理，得借助我的阿尔芒斯的眼睛来看看。"

次日上午十一点，吃中饭以前，德·马利维夫人的马车如约来接阿尔芒斯。这两个女人单独在一起吃中饭。德·马利维夫人在仆人走开时，对她说："请你记住，我在这儿谁也不见，奥克塔夫不行，德·马利维先生也不行。"她小心翼翼，甚至亲自去把前厅的门闩紧。

当她在安乐椅上坐好，阿尔芒斯坐在对面的小椅子上后，她开始对她说："亲爱的孩子，我来跟你说件事儿。好久以来我就下决心要跟你说。你只有一百路易的年金。我的敌人只能说这句话，来反对我要让你嫁给我儿子的强烈愿望。"德·马利维夫人一边说这段话，一边抱住阿尔芒斯。在这可怜姑娘的一生中，这段时间最轻松愉快。幸福的泪水一涌而出，流了满脸。

第十二章

> 美丽的伊内，在寂静中，在灵魂欢乐而盲目的错误里，你采撷青春的甜蜜果实。在命运的打击下，灵魂不久就会消逝。
>
> ——《吕齐亚达》·第三首歌①

“但，亲爱的妈妈，”隔了好久，阿尔芒斯恢复了理智地说话的能力，说道，“奥克塔夫从未对我说过他爱我，就象我觉得一个丈夫对妻子应该做的那样。”“如果我不必起身就能领你去照镜子，”德·马利维夫人回答说，“我将让你看到，你这时眼睛里闪射着幸福的光。并且我要请你重说一遍：你不能肯定奥克塔夫的心。我虽只是他的母亲，但我可以肯定。再说，对于我儿子可能有的缺点，我也并不欺瞒自己。而且一个星期以后，我才希望得到你的回复。”

不知是因为斯拉夫血液在她血管里奔流，抑或是由于过早经历了不幸的缘故，阿尔芒斯能一眼看出生活中的猝然变化所包含的举足轻重的东西。不论这种新情况可以决定她的命运，还是另一个与她无关的人的命运，她都能同样明确地

---

①《吕齐亚达》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莫爱纳(1524—1580)的长诗。

看到它的后果。每天，这种性格或精神的力量既使德·波尼维夫人向她吐露隐情，又使她斥责她。侯爵夫人常就自己最秘密的计划征求她的意见，另一些时候却又说："一个姑娘家有这种头脑，从来不是好事。"

最初的幸福和充满感激之情的时刻过后，阿尔芒斯想，她不应该把自己对奥克塔夫说的有关所谓婚姻的假话告诉德·马利维夫人。"德·马利维夫人没有问过她儿子，"她想，"或者，他向她隐瞒了阻止他意图实现的障碍。"这第二种可能在阿尔芒斯的心里投下大片阴影。

她愿意相信奥克塔夫对她没有爱情。每天，她需要这样来确信，以在自己眼里为友谊的柔情准许他表现的许多殷勤辩护。然而，表哥对爱情满不在乎，这个可怕证据的突然出现，又使她的心情一下子变得非常沉重，连讲话的力气也失去了。

阿尔芒斯作出了极大努力，才没有在此时让自己放声痛哭。"要是姨娘不意看到我眼中有泪水，"她寻思，"那么，她自以为有权从中引出的，会是什么重要后果？尽管她一个劲张罗这场婚事，谁知道她会不会把我流泪的事儿告诉她儿子，作为我回答她的所谓情意的证据？"对这一天结束时阿尔芒斯沉思的神情，德·马利维夫人毫不感到奇怪。

两位妇人一同去德·波尼维府。尽管阿尔芒斯一整天未见表哥，但当她在沙龙里瞧见他时，他的在场也不能把她从悲观的忧愁中解脱出来。她仅仅回了他的礼。她没有说话的力量。她心事重重，在奥克塔夫看来非常明显，一点也不亚于对他的冷漠。他对她忧伤地说："今天，你没有时间想到

我是你的朋友。”

阿尔芒斯凝视着他，以此作为回答。她自己也没想到，她的双眼流露出这种庄严而深邃的表情，使得她又受了姨妈好一顿堂而皇之的教训。

奥克塔夫的这句话刺透了她的心。如此看来，他对母亲的活动一无所知，或更确切地说，毫无兴趣，只愿充当她的一个朋友而已。阿尔芒斯待客人们走后，又听德·波尼维夫人说了一通关于她的各项计划的心里话，最后才终于能独自一人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了。她遭受着忧伤的痛苦折磨，从未觉得自己是这么不幸，生活从未给她带来如此多的痛苦。她怎能不万分严厉地责怪那些小说！有时她听任自己的想象沉湎在这些小说里。在那些幸福时刻，她有勇气对自己说：“假若我生来就有财产，而奥克塔夫照我所了解的性格，又敢于选我作他的终身伴侣，那么，和我在一起，他得到的幸福，会比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在一起多。”

现在，对这些有害的假设，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的日子，阿尔芒斯的深切悲痛丝毫没有减轻。她不可能陷入沉思片刻，而不对世间的万事万物感到完全厌恶。而且，她还不幸强烈地感到自己身份的卑微。对于在假设中她从不敢奢望的婚姻，所有莫名其妙的障碍似乎已经土崩瓦解，但唯独奥克塔夫的心不是她的。

德·马利维夫人看出儿子对阿尔芒斯产生了爱情之后，见他经常呆在众所瞩目的德·奥马尔伯爵夫人身边，感到难过。不过，她只须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情形，就猜出了这种关系只是儿子的怪脾气强加给自己的一个任务。德·马利维夫

人很清楚，如果她询问儿子这件事情，他是会老实告诉她的。但她谨慎地不去问他，甚至连最拐弯抹角的问题也不提出。她觉得她的权利不允许她这样做。由于她认为得尊重自己这种尊严，因此，在和儿子谈他的爱情——她确知对谁的爱情之前，她希望先和阿尔芒斯谈谈这个婚姻问题。

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德·左伊洛夫小姐之后，德·马利维夫人设法整小时整小时地呆在德·波尼维夫人的客厅里。她认为自己看到了在阿尔芒斯和儿子之间发生了什么奇怪事情。阿尔芒斯显得黯然神伤。"可能，"德·马利维夫人暗中思忖，"奥克塔夫虽钟情于她，老是去看她，却没有跟她说过他爱她？"

德·左伊洛夫小姐应该作出回复的日子到了。一大早，德·马利维夫人就派去一辆马车，并给她送去一张小纸条，请她来同度一小时。阿尔芒斯来了，面容枯槁，好象久病初愈。她无精打采地走来，一俟和德·马利维夫人单独相处，就极其平静地说，——从她这种神态中可以看出失望使她坚强："我的表哥性情有点怪。他的幸福，或许还有我的幸福，"她添了一句，脸唰地一下变得通红，"都要求敬爱的妈妈永远别向他提起您由于爱怜我而作的打算。"德·马利维夫人好不容易才装出应允她的要求的样子。"我可能死得比我设想的早。"她对阿尔芒斯说，"那样，我儿子就娶不到世上唯一能减轻他性情的不幸的姑娘。我肯定你作出这个决定是由于金钱的原因。"她停了一会，又说，"奥克塔夫老有心里话对你说，不会蠢到不对你吐露我可以肯定的事儿，即他全心全意、一往情深地爱你。这说得够明白了，我

的孩子。除了某些狂躁的时候，——这会日渐减少，——可能使你责备我介绍的丈夫的性情，其余的时候，你会象当今为数不多的女人那样，享受到被人亲爱的甜蜜生活。在有可能出现兵荒马乱的年月，一个男人性格坚强，极可能为他的家庭带来幸福。

"你本人也清楚，我的阿尔芒斯，把一般人压得粉碎的外界障碍，对奥克塔夫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只要他心情平静，便是全上流社会的人沆瀣一气，与他作对，也不会使他愁上一刻钟。然而，我可以肯定，他心情的平静取决于你的同意。你自己评断评断，我是怎样热烈地恳求你的同意。因为我儿子的幸福全依仗你呀。四年来，我昼思夜想，希望找个办法使他安心，却没有找到。终于，他爱上了你。至于我哩，我会成为你极端的多心的牺牲品。你不愿因找个阔得多的丈夫而被人说闲话。可是，如果我没看到儿子与我平生最喜欢的姑娘结婚，就会对他的前途担忧，就会忧郁而死。"

对阿尔芒斯来说，这些担保奥克塔夫爱她的话听上去令人心碎。德·马利维夫人从年轻亲戚的回答中听出一丝气恼和自尊心受伤的意味。晚上，在德·波尼维夫人家，她注意到儿子的出席并未使德·左伊洛夫小姐消除烦恼。这种烦恼产生的原因，在于担心对待所爱的人没有表现足够的自尊，以及害怕可能因此失去他的尊重。"难道一个无家可归的穷姑娘应该遭受此种忽略？"阿尔芒斯在心里问自己。

德·马利维夫人极为不安，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后，她终于停留在这种想法上：显然，正如阿尔芒斯对她说的那样，他根本没有向她谈过他的爱情。但这或许是由于儿子性

情古怪的缘故。

德·马利维夫人想："在这一点上，奥克塔夫有可能不好意思？他钟爱表妹，她是世上唯一能使他不忧郁的人。他这种郁郁寡欢可真叫我替他提心吊胆。"

深思熟虑之后，她拿定了主意。有一天，她以相当漫不经心的口气对阿尔芒斯说："我不知道你对我儿子说了些什么，让他灰心泄气。他承认对你极为爱慕，最最敬重，能娶到你是幸福之至的事情。但同时，他又告诉我，你对他最珍贵的心愿设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还说，他肯定不愿让我们为了他的事儿来缠你，靠这种办法来娶你。"

第十三章

啊！在我惶惶不安的心里，我感到烈火蔓延，慢慢烧进了血管与骨头。

——《阿罗卡那》①第二十二歌

阿尔芒斯眼里流露出极端幸福的表情，这使德·马利维夫人得到安慰。因为她为自己在这场甚为严肃的谈判中撒了一个小谎而负疚。“无论如何，”她思忖，“促使这两个可爱然而有点清高，彼此间的柔情蜜意世上少见的孩子结合，有什么坏处？保住儿子的理智，难道不是我的首要职责？”

德·马利维夫人刚作出的不寻常的决定，把阿尔芒斯从一生中所经受的最深切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一会儿以前，她还希求一死，此刻，估计出自于奥克塔夫之口的这些话，却把她推上幸福的顶峰。她先前曾决意永不接受表兄的求婚，现在这温馨的话又使她满怀希望，憧憬有许多年的幸福。“在他结婚前的六年里，我可以悄悄地爱他。”她自言自语道，“我将同成为他的伴侣一样高兴，或许还更高兴。人们不是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可能有惬意的结婚，却没有美

①西班牙的史诗，描述征服美洲的过程。

妙的婚姻吗？我怕嫁给表兄。设若我发现他不是男人中最幸福的一个，我自己也会灰心失望到极点。如果我们在纯洁而神圣的友谊中生活，那么事情恰恰相反，生活中任何渺小的利益都挨不着我们感情的边，更别说使它枯萎。”

阿尔芒斯怀着平静而幸福的心情掂量着从前为永不接受奥克塔夫的求婚而找的理由。“在上流社会，我会被人当成勾引了少爷的伴娘。还在现时我就知道德·安克尔公爵夫人和那些令人尊敬的夫人们，例如，德·塞辛侯爵夫人，她把奥克塔夫看成自己某个女儿的丈夫，会说什么话。

“由于我同巴黎最受信任的女人们亲密相处过，我的名声也就落得更快。她们可以说尽我的坏话，别人都会相信。天哪！她们会把我赶进哪个羞愧的深渊？而奥克塔夫有朝一日会因此失去对我的信任，因为我毫无自卫能力。在哪个沙龙里我可以大声说话？我的朋友在哪里？再说，对这种明显的卑下行为，又能作什么辩白、解释？要是我有家，有兄弟父老，他们会相信，如果奥克塔夫处于我的境地，而我家资巨万，我会同今日一样，对他忠贞不渝吗？”

阿尔芒斯头脑清醒，能强烈地觉察与金钱有关的卑劣手段。不久之前，奥克塔夫谈起一桩引起大哗的多数票事件时，对她说过：“我希望，当我在有选举权的生活中占有一席时，不象那些先生们这样任人收买。我可以每天只靠五法郎过活，而我拟个假名，以某个工场化学师的身份，在全国任何地方都可挣到两倍于这个数目的钱。”

阿尔芒斯那样兴奋，以致不拒绝审度任何反对她的言论，哪怕这样做会带来危险。“若是奥克塔夫喜欢我，甚于

喜欢与他门当户对的妻子会给他带来的财产与靠山，我们就可以去找个僻静地方生活。为什么不能去多菲内，他经常跟我提起的德·马利维采邑，在那肥沃土地上一年住十个月？上流社会很快会把我们给忘了。……是的，但我呢，我忘不了地球上有一个地方，我在那儿受尽欺凌，而他们使用的都是最冠冕堂皇的武器。

“对于一位生来就有财产的姑娘，看到她所热爱的丈夫心中的爱情已经泯灭，乃是最大的不幸。可是，这种如此可怖的不幸对于我，却还根本不算一回事。即使他继续亲我爱我；只要担心他会这样想：我爱他是因为我们的财产有天差地别，每一天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他不会有这种想法，我愿意这样认为，可是一些匿名信，象人家寄给德·波尼维夫人的那些，会把这一点给他挑明。他每从邮局收到一个包裹，我都会颤抖一阵。不，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接受奥克塔夫的求婚。考虑到荣誉而作出的决定，对于我们的幸福是最为稳妥可靠的。”

阿尔芒斯如此兴奋的日子的第二天，德·马利维夫人和德·波尼维夫人去了坐落在昂地利山坡上，树林掩映之中的华丽宫邸。德·马利维夫人的医生叮嘱她骑马或者散步。到达的次日，她就想试一试专门从威尔士为自己和阿尔芒斯买来的两匹可爱的小种马。开始时，奥克塔夫陪着这些妇人。刚刚骑了两里路，他就认真注意到表妹对自己的态度更谨慎了一点，并且特别注意到她显露的快乐心绪。

这个发现让他思索再三。以后的时间里他所观察到的事情证实了他的怀疑。对于他来说，阿尔芒斯不再是原来的阿

尔芒斯了。显然，她即将结婚。他就要失去世上唯一的朋友。在扶阿尔芒斯下马时，他找了个机会对她说话，没让德·马利维夫人听到自己说了什么。“我担心我漂亮的表妹很快就将改换姓氏①。这事儿会夺去世上唯一愿给我友谊的人。”“永远不会。”阿尔芒斯对他说，“我决不会中止对您的最忠贞不渝，最专一的友情。”但她匆匆地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显得如此幸福，以致早已疑心重重的奥克塔夫发现他的担忧全部被证实了。

可以说，第二天骑马的时候，阿尔芒斯对他友善的态度和亲密的神态完全搅乱了他的平静。“我看出来了，德·左伊洛夫小姐的言行举止有了根本的改变，”他暗想，“几天来，她非常激动，现在又十分高兴。我对这种变化的原因毫无所知。因此，它只可能是冲着我来的。

“有谁象我这么蠢，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做挚友？她一结婚，什么便都完了。是我可恶的自尊心使我宁肯死一千次，也没有勇气把我告诉德·左伊洛夫小姐的心里话，告诉一个男人。

“干点事儿或许是个办法。但我不是抛弃了所有合适的事儿？说实话，六个月来，我唯一干的事儿，难道不是竭力使自己被自私庸俗的上流社会看得可爱一些？”为了至少沉湎于这种有益的折磨，每天和母亲她们散完步后，奥克塔夫便离开昂地利，上巴黎去交游拜访。他努力养成新习惯，以填补这位迷人的表妹离开她的社交圈子，跟随丈夫去后留下

①西俗女子嫁夫后随夫姓。此处改换姓氏即意味嫁人。

的空白。这个想法使他感到有必要马上付诸实行。

他的心情愈不痛快，他就愈讲话，愈尽力寻欢求乐。他所害怕的，是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他尤其怕瞻望前途。他老是说："我过去是个孩子，才选姑娘作朋友。"这句话由于涵义明显，在他眼里很快变成类似某种格言式的东西，并且阻挠他在自己心中更进一步地苦思苦索。

阿尔芒斯看到他闷闷不乐，大受感动，常常责备自己告诉他那句胡诌的心里话。有一些日子，看到他出发去巴黎，她真想把真相告诉他。"但是，"她暗想，"这谎话是我抵挡他的全部力量。只要我仅仅向他承认我并没有订立婚约，他就会央求我满足他母亲的愿望。我又怎么回绝？然而，我永远不能答应，不管出于何种理由。不，所谓和我喜爱的、他不认识的人结婚，是我唯一的防御手段，以抵抗会把我们两人都葬送的幸福。"

为了驱除这位过于亲爱的表兄心中的愁云，阿尔芒斯允许自己和奥克塔夫开些最富友情的小玩笑。这位言行举止如此真挚自然的姑娘，那么天真，那么优雅，对永恒的友谊充满了自信，经常使得奥克塔夫阴郁的愤世嫉俗心理解除了武装。他不由自主地变得开朗。在这些时刻，阿尔芒斯同样感到万分幸福。

"尽自己的责任真愉快！"阿尔芒斯想，"假如我作了奥克塔夫的妻子，我，一文不名，无家可归的姑娘，会这样高兴吗？成百上千个残酷的猜疑会围攻我。"但她对自己和对别人都感到那么满意的时刻过后，阿尔芒斯终归待奥克塔夫又比她原打算的要好。她出言谨慎，所表述的除了最圣洁

的友谊，其它一概不说。但说某些话的音调，说话当儿有时流露出的眼神，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奥克塔夫从中看出最热烈的感情。他为此欣喜，却不理解其中的缘故。

自从他持续不断地想着表妹起，他就不再以个人感情去评价世上别的事儿。他又变得正直，甚至宽容大度。他的幸福使他一改对许多事情挑剔的议论：蠢人在他看来，不过是些不幸降生的人罢了。

“假设一个人长着黑发，难道是他的过错？”他对阿尔芒斯说，“但如果他的发色使我觉得不舒服，那么我小心避开这个人就是了。”

奥克塔夫在几个社交圈子中被认为是讨厌的人。蠢人们见了他本能地觉得害怕。这时他们却同他握手言欢了。他经常把表妹给他带来的幸福带到社交场上。人们一旦少怕他几分，便觉得他的可爱更加纯真。必须承认，在他的步态中，有一种飘飘欲仙的神气，这是连他自己都未承认的那种幸福带来的。对他来说，日子快活地、匆匆地度过。他对自己的评价不再带有那种冷酷无情的推理痕迹，也不再满足于青春初期左右他所有行动的生硬严峻。尽管常常开了头不知如何结尾，他讲话却比过去大有起色。

第十四章

一颗幼稚的心。或是根本不见周围人的缺点，或是把他们的缺点看得巨大。这是内心燃烧着火的年轻人的通病。

——郎普那尼①

有一天，奥克塔夫在巴黎获悉，他最经常并且最乐意见到的一个男人，他的一个朋友，就象上流社会中人们所说的那样，借助在他看来最无耻的行为（骗来的继承权），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产，以供大肆挥霍。他一回到昂地利，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个讨厌的消息告诉德·左伊洛夫小姐。她发现他容忍了这件事情，厌世的脾气没有发作。他不愿与这人一刀两断。

另一天，他老早就从庇卡底的一座城堡回来了。他本要在那儿住一晚。“说的话儿索然寡味。”他对阿尔芒斯说，“老是打猎啦，乡间美景啦，罗霄尼的音乐啦，艺术啦，等等！还装着对这些事儿感兴趣，尽撒谎。这些人真蠢，心惊胆战，以为处于一座陷入重围的城池，严禁谈论有关包围的

①十七世纪意大利米兰的诗人、历史学家、教士。

消息。可怜的家伙！和他们在一起真不痛快。”“那么，去看看围城者吧。”阿尔芒斯说，“他们的滑稽可笑会有助于你忍受‘军队’的荒唐。出身把你投进这支‘军队’。”“这可是个大问题，”奥克塔夫说，“在我们的某个沙龙，当我听见某个朋友说出一个或荒谬或残忍的见解时，天知道我是否忍受得了。但我终究有幸能缄默不语。我的痛苦是看不出来的。当我让人把我介绍给银行老板马尔提涅时……”“那么，”阿尔芒斯说，“这个那样精明，那样聪敏，那么图虚荣的人一定张开两臂来迎接你。”“也许如此。但从我这边来说，不管我试图表现出多么稳重，多么谦和，多么不爱做声，我最终还是说出了我对某事或某人的看法。一会儿后，客厅门推开了，有人通报某某先生，某地的作坊老板到了。他一副中音，从门口就叫起：‘您相信吗，亲爱的马尔提涅，有一些极端保王分子相当呆板，相当庸俗，相当愚蠢……’说到这里，这位诚实的作坊老板就逐字逐句地重复我刚谦虚地谈出的看法。怎么办呢？”“不听。”“我本也会是这样。我可不是来这个阶层纠正粗暴举止和荒谬思想的。而且我要在街上遇见这个男人，我都不愿意给他和我握手的权利。但在这个沙龙里，我不幸未能确确实实这样做。谢天谢地，我从中感到了那些先生们大肆鼓吹的‘平等’！例如，在马尔提涅家，当人家通报我的到来时，你叫我拿爵衔怎么办！”“但你原打算什么时候能够，并且不触怒你父亲，就去掉这个爵衔。”“大概是吧。但去掉这个爵衔，只把我的名字告诉马尔提涅家的仆人，岂不显得软弱，就象卢梭叫他的狗‘土耳其人’，而不叫‘公爵’，因为房里有一

位公爵。①”

“但在那些自由派的银行老板家中，人们并不那么仇视衔头。”阿尔芒斯说，“有一天，四处游玩的德·克莱斯夫人出席了蒙当热先生家的舞会。你很清楚，那天晚上，她硬说他们如此崇敬衔头，以致听到有人通报‘上校夫人女士’。这话弄得我们忍俊不禁。”“自从蒸汽机成为世界的女王以来，爵衔就成了可笑的衣饰。但总之，我自已也穿上了这件奇装异服。假若我不挺住，它就会把我压垮。这爵衔招来人们的注意。如果我不驳斥作坊老板打雷一般的嗓音从门口就叫起的话，就是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些蠢话，某些眼光难道不会打量我吗？这就是我性格的弱点：我不能摇头晃脑，奚落一切，象德·奥马尔夫人所希望的那样。要是我瞥见了那些目光，那晚余下的时间，我的快乐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我为了知道人们是否想侮辱我而进行的猜度，可以搅得我心中三天不宁。”

“但你强加给他们的那种举止，你是否可以肯定那就是粗鲁呢？有一天，你不是看到达尔马②的孩子和某公爵的儿子在同一个寄宿学校读书？”“成为沙龙里的中心人物的，是那些四十五岁上下，在大革命中发了横财的男人，而不是达尔马的儿子们的同学。”“我可以打赌，他们比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聪明。是谁在贵族院里引人注目？有一天你本人也

①卢梭在《忏悔录》第二部中说到，他有一条狗名叫“公爵”，自从他和一些公爵来往后，便改称狗为“土耳其人”。在法语中，“公爵”与“土耳其人”音相近。

②达尔马(1763—1824)，法国名演员，曾为拿破仑所赏识。

痛苦地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啊！要是我再给漂亮的表妹上逻辑课，我就象是在取笑她！一个人的聪明与我有什么关系！是他的举止言行可以使我忧愁。比如说，德·×××先生，我们中最蠢的人，他也许十分可笑，但他从来不冒犯人。有一天我在德·奥马尔夫人家讲述我去里央古的小游，谈到了某公爵从曼彻斯特买进的最新式的机器。在那儿的一个男人突然说：‘不对。这不是事实。’我可以肯定他并不希望使我难堪，可是这种粗暴行为让我有一个钟头没有说话。”

“这人就是银行老板吗？”“他不是我们的熟人。好笑的是，我写信给里央古纺织工场的工头，他认为那位反驳我的男人言之无理。”“我不觉得蒙当热先生，即上德·克莱斯夫人家的那个年轻的银行老板举止粗鲁。”“他们装腔作势，虚情假意。这是一种变态，一旦他觉得心慌，便变得粗鲁。”

“我觉得他们的妻子很美丽。”阿尔芒斯又说，“我想知道，她们是否由于怕人中伤而使用仇恨或庄重的调子，从而使谈话变得黯然失色，就象我们中间时有发生的那种情况。啊！我真希望有一个好鉴赏家，象我表哥一样，能把那些沙龙里发生的事情讲给我听！当我看见银行家们的老婆坐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里，我就渴望听她们谈论些什么，并且渴望加入她们的谈话。当我看见其中一个漂亮的，——而且有一些妩媚的，——我就想跳过去搂住她的脖子。这一切在你看来未免有点孩子气，但我对你，如此精通逻辑的哲学家说：如果你只看到一个阶级，你又怎么认识整个人类？而且你看

到的只是一个最无活力的阶级，因为它距实际需要最远。”

“而且这还是最装模作样的阶级，因为它自以为被人注视。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为对手提供论据倒是美事。你承认这点吧。”奥克塔夫笑着说道，“你相信吗？在圣依米耶家，德·×××侯爵先生有一天大肆嘲笑一些小报，断言说不知有这些报纸的存在。而昨天他却喜出望外，因为《曙光报》对他的对头，新近当上国事顾问的德·×××伯爵先生进行了卑鄙的奚落。他口袋里放着那一期报纸。”“这就是我们这种地位的一个不幸。看着那些蠢人制造最荒诞无稽的谣言，却不敢对他们说：漂亮的蒙面人，我清楚你的底细。”“我们不能开最快活的玩笑，要是敌对派听到了，他们也会笑的。”

“我只通过虚情假意的蒙当热和有趣的传奇喜剧认识银行老板。”阿尔芒斯说，“但我怀疑，就爱钱如命来说，他们是否比我们中的某些人更甚。你知道，要使整个阶级臻于完善，这可不容易。我不再向你说我乐于知道那些女人的消息。但，正如德·×××老公爵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并冒着触怒亚历山大皇帝的危险，弄来《帝国报》后，在彼得斯贝格所说的：难道不应该读一读他的反对派的备忘录？

“‘我要对您说很多，但不张扬，’达尔马在《波利约克特》①中说得那么好。其实，你和我，我们都肯定不愿和那些人生活在一起；但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所想的和他们同出

---

①《波利约克特》第四场六幕，塞维尔对法比安透露：
我要对您说很多，但不张扬，
基督教派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 ——原注

一辙。在我们这个年纪，决心终生站在战败的一方，真叫人寒心。”

“我们就象基督教行将占上风时异教偶像的祭司。今天我们还可以迫害人，还有警察和预算为我们服务。但得明白，我们或许就要为舆论所折磨。”“你可真是抬举我们，把我们和异教徒那些好祭司相比。我看，在我们，你和我的处境中，有某种更加靠不住的东西。我们处在这个阵营里，分享的只是不幸。”“说得太实在了。我们看着那些可笑的角色，却不敢笑他们。他们的优势使我们难以忍受。我的姓氏古老又有何用？要利用这种优势，我非得难为情不可。”

“那一类年轻人的谈吐有时让你直想耸肩。由于怕忍不住，你便急急忙忙地说起德·克莱斯小姐精美的画册或者帕丝塔夫人的歌。而另一方面，那些在四分之三的问题上与你想法一致的人，他们略嫌粗鲁的举止言谈，以及你的爵衔，又使你不愿见到他们。”

“啊！我真想操纵一门炮，或开一台蒸汽机！我要是某个工场的化学师，那该有多么高兴！因为粗鲁的言行对我会算不了什么事儿，有一个星期就可习惯。”“除非你肯定它没有那么粗鲁。”阿尔芒斯说。“哪怕再粗鲁十倍，”奥克塔夫接着说下去，“它也有‘玩玩’陌生语言的有趣之处。但必须改名叫马尔丹先生或勒诺阿先生。”“你未必找不到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曾在自由党人的沙龙里探察过？”“我的许多朋友都上那儿跳舞。他们说那里的冰淇淋极好，也就仅此而已。哪一天我自己去看看，因为，对一种也许并不存在的危险，连续考虑了一年之后，绝不会想出什么蠢主

意来的。”

阿尔芒斯终于使他说出他已想好办法，去那财富而不是出身允许前往的社交场所露面。“噢！对的，我已经想出办法了。”奥克塔夫说，“但药也许比病本身更糟。因为它必须让我付出代价，远离巴黎，去度过生命的若干个月。”

“这是什么办法？”阿尔芒斯问，忽然一下变得十分严肃。“我去伦敦。在那里自然看得见上流社会的所有头面人物。去了英国，怎能不让人引见兰斯道恩侯爵、布拉汉姆先生和霍伦德勋爵？这些先生会给我谈到我们法国的名流。他们会因为我不认识这些人而大觉惊讶。我将对此深表遗憾。回来，我便让他们把我介绍给法国所有享有名望的人。我的这些活动，即便人们赏脸，在德·安克尔公爵夫人家谈到，也不会被人认为是与我的思想背道而驰的。人们或许认为这些思想与我的名字紧密相联，不可分离：这只不过是极其自然的愿望，想攀识一下人们生活的时代的上层人物而已。如果见不到富瓦将军，我将永远不能饶恕自己。”阿尔芒斯没有吭声。

“我们的所有支持者，”奥克塔夫又说，“最终直至王朝的作家们，他们负责每天上午在日报上鼓吹出身和宗教的好处，都是由这个具有所有优势，只出身除外的阶级提供的，这难道不是丢脸的事情。”“啊！要是德·苏比拉纳先生听见了可不得了！”“别折磨我，触我最大的痛处——每天不得不撒谎……”

极其亲切的语调使这些离题万里的话得到宽容。这些话所以令人喜欢，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无限的信赖。但对于第

三者，它也可能极其无聊。我们只须指出这点便足够了：对于德·马利维子爵，他令人瞩目的地位远不是能使他无忧无虑的快活之源。

即使我们是忠于史实的历史学家，也并非毫无危险。中断一个如此简单的叙述的打算，可以带来在音乐会中间"啪"地放一枪的后果。再说奥克塔夫并非哲学家，而且他对他那个时代上流社会分成的两种类别，描绘得也极不公正。但奥克塔夫不象年逾半百的贤哲一般思考，难道是什么丑事？

第十五章

我从这种思想里汲取了多少精华！我要强迫才子们寻找我喜欢的东西吗？强迫他们为我解出所有的谜？强使他们进行我计划的毫无希望的事业？

——浮士德博士①

奥克塔夫如此经常地从昂地利去巴黎会见德·奥马尔夫人，以致终有一天，隐隐的妒意把阿尔芒斯的快乐心情驱逐个一干二净。晚间，等表兄一回来，她便行使主权："你想迫使令堂说出一件她永不愿告诉你的事情吗？""也许想。""那好，三个月，也就是九十天内，你不要拒绝任何舞会的邀请，并且只在跳过舞后才离开。""我希望先休息十五天。"奥克塔夫说。"你倒不刁钻。"阿尔芒斯说道，"可到底答应不答应呀？""我全答应，只是连着三个月不行。因为有人在这拴住我的心，"奥克塔夫笑嘻嘻地说，"我会开小差的。我老早以来就有个想法。昨天，在德·×××先

①见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娄（1564－1593）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司汤达曾认为这部作品在歌德的《浮士德》之上。

生盛大的晚会上，——我好象猜着了你的命令，在那里跳了舞——它又不依我的意志，缠了我整整一晚。假若我离开昂地利六个月，我就有两个打算，比去英国的更有趣。

“第一个是让人管我叫勒诺阿先生。我用这个悦耳的名字去外省，教授算术、技术中的应用几何，以及人们想学的所有知识。我将上路去布尔日、奥里亚克、卡奥尔。我将轻而易举地得到许多议员、科学院院士的荐举信，把学者和保王党人勒诺阿介绍给省长们。

“另一个计划还要有趣。如果以教师的身份，我只能看到一些小青年，他们热情洋溢，变化无常，会很快使我厌倦；再就是能了解教会的某些阴谋。

“我拿不定是否该把我最妙的计划告诉你。我将改名为皮埃尔·热尔拉。我去里昂或日内瓦，在那儿给某个年轻人当仆人。他命中注定在世上扮演和我差不多的角色。皮埃尔·热尔拉将带着德·马利维子爵的证明信，证明他忠诚地服务了六年；评语极佳。一句话，我将借用有一次被我从窗户扔出去的可怜的皮埃尔的姓名和经历。有两三位相识答应出具通融证明。他们会用工具把这些证明密封在蜡团里。通过这个办法，我希望被安排在某个富可敌国的英国青年或议员之子家中。我会想到用稀释的酸液把手蚀坏。我学会了擦皮靴，跟我现在的仆人，勇敢的下士沃莱普学的。三个月来，我把他的本事全偷了过来。”

“哪天晚上，你的主人喝得酩酊大醉，会给皮埃尔·热尔拉吃几脚。”

“假若他要把我从窗户扔出去，我会预见到，并且自

卫。第二天我就会去告假，但对他毫无怨恨。”

“你会因为犯有极该受谴责的背信罪而变成罪人。我想，人们可以让一个年轻农夫看到自己性格的缺点，因为他不可能理解其中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但决不能让本阶级的人看到。”

“我永远也不会把无意中了解的事情张扬出去。再说，一位‘主子’，——就象皮埃尔·热尔拉那样说话吧，——很可能碰到的一位骗子，实际上却只是个好奇的人。理解我的不幸吧。”奥克塔夫继续说，“有些时候，我的想象如此愚蠢，把地位给我带来的东西看得过大，以致我虽不是君主，却渴望隐姓埋名。在不幸，在荒唐可笑，在我对某些事物的极其重视上，我是君主。我迫不及待地需要看到另一个德·马利维子爵行动。既然我不幸充当了这个角色，既然我深深地、然而无辜地为自己不能成为德·里央古先生的梳棉机制造工场首任工头之子而遗憾，那么，一定得当六个月的仆役，才能使德·马利维子爵弥补他的许多缺点。

“这是唯一的办法。我的自尊心在我和他人之间筑起了一堵铜墙铁壁。亲爱的表妹，您的存在，使这堵墙垮了。在您面前，我不做任何坏事，但不幸，我没有魔毯，不能把您带到所有地方。当我骑上马，和‘朋友’中的某一位在布洛涅森林里一道奔驰时，我不能看到您作为第三者出现。紧接着初相识的那阵，这些朋友中并无任何一人因我的话而疏远我。最后，过了一年，当他们完全了解我以后，便显出最冷酷无情的样子，宁愿——我认为是这样，——让魔鬼知道他们的行动和思想，也不愿让我知道。我不愿肯定有许多人没

把我当成吕西菲本身．象德·苏比拉纳所说的好话之一，‘专临凡界，使他们提心吊胆’。”

当他们在蒙利庸树林散步时，奥克塔夫离德·波尼维夫人和德·马利维夫人几步远，把这些怪诞的想法告诉了表妹。这些混乱的思想盘据了阿尔芒斯的心。次日，表哥出发去巴黎后，她无忧无虑，经常活泼得近于发狂的神气为痴凝不动的，可怜巴巴的眼神所替代。如果奥克塔夫在场，他是没法把自己的目光从这上面移开的。

德·波尼维夫人邀来众多宾客。奥克塔夫不再常有机会去巴黎，因为德·奥马尔夫人也来昂地利住了下来。与她同时，来了七、八位极为摩登的女郎，其中大多数由于思想的机灵或在上流社会中获得的名声而惹人注目。但她们的可爱只使迷人的伯爵夫人更获成功。只要她在沙龙里出现，她的对手就黯然失色。

奥克塔夫相当敏感，不可能觉察不出这点。因此阿尔芒斯更加经常地显出心事重重。“我可以怨谁呢？”她暗自思忖，“谁也不能，更不能埋怨奥克塔夫。难道我没对他说过我喜欢另一个男人？他的性格过于高傲，决不会满足于在人家心中屈居第二。他爱德·奥马尔夫人。这是个绝色佳人，她的美貌天下传闻。可我呢，甚至谈不上漂亮，我可以对奥克塔夫谈的，只是索然无味的志趣问题。我确信我常常使他讨厌，或者我只是作为姊妹使他注意。德·奥马尔夫人的生活快快活活，与众不同。她呆在什么地方都不烦闷。而我觉得在我姨妈的沙龙里，如果听人说话，会常常感到无聊。”阿尔芒斯流出眼泪，但这颗高尚的心灵却没有堕落到仇恨

德·奥马尔夫人的地步。她专心致志地注意那位可爱女人的一举一动。那女人经常让她感到不胜羡慕。然而每份羡慕，都象匕首的一刺扎在她的心上。安宁的幸福烟消云散，阿尔芒斯受着种种焦灼不安的激情的折磨。德·奥马尔夫人的在场发展到比奥克塔夫本人的在场更使她慌乱不堪的地步。对于习性和处境都不允许以稍稍轻佻的方法招人喜欢的人，当妒嫉撕裂她的心的时候，这种折磨就尤为可怕。

第十六章

让罗马沉入台伯河，让帝国的高大拱门倒塌。这儿是我生存的空间。纷纷列国，不过是堆堆泥土，粪秽既养育人类，也养育禽兽。生命的崇高就是这样互相爱慕。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①第一幕

一天晚上，人们度过酷热的白昼后，在簇围着昂地利山岭的幽谧的栗树林中缓缓散步。日中有些时候，这些树林由于那些好奇游客的光临而大煞风景。在这个迷人之夜，皎洁的夏月华光恬静，孤立的小山岗若隐若现，一片朦胧的景色。和风在树木间嬉戏，更使这妙不堪言的夜晚平添几分美色。也不知出于什么心血来潮，德·奥马尔夫人这天想把奥克塔夫一直留在身边。她对周围的人不屑一顾，却殷勤地对奥克塔夫回忆往事，说她生平第一遭与他相见，正是在这片林子里。“你那时装扮成一个巫师。从来没有一场初晤比这更有好兆。”她补充说，“因为你从未使我厌倦过。再没有一个男人可以得到我这种评价。”

---

①莎士比亚的剧本，写于一六〇六年。

阿尔芒斯和他们一同散步，不禁感觉到这些回忆极含感情。任什么人也没有这位出色的伯爵夫人这么可爱。她平时那么快活，却也可以纡尊降贵，以严肃的口吻来谈论人生的重大利益和到达幸福国度的必经之路。奥克塔夫离开德·奥马尔夫人一伙，不久便和阿尔芒斯落在后面，离散步的人群尾子有几步远。他开始最详尽地向她讲述有德·奥马尔夫人介入的生活插曲。“我寻求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他说，“是为了防止刺激谨小慎微的德·波尼维夫人。倘若不是这样小心，她也许早已对我疏而远之了。”一件如此有情的事儿说了出来，却没有提到爱情。

当阿尔芒斯能够希望自己的声音不暴露出纷乱如麻的心情时，对他说：“亲爱的表兄，我以为，你给我讲的一切，对我都是金口玉言。但我注意到，你从未预料到你的尝试这么快成功，所以不能向我吐露真情。”“对于这个，我有现成的回答。梅莉·德·苔尔桑小姐和你，你们有时大肆讽刺我的成功，比如说，两个月前的一天晚上，你甚至指责我自鸣得意。那时我本可以告诉你我决定对德·奥马尔夫人装出的感情，但你必须好好看待这事才成。在成功之前，你机俏的才智也许不会停止嘲讽我的渺小计划。今天，美中不足的是，德·苔尔桑小姐不在场。”

奥克塔夫说这些空话时音调深沉，近乎委婉，对所提到的那个漂亮女人的放肆风流，流露出鄙夷之意，而对与之倾吐衷曲的朋友，则含着一往深情的忠诚，以致阿尔芒斯毫无勇气拒绝被他这样爱恋的幸福。她靠着奥克塔夫的手臂，仿佛陶醉了一般听他说话。谨慎能在她身上产生的作用，充其量

是不说话而已。否则，她的音调会使表兄觉察出他引发的满腔激情。树叶在晚风吹拂下窣窣作响，仿佛给他们的静默添加魅力。

奥克塔夫注视着阿尔芒斯的一双大眼。她也盯着他的双眼。好一阵以来，他们听到某种声音，并未加以注意，现在，他们突然一下明白了。原来德·奥马尔夫人见奥克塔夫不在身边，感到惊异，而且又想他陪着自己，便使出全身力气呼唤他。"有人叫你。"阿尔芒斯说。这句话虽如此简短，但她说出来却有气无力，除了奥克塔夫，任何人都会从中感觉出她对他的爱情。但他对于心中发生的事如此惊诧，被压在胸前，仅为一层薄薄的罗纱所罩住的阿尔芒斯的手臂弄得如此心慌意乱，以致注意不到旁的任何事情。他神思恍惚，领略到了最幸福的爱情的乐趣，并且几乎承认了这一点。他望着阿尔芒斯迷人的帽子，注视着她的眸子。他从未发现自己如此违背了不恋爱的誓言。他原以为只象往日那样和阿尔芒斯谈笑谈笑，可笑话却突地一下变得认真，出乎意料。他觉得自己被拖着走，也不再细细思索。他到了幸福的顶点。这是机运有时作为对许多痛苦的补偿，赐予生来十分敏感者的瞬息即逝的时刻之一。生命力在心中聚集。爱情使他把所有同他一样并非圣贤的人忘却。在一瞬间，人们享受的生活乐趣比长年累月的更多。

德·奥马尔夫人喊"奥克塔夫"的声音还不时地可以听到。这声音终于把可怜的阿尔芒斯的謹慎完全夺走。奥克塔夫觉得他不得不放开她稍稍压在胸脯上的丰腴手臂。他得和阿尔芒斯分开。在和她分手时，他差点鼓起勇气握住她的手

压在嘴唇上。如果他所以敢于作出这种爱情的表示，那是因为阿尔芒斯这时心慌意乱，让他窥见，或许是向他流露了她对他的感情。

他们走近其他散步者。奥克塔夫走在前边一点。德·奥马尔夫人刚看见他，便赌着气，以阿尔芒斯不能听见的声音对他说："这么快又见到你，我真觉得惊讶。你怎么能为了我而离开阿尔芒斯？你爱上了这个漂亮的表妹了吧？别抵赖，我看得出来。"

奥克塔夫尚未从刚才陶醉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他老是看见阿尔芒斯的那条丰腴手臂压在他的胸脯上。德·奥马尔夫人的话对于他好似晴天霹雳。他感到自己被击中了。

他觉得这个轻佻的嗓音好似命运的判决，从天而落。他觉得她的声调异常。这突如其来的话使奥克塔夫发觉自己内心的真实情境，把他从幸福的顶峰推入可怕的、渺无希望的不幸之渊。

第十七章

假若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和所有的时间是安排吃和睡，那这个人是什么？是畜生，最多如此……真正的伟大，绝不是没有崇高理由的激动，而是在名誉岌岌可危时，高尚地找出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争吵的原因。

——《哈姆雷特》①第四幕

他竟然意志薄弱，违背了自己三番五次发的誓愿！毕生之志毁于一旦。他刚才失去了自尊的所有权利。从此以后，上流社会将拒他于门外，因为他德行不佳，不配在里面生活。对于他，只剩有孤零零地在某块荒漠深处生活这条路可走。本来，极端的痛苦，又是不期而至，便是在最坚强的心里，也会引起些微慌乱。幸而奥克塔夫及时发现，如果他不以最平静的神态立刻回答德·奥马尔夫人，阿尔芒斯就可能名誉扫地。他本来同她生死与共，何况德·奥马尔夫人的话已被两、三个人听见，他们既对他恨之入骨，也憎恶阿尔芒斯。

“我，我恋爱？”他对德·奥马尔夫人说，“哎！看来

①莎士比亚的名剧，成于一六〇〇年。

上苍拒绝给我这个恩赐。我既未好好地领略过爱情，也并不对此强烈惋惜。我每天都看到巴黎最迷人的女人，却犹嫌不经常。取悦于她，大概是我这般年纪的男子可作的最求之不得的打算。她也许不会接受我的敬意。但话说回来，我从未觉得自己有那么狂妄，竟敢向她作那种表示。和她在一块我从未失去最沉着的冷静。要真作出那种野蛮和不知趣的行为，我真会为不论何时在任何女人面前都无地自容而绝望。”

奥克塔夫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他巧妙地把这番几乎议会发言般的解释说得慢一点。这些话被人一字不漏地听去了。那里有两三个屈膝求爱之辈，经常以为在奥克塔夫身上看到了幸运的竞争对手的影子。奥克塔夫幸而想出了一些刺人话。他侃侃而谈，继续折磨他们的自尊心，末了，终于有理由希望谁也不会再想起德·奥马尔夫人无意说出的再真实不过的话。

她说那些话时神态真挚。奥克塔夫想，必须让她注意她自己。在证实他不可能恋爱以后，他平生第一次允许自己对德·奥马尔夫人说了些算得上多情的含蓄话。她对此大觉惊讶。

晚聚要结束时，奥克塔夫确信自己排除了一切怀疑，开始有时间想到自己。他担心人们分手后，无人干扰他正视自己的不幸这一时刻到来。他开始数宫里的挂钟敲响的钟点。午夜的钟声早已敲过，但晚聚如此美妙，人们都流连忘返。一点钟敲响了，于是德·奥马尔夫人送走朋友们。

奥克塔夫的忧心暂缓了一会儿。他得去找母亲的仆人，

告诉他自己上巴黎去睡。这事办了以后，他又回到树林。在此，我缺乏表达能力，来粗略描写盘踞在这个倒霉人儿心中的痛苦。“我恋爱！”他嗫嚅道，“我恋爱！天啊！”他心情沉重，喉头梗塞，两眼抬起，凝望苍天，身子木然僵立着，好象受了惊吓。片刻以后，他又急步走起来。由于不能自持，他便听任自己倒在一棵拦住去路的老树干上。此时此刻，他似乎对自己不幸到何种程度，看得更加清楚。

“过去，只有我自己看得起自己，现在，连这点自重也失去了。”他自言自语道。他确信自己堕入情网，无法加以否认，便一阵发狂，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也不知叫些什么，精神痛苦到了极点。

他脑中倏地闪过一个念头。这是有勇气的倒霉人通常采用的办法。但他自忖：“假如我自杀，阿尔芒斯就会受到牵累。整个上流社会会花一个星期，来大惊小怪地探究今天晚上最细微的情况。而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先生，有可能信口雌黄，乱说一通。”

在这个高尚的心灵里，毫无自私自利的、贪恋生活的庸俗利益的东西，来抵抗一阵阵撕肝裂肺的巨大痛苦。此时此刻，缺乏那种能使人忘却悲痛的庸俗兴趣，似乎是天庭乐于强加给高尚心灵的一种惩罚。

时光迅速消逝，却没有使奥克塔夫的绝望心情得以松缓。有时，他一连好几分钟木然不动，经受那种可怖的痛苦，比大罪犯所受的刑罚更残酷的痛苦：他彻底自暴自弃了。

他欲哭无声，觉得他活该受的羞耻阻止他自怜，使他的

泪泉干涸。“啊！”在这残酷时刻，他大叫一声，“我要能摆脱这种局面多好！”他想象自己领略不再感觉痛苦的幸福情形。若能让自己一死，作为对自己软弱的惩罚，以修复名誉，他会多么乐意！“对的，”他思忖，“我的心应该遭受鄙视，因为它犯了我誓死反对的错误。而比起我的心来，我的头脑，如果能够，更该遭人鄙夷。我没发现一件明显的事儿：我爱阿尔芒斯，而且是从我恭听德·波尼维夫人高谈阔论德国哲学时起就爱上了她。

“我还荒唐地认为自己是个明智的人。我愚蠢地妄自尊大，自以为比德·波尼维夫人的空洞理论不知高明多少。可我却不能从内心中看到连最无用的女人都可以从她心中洞悉的东西：强烈的、明显的爱情。老早以来，它就把我对生活中的事物的兴趣毁得荡然无存。

“对于我，任何不能使我想起阿尔芒斯的东西，犹若不存在。我老是自省，却没有看到这些！啊，我真倒霉！”

奥克塔夫心中响起责任的声音，指示他立即规避德·左伊洛夫小姐。但远离她后，他看不到有任何事儿值得他生活下去。在他看来，一切事情都不能激起他哪怕最微小的兴趣。一切，上至最高尚的行为，下至最平常有益的工作。去救援希腊，在法布维尔①身边战死，就和在某省的穷乡僻壤，默默无闻地耕耘一样索然寡味。

他迅速地把所有能采取的行动都考虑了一遍，然后又更

①法布维尔（1782－1855），法国帝政时期的军官，1814年归顺王朝。极端保王党人的倒行逆施使他成为自由主义者。他曾挂剑为希腊的独立事业战斗。

痛苦地堕入最深、最无可救药、最与他的名字相配的绝望之中。啊！此时此刻，死，是多么痛快的事情！

奥克塔夫大声地自言自语，说一些荒唐无聊的事情。他好奇地注意到这些事情的荒唐与无聊。“我还瞒着自己有什么好处？”他叫道，忽然一下又详细地考虑起去巴西，在农民中做农业试验的计划来。“我卑怯地瞒住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处？我可以对自己说阿尔芒斯爱我，可我对她的态度只能因此更加严肃。这真是痛苦至极。什么？假若阿尔芒斯已有婚约，那位得其婚诺的男人会不会因她只与我同过日子而痛苦？昨晚，当我向她吐露我与德·奥马尔夫人接触交往的打算时，她表面上那么平静、实际上那么深沉和真挚的喜悦，究竟该如何解释？难道那不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证据？我可以蒙骗自己！但我对自己竟也这样虚伪？我竟走上了最卑劣的混蛋所走的道路？这是怎么搞的？昨晚十点钟，我竟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几小时后我觉得变得最清楚不过的事情？啊！我真无用，真该遭人鄙视！

“整个一生，我带着儿童的高傲，从未做一件大人的事情。我不光给自己带来不幸，还把世上我唯一热爱的人拖进深渊。天哪！人们要怎么做，才会比我更卑劣？”这时，奥克塔夫几乎发狂。他的头脑仿佛被一种灼热烧得一团糟。他的思想每深入一步，他就发现一种新的不幸，就找到一个新理由来鄙视自己。

人身上永远存在，便是在最残酷的时刻，在断头台脚下也未失去的追求舒适的本能，使奥克塔夫渴望停止思想。他两手紧压脑袋，仿佛用体力让自己不再思想。

渐渐地，除了想永远避开阿尔芒斯，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不应该再见她之外，他对一切都不加注意了。便是子女对父母的敬爱，即使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间，此时也因为这个原因而隐然消失了。

他只有两个想法：远离阿尔芒斯，与她永不重逢；这样生活一年两载，直到她出阁，或上流社会将他遗忘为止。此后，由于人们不再想起他，他便可以自由自在地了结一生。这就是这颗被痛苦熬干的心最后的知觉。奥克塔夫倚住一棵树，往下一倒，便不省人事了。

他清醒过来后，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冰凉。他睁开双眼一看，东方已开始露白。他发现自己被一位农夫照料。他用帽子在附近的泉眼里打来水，洒在奥克塔夫身上，努力使他苏醒过来。奥克塔夫一时心情惶乱，思想模糊。他发现自己处在一块林中空地中央，挨着一条土沟的边沿。云雾大团大团地从他眼前飞快地飘过。他认不出自己是呆在什么地方。

突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不幸。即使人们不致痛苦得要死，在这种时候也会在痛苦中死去。他悲伤地叫了几声，叫农夫觉得凄切不宁。这个人的惊慌表情又在奥克塔夫身上唤醒了责任的意识。不待农夫说话，奥克塔夫便掏出钱包，给他一些钱，并对他说，——他看来关切他的病情，——他因为冒冒失失地和人打赌，才在这个时候来到树林里；对他至关重要的，是不让大家知道夜里的凉意使他不适。

农夫似乎没听明白。“要是人家知道我昏了过去，”奥克塔夫说，“他们会笑话我的。”“噢！我明白了。”农夫说，“相信我吧，我一个字也不会泄漏出去。我决不会让人

家说是我害得您输了这场赌。但您也是有运气，碰上我打这儿路过。因为我的老天，您那时如同死了一样。”奥克塔夫没有听他说，只是望着自己的钱包。这又引起他一阵痛苦，因为这是阿尔芒斯的赠物。手指触到缀在深色底布上的颗颗坚硬的珍珠，他的心里多少漾起一点快乐。

农夫一离开，奥克塔夫便折断一棵栗树苗，拿着断枝在地上掏了个洞，在阿尔芒斯赠的钱包上印了一吻，便把它埋进土里，正好埋在自己晕厥过去的地方。“这是我头一回有道德的行为。”他自忖，“永别了，终生永别了，亲爱的阿尔芒斯！上帝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第十八章

她洁白的胸脯上挂着一个闪闪夺目的十字架。约各的孩子毕恭毕敬地在这里印上亲吻。便是非基督徒也对它肃然起敬。

——席勒①

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促使他快步走回宫邸。他依稀觉得自己思三想四是最大的痛苦。但他既然看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便希望能找到必要的勇气，以完成无论如何终要采取的行动。他本因独自一人呆在树林害怕，才想到回宫，现在却自我解释，说是因为想到某个仆人也许会从巴黎来，说在圣-多米尼克大街府上没有看到自己，这也许会使大家发现他精神不正常，并使母亲担惊受怕。

奥克塔夫离宫邸颇远。当他穿过树林走回去时，自言自语道："啊！昨天这儿还有一群孩子在打鸟。要是哪个笨拙的孩子瞄准篱笆后面的一只鸟，却一枪把我打死，那我没有半句怨言。天啊！这个发烧的脑袋挨他一枪，该有多么痛

①这并非席勒的诗句，而是司汤达自己写的，以期引起人们对阿尔芒斯胸脯的注意。——原注

快！如果来得及，死之前，我还要对他千恩万谢！”

我们看得出，这天早上，他又以奥克塔夫特有的方式发了痴狂。幻想被某个孩子打死，使他放慢了脚步。而他的内心由于某种微微显露的小弱点，拒不考虑这种事儿是否合情合理。末了，他终于从花园小门走进了宫院，而见到的第一人，就是阿尔芒斯。他一下愣住了，血液仿佛凝固。他不相信会这么早遇见她。阿尔芒斯老远看到他，就满面春风地跑过来。她身轻如燕，仪态万方。他从未见到她有这么漂亮，因为她想着昨晚他就德·奥马尔夫人和他的关系，对她说的话。

“这样，我就是最后一次见她了！”奥克塔夫暗想。于是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阿尔芒斯的大草帽，她优美的身段，腮帮子后面露出的大卷大卷头发，与她那锐利而温柔的目光形成迷人的对比。他竭尽全力，把这一切都刻进心田。但随着阿尔芒斯跑近，两只含笑的眼睛很快失去它们喜悦的表情。她从奥克塔夫的神态里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她注意到他的外衣浸得透湿。

她对他说，激动使话音颤抖不止：“你怎么啦，表兄？”说这么简单的话，她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没让眼泪流下来，因为她从他的目光里察觉了一种奇怪的表情。“小姐，”他冷冰冰地回答，“对于一种强加在我身上，仿佛要夺走我的自由的关心，请您允许我对它不太敏感。是的，我从巴黎来，我的衣服打湿了。假若这些解释还不足以满足您的好奇心，我会更详细地……”说到这里，奥克塔夫不由自主地收住了残酷的话。

阿尔芒斯一脸苍白，似乎在作无用的努力，以期离得远些。她明显地晃了一下，差点摔倒在地。奥克塔夫走过去，向她伸出手去。阿尔芒斯紧盯着他，眼睛毫无生气。再说，她显得六神无主。

奥克塔夫相当粗暴地抓起她的手，朝宫楼里走。但他觉得自己也恹恹无力，仿佛就要倒下。然而，他还是鼓起勇气，对阿尔芒斯说："我就要出发。我得去美洲作一次长途旅行。我会写信给您。我指望您去安慰我母亲，告诉她我肯定会回来的。至于您，小姐，人家说我对您有意，我远没有这种痴心妄想。再说，我觉得，把我们联系起来的老友谊应该足以抵抗爱情的萌发。我们过于了解，以致不会有这种使人产生些微错觉的感情。"

这时，阿尔芒斯觉得虚弱得无力行走。她抬起低垂的双眼，望着奥克塔夫。她的嘴唇发白，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话。她想倚住一株橙子树的栽培箱，却没有力气自持，恹恹地瘫软下来，倒在橙子树脚下，失去了知觉。

奥克塔夫也不救助她，只是木然呆立，痴痴地盯着她。她完全昏厥过去了，那双美丽的眼睛还半张着，娇美的小嘴周围还保留着深悲重忧的表情。这个娇弱躯体的非凡完美透过素雅的晨服显露出来。奥克塔夫注意到一个镶嵌钻石的小十字架。这天阿尔芒斯头一次佩挂它。

他一阵心酸，握住了她的手。冷漠无情顿时冰消雪融。他见橙树栽培箱挡住了他，使他不致被宫里大惊小怪的人看见，便在阿尔芒斯身边跪下来。"啊，我亲爱的天使，原谅我。"他低声喃喃地说，一边在她冰凉的手上印满亲吻，

“我从来没有这样爱你！”

阿尔芒斯动了一下。奥克塔夫似乎相当艰难地抽搐着站起来。过了一会儿，阿尔芒斯能够行走了。他便搀她去宫楼里，也不敢望她一眼。他严厉地自责，埋怨自己刚才陷入可耻的懦弱。如果阿尔芒斯觉察出这一点，那么他讲的那些利剑剜心般的话便会变得无效。一进宫楼，她便赶紧摆脱他。

德·马利维夫人刚可以见人，奥克塔夫便上门去通报，然后匆匆地扑入她的怀里。“亲爱的妈妈，请您允许我去作一次游历。这是我剩下的唯一办法：摆脱一场我厌恶的婚姻，又不失去我对父亲应有的敬重。”德·马利维夫人大吃一惊，努力想从儿子嘴里得到关于这场所谓的婚姻更为确切的话。

“什么？”她对他说，“你既不说出小姐的名字，又不告诉我家庭的情况，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是有点发疯了！”德·马利维夫人话刚出口，便觉得害怕，不敢再说发疯这两个字，因为她觉得这太是真的了。儿子似乎决意当天就走。她从他那里所能得到的保证，便是他不去美洲。游历的目的地对奥克塔夫来说无关大局。他所担心的只是出发时的痛苦。

他尽量使用一些较合适的措辞与母亲说话，以免使她担心。这时，一个尚合情理的理由在他脑中突然出现：“亲爱的妈妈，一个男人，既带着德·马利维家的姓氏，又不幸到了二十岁还一无所成，应该象我们的祖先那样，以参加十字军东征为始，来建立自己的功业。我求求你，让我去希腊。我可以对父亲说我去那不勒斯，如果你要求我这样做的话。

在那儿，好象凑巧，好奇心把我引向希腊。一个贵族手握长剑到达那个国度，难道不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样去告诉他我旅行的事儿，会使他丢开那个大架子……”

这个计划叫德·马利维夫人十分不安。但这里面有某种高尚的东西，而且也合乎他关于责任的想法。谈了两个钟头后，——对于奥克塔夫，这段时间也是休息，——他终于取得了母亲的同意。他被慈厚的母亲搂在怀里。有片刻时间，他真为可以哭泣而感到幸福。他答应了一些条件。刚进母亲的房间时，他也许会断然拒绝。他对她立诺，说如果她要求，他到达希腊一年后，可以回她身边住半个月。

“但是，亲爱的妈妈，为了不致因报上有我旅行的消息而引来不快，请你同意在多菲内，你的德·马利维领地里接受我的探望。”一切都如他的意愿安排好了，慈爱绵绵的眼泪肯定了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出走所定的条件。

走出母亲的房间后，奥克塔夫由于已对阿尔芒斯尽了责，又恢复了必要的冷静，走进侯爵的房间。“父亲，”拥抱过后，他对他说，“请允许儿子向您提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一四七年年轻的路易① 治下的昂格朗·德·马利维，他的首次功勋是什么？”

侯爵忙打开书桌抽屉，抽出一张卷着的精美的羊皮纸文件。这是他的家谱。他总是随身带着。他看到儿子的记性很好，甚为欣悦。“我的朋友，”老头子摘下眼镜，说，“昂格朗·德·马利维于一一四七年出发，跟随国王参加十字军

①又称路易第七，法国国王，在位期1137年—1180年。

东征。”“他那时十九岁，是吗？”奥克塔夫又问。“一点不错，正好十九岁。”侯爵回答。年轻子爵对家谱表现出的尊敬，使他益发觉得满意。

当奥克塔夫给了父亲的奖赏以发展并在心中确定的时间后，便以坚定的口气对他说道：“父亲，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我已年逾二十，老是看书，都看腻了。我来要求您的祝福，并请您允许我去意大利或西西里游历。我不瞒着您，但我只告诉您一个人：我将让人带我从西西里去希腊。我争取参加一次战斗，然后回到您身边。也许这样更无愧于您们传给我的姓氏。”

侯爵尽管十分勇敢，却没有年轻的路易时代祖先们的豪气。他毕竟是十九世纪的一位父亲，而且是一位慈父。对于奥克塔夫突如其来的决定，他完全愣住了。儿子要懦弱一点，他或许会自然地让他服从他。可是这儿子一本正经的神情，神态中流露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使他不得不敬服。他的长处从不是性格刚强。对于人家带着不答应不行的神气要求的事儿，他不敢不答应。

“你刺伤了我的心。”老头子一边说，一边走近书桌，也不待儿子要求，便颤颤抖抖地开了一张面额颇大的票据，给一个掌有他的现金的公证人。“拿着。”他对奥克塔夫说，“但愿这不是我给你的最后一笔钱！”

早餐的钟声响了。幸而德·奥马尔夫人和德·波尼维夫人呆在巴黎，这个愁云笼罩的家庭才没有被迫靠说空话来掩盖自己的忧伤。

由于意识到自己在尽责任，奥克塔夫的主意变得更加坚

定。他感到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他本想不吃早饭就出发，但又想，同平常一样地行动也许更好，否则仆人们可能说闲话。于是他坐上小餐桌，正好和阿尔芒斯对面。

“我这是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她了。”他暗想。阿尔芒斯有幸在喝茶时烫了自己，而且烫得不轻。假若在这间小房里有谁相当冷静，能够看出她心绪烦乱，那么，这偶然的事件便会成她掩饰自己这种状态的藉口。德·马利维先生声音发抖，平生第一次觉得无话可说。他搜索枯肠，看有没有可与儿子如此合适地举出“是贵族就得行为高尚”那句响亮的口号势均力敌的理由，可以为他提供阻延儿子出发的办法。

第十九章

你们说他未尽责?
这不可能。
死或许比那更舒服。
——托马斯·德克尔①

奥克塔夫认为自己注意到德·左伊洛夫小姐有几次颇为平静地看了看他。尽管他那粗鲁的刚强脾性傲慢地禁止他去想已不复存在的关系，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想，自从早上，他为必须采取的行动搅得心烦意乱，而向她承认爱她以来，这是第一次再见到她。“那么，”他暗自寻思道，“这就是看到所爱的女人的印象啦。但阿尔芒斯也可能对我只有友情。昨夜还只是个探测行动，它使我想到相反的事情。”

在这气氛沉闷的席间，谁也没提到盘植在每人心里的话题。奥克塔夫在父亲房间的当儿，德·马利维夫人差人叫来阿尔芒斯，把那个奇怪的旅行计划告诉她。这可怜的姑娘需要坦率，她无法阻止自己对德·马利维夫人说这句话：“那

①托马斯·德克尔(1570—1641)，英国剧作家、诗人。据原注，这几句诗可能为司汤达本人所写。

么，妈妈，您看您的想法是否站得住脚！”

这两个和蔼可亲的女人沉溺在最辛酸的痛苦之中。“他要走是什么原因？”德·马利维夫人反复问，“这不会是一时发狂。因为你已经治好了他的那种毛病。”两人同意不向任何人提起奥克塔夫的旅行，甚至对德·波尼维夫人也不透露风声。不应该把他本人和他的计划连在一起。“或许，”德·马利维夫人说，“我们还有希望。他也许会抛弃这一时头脑发热想出的念头。”

如果可能，这场谈话会使阿尔芒斯更觉痛苦。她本认为对她和表兄之间的感情应该秘而不宣，她也确实始终信守这点，煞费苦心地严守秘密。德·马利维夫人，这位如此谨小慎微的朋友，如此慈祥地疼爱她的人，她说的话只触及了一些她不完全清楚的事情，当然不会给她带来半点安慰。

然而，对于她觉得同样可能引起表兄作出如此怪异行为的种种原因，她多么需要听听朋友的意见！但世上任何事情，甚至撕裂她心肝的深悲巨痛都不能使她忘记一个女人对自己负有责任。她宁肯羞愤而死，也不愿重复她心爱的男人早上对她说的话。“倘使我把这事告诉别人，”她想，“奥克塔夫知道后，准不会再尊重我。”

吃过早饭，奥克塔夫就匆匆上路去巴黎。他突然行动，因为他拒绝对自己的冲动作出解释。他开始对远走高飞的计划感到悲伤，又怕和阿尔芒斯单独相处。假若她天使般的善良没有被他极不留情的所作所为惹恼，假若她肯同他说话，他能肯定自己向这位如花似玉、十全十美的表妹道声永别，而不心肠变软？

即便她看出他爱她，他也一样得走，而且会带着终生的遗憾走：甚至在这最后时刻都未尽责任。他的最神圣的义务难道不是向自己最亲爱的、或许被自己搅乱了安宁的人尽的吗？

奥克塔夫走出院子，心情如同人们走向死亡时可能有的一样。说实话，只蒙受身遭酷刑的人一样的痛苦，他还算是有幸。过去，他害怕旅途的孤寂，此时却几乎没感觉到。对于不幸给予自己的这片刻缓解，他感到惊讶。

他刚才受了谦虚的教训，教训过于严厉，以致不能把这种平静归结于先前使自己高傲的那种空洞哲学。在这点上，不幸倒使他脱胎换骨，成了一个新人。费了那么多劲儿，经受了那么激烈的感情，他已经精疲力竭，再不能感觉到什么。从昂地利下到平原，他就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到巴黎时，他大吃一惊，发现马车由仆人赶着。出发时，仆人是坐在马车后面的。

阿尔芒斯躲在宫楼顶层，透过百叶窗，把出发的一切详情都看在眼里。当奥克塔夫的马车在树丛后面消失后，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自言自语道："一切都完了。他一去不复返了。"

将近傍晚时分，她饮泣良久之后，突然想出一个问题。这使她稍稍忘了一点痛苦。"这个彬彬有礼，超群拔俗的奥克塔夫，当我们昨夜一同散步的时候，他的友情那么专注、那么忠实，甚至那么缠绵"，她补充道，脸一下变得绯红。"可仅隔几个小时，说话怎么这样生硬，这样侮辱人，和他的品行是这样格格不入？我说的话里肯定不会有什么东西冲

犯了他。”

阿尔芒斯努力回忆自己的一言一行，暗暗希望找出某个错误，能够解释为什么奥克塔夫以如此反常的声调对自己说话。可她没有找到半点应受指责的事情。她正因为没有发现任何过失而懊恼不已时，从前的一个想法突然又出现了。

“奥克塔夫的狂病没有复发吗？从前，这种狂病使他好几次粗鲁得出奇。”这个想法尽管起初使她极其难受，却是一道亮光。阿尔芒斯是如此不幸，以致她所能进行的思维马上证实，这种解释最说得通。不管奥克塔夫会如何辩解，反正她没有不公正地看待他。这便是她感到莫大宽慰的事情。

至于他的狂病，那没关系。即使他是疯子，她也只会更钟情于他。“他将需要我的忠诚，而我也决不会吝惜。”她暗忖道，两眼泪水盈盈，心高尚而勇敢地搏动着。“或许，一个功名未立的年轻贵族去救援希腊的责任，奥克塔夫把它看得过重？几年以前，他父亲不是不愿让他佩戴马尔特十字①？他家中有好些成员是马尔特荣誉团的骑士，或许，正因为他继承了他们的名声，所以自认为不得不恪守他们的誓言，与土耳其人作战？”

阿尔芒斯记起来，人们获悉米索朗吉昂被攻占的那一天，奥克塔夫曾对她说过：“我真没想到，我的荣誉团员舅舅竟如此无动于衷。亏他宣过誓，革命前②还到过意大利。我们还想叫那帮工业家敬重我们呢！”

---

①马尔特是欧洲一种军事和宗教性质的荣誉团体的名称，马尔特十字为其徽记。

②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阿尔芒斯反复考虑了解释表兄行为的这种给人安慰的方式后，心想："或许某种个人动机和这种崇高的责任结合在一起？很可能奥克塔夫的高尚心灵自认为负有这种责任。

"先前，在一部分教士未获成功之前，他曾想当教士，或许这种想法使人们近来说了他什么。也许，他认为比起呆在巴黎，谋求某种默默无闻，其动机总是难以解释，甚至可能成为污点的事情来，奔赴希腊更配得上自己的姓氏，更不辱没先祖的名声？

"他没有对我说过这些，因为这类事情是不对女人说的。他担心信任我的习惯会使他向我吐露这些，因此向我说了那些残酷的话。他不愿被弄到向我说出不合时宜的心里话……"

这样，阿尔芒斯的想象就分散在令人安慰的推测里了，既然这些推测把奥克塔夫描绘成清白、高尚的人。她噙着眼泪自言自语："仅仅因为极有德行，这样一颗心灵才可能表面看上去有错。"

第二十章

"那么娇媚的女人！那么美丽的女人！那么甜蜜的女人！"

"不，您得忘掉她。"

"啊！世界上没一个女人比她更温娴！"

——《奥赛罗》①第四幕

当阿尔芒斯避开所有的眼睛，独自一人在昂地利的一块树林里散步时，奥克塔夫正在巴黎专心作出发的准备。他时而感到心平气静，连自己都觉得惊讶，时而又短暂地感到最揪心的绝望。难道我们打算努力回顾给他生命的每一时刻留下痕迹的形形色色的痛苦？读者未必不厌倦这些不愉快的细枝末节？

他似乎老是听到有人在他耳边说话。这种奇怪的、意想不到的感觉阻碍他把不幸忘却片刻。

便是最不相关的物体也使他想起阿尔芒斯。他到了这个地步，一看到某张广告或某块招牌上有个"阿"字或"左"字，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他发誓遗忘的阿尔芒斯·德·左伊洛

①莎士比亚的名剧，成于一六〇四年。

夫。这一想犹如一团吞噬他的烈火，在他脑子里燃烧，具有新奇的魅力，吸引他所有的注意力，就好象关于表妹的念头有好些个世纪未曾冒过似的。

所有东西都共谋与他作对。他帮仆人、忠心耿耿的沃莱普把手枪收入行包。这个人为独自跟随主人出游，经管一应物品而兴高采烈，说起话来喋喋不休，这倒使他稍稍减轻点忧闷。突然，他看到一支手枪的枪套上，简要地刻着这些字：一八二×年九月二日，阿尔芒斯试用了此枪。

他拿起一张希腊地图；打开，一枚带小红旗的指针掉在地上。当米索朗吉昂被围时，阿尔芒斯曾用这枚指针标出土耳其人的位置。

希腊地图从他手里滑了下去。他一阵绝望，木然站着，一动不动。“我不可能忘掉她呀！”他仰望苍天，大叫一声。他试图使自己坚强一些，却是徒劳。周围的物件无不带有阿尔芒斯的纪念印记。到处都写着这个珍贵名字的缩写，后面跟着某个值得纪念的日期。

奥克塔夫在房间里信步踱着。他刚发了个命令，又旋即取消。“啊，我不知究竟想干什么？”他痛苦至极，寻思道，“啊，老天爷！怎样才能经受更大的痛苦？”

不论在什么位置，他都不能减轻痛苦。他做出最奇特的动作。如果能稍稍感到惊愕和疼痛，他便可以有半秒钟时间从想阿尔芒斯上分一下心。于是，每当他回忆阿尔芒斯时，他就努力给自己的身体造成颇强烈的疼痛。在他想到的所有办法中，这个办法最行之有效。

“啊！”过了一些时间，他又想，“永不再见到她！这

种痛苦超过一切痛苦。这是把尖刀，不断地刺穿我的心，把刀尖也给磨钝了。”

他打发仆人去买旅途必备的物品。他需要把他支开。他想在可怕的痛苦中沉湎一阵。对自己的强制似乎使他的情绪更坏。

仆人离开房间不到五分钟，他就觉得后悔。倘使刚才和他说话，也许会减轻痛苦。在孤寂中受苦是最残酷的折磨。“又不能自杀。”他叫道。于是他站到窗户前，努力想看到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片刻的注意力。

夜晚来临了。酩酊大醉对他也毫无帮助。他原指望可以从中得到睡意，可它给他的仅是狂躁而已。

他想：“也许让我去死还好些。”可他又对这种念头感到惊恐。因为这会使他成为人家诋毁他家的话柄，并间接牵累阿尔芒斯。于是他把自己关在屋里，闩好门。

夜深了。他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窗前的平台上，仰望着星空。稍有声响便引起他的注意。但渐渐地万籁俱寂。极其的宁静使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似乎更使他对自己的处境反感。极端的困乏使他朦胧睡了一会。他似乎听到耳边有人嗡嗡地说话，又猛然惊醒过来。

次日，当有人走进他的房间时，左右他行动的精神折磨到了如此难忍的地步，使得他真想扑过去，搂住来给他理发的人，告诉他自己是多么可怜。外科医生手术刀折磨的倒霉汉认为，正是靠猛叫一声，他才减轻痛苦。

在痛苦最轻的时候，奥克塔夫觉得需要和仆人交谈。最无足轻重的琐事似乎也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他全神贯

注，颇为细心地干那些事。

不幸使他变得极其谦和。他是否记起了在上流社会里常常和别人闹的某个小纠纷？他总为自己表现出粗暴的性情吃惊。他觉得对方完全有理，错误全归自己。

平生遭遇的每一桩不幸，此时都在他脑海里强烈而痛苦地重现。因为他可能再见不到阿尔芒斯，所以，一想到阿尔芒斯只须看他几眼，便使他忘却好些轻微痛苦，他就感到从所未有的辛酸。他过去那么憎恶无聊的来访，现在却求之不得。便是一个傻瓜来看他，也是他一小时的恩人。他写了封信给一位女远亲，以示问候。这位亲戚试图从中看出爱情的表示，因为他那么诚恳深刻地谈到自己，又因为信中看得出作者亟需同情。

离开阿尔芒斯后，奥克塔夫就在这些交替出现的痛苦中，熬到了第二天晚上。他从鞍具商家里出来。一应准备终将在夜里就绪。翌日一早，他就可以出发了。

该不该回昂地利？这是他反复考虑的问题。他惊异地发现他不再爱母亲，因为她竟然不是自己回昂地利看看的理由之一。他怕见到德·左伊洛夫小姐。由于他在某些时候问自己："我的行为是不是自欺欺人？"他就更不敢见她。

他没有勇气回答自己的问题。良知刚说："是的，是愚欺人。"想回去的那一方马上就反驳："再去看看可怜的母亲，难道不是神圣的责任，何况我答应过她。""不对，倒霉鬼，"良知叫起来，"这只是藉口。你不再爱你的母亲。"

在这种焦虑不安的时刻，他的目光机械地在一张演出的

海报上停住了。他看见上面用大字赫然写着《奥特洛》①的字样。这使他想起了德·奥马尔夫人的存在。“或许她会上巴黎来看《奥特洛》，如果这样，和她再谈谈便是我的责任。得让她看到，我的这次旅行，和百无聊赖的人生出的念头一样突然。我长期把这个打算瞒着朋友，但我的行期之所以一推再推，只是因为缺钱，而这类事情又不便于向朋友启齿。”

①意大利歌剧之祖罗宵尼的歌剧。

第二十一章

忍耐点，保重身体，以待更有利的时机。

——维吉尔①

奥克塔夫走进意大利剧场，果真在里面发现了德·奥马尔夫人。在她的包厢里，还有某个叫德·格莱维洛什的侯爵。这是把这位可爱女人缠得最紧的花花公子之一。他比别人蠢，但比别人自负，自以为出类拔萃。奥克塔夫刚一露面，德·奥马尔夫人眼里便只看见他，于是德·格莱维洛什侯爵尽管恼羞不堪，还是不声不响地走了。甚至德·奥马尔夫人都未注意到他走。

奥克塔夫在包厢前排坐下，然后，象往常一样，——因为这一天，他远未设法装出什么模样，——他开始对德·奥马尔夫人说话，声音有时盖过了演员的唱白。我们承认，他有点越出了粗鲁可以被容忍的限度。如果意大利剧场的正厅观众是象其他剧场的那些人，也许早闹起来了。

《奥特洛》演到第二场中间，叫卖剧本和广告的翘鼻儿小跑腿给他带来一封便函。内容如下：

---

①维吉尔（公元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先生，对于所有装模作样的行为，我当然颇为鄙视。但此类现象在世上屡见不鲜，所以，只有当它们妨碍我的时候，我才来管管。您和小德·奥马尔的热烈交谈妨碍了我。请住嘴。

我恭候决斗。专此。

德·格莱维洛什侯爵

韦尔纳衣街54号

看到这封便函，奥克塔夫甚为惊讶。它又使他想起生活的庸俗趣味。起初，他真象一个被人们从地狱救出片刻的人，头一个念头就是马上装出快快活活的模样。他想，德格莱维洛什先生的望远镜大概朝着德·奥马尔夫人的包厢，如果在他接到纸条后，她显得不如先前那么愉快，对于他的情敌，那就是一次胜利。

他在心里使用的“情敌”这个词，使他禁不住扑嗤一下笑出声来。看到他的目光异样，德·奥马尔夫人便问道：“您怎么啦？”“我想到了我的情敌。世上可有一个人，能自称和我一样受您垂青？”对年轻的伯爵夫人来说，这种如此中听的话，比美丽的帕丝塔饱含激情的道白更具吸引力。

深夜，奥克塔夫送德·奥马尔夫人回府吃了宵夜后，独自一人回自己府上，心情既快活又平静。与他自头天晚上在树林里以来的心境相比，真是天渊之别！

对他来说，要找个见证人倒真不容易。他平日里那样落落寡合，朋友又寥寥无几，以致他担心请求某位友人陪他去德·格莱维洛什先生府会是不识趣。末了，他记起多利埃先

生，一位领半饷的军官。虽然他极少与他见面，但他到底是自己的亲戚。

凌晨三点，他打发人给多利埃先生的门房送去一封便函；五点半，他便亲自来到他府上。不大一会儿，两位先生就去了德·格莱维洛什先生府邸。他接待他们，有点假客气，但样子毕竟还算真挚。“我在恭候大驾，先生们。”他神态轻松地说，“我荣幸地向你们介绍我的朋友德·梅朗先生。我希望，你们会赏光，和他以及鄙人一起喝杯茶。”

他们开始喝茶。离桌时，德·格莱维洛什先生说出默东树林的名字。

“那位先生假惺惺的礼貌开始惹我发火了。”旧军队的军官一边说，一边登上奥克塔夫的马车。“让我赶车，你别弄累了手。你有多久没进演武厅了？”“有三、四年了吧。”奥克塔夫说，“这是我能记起的最遥远的时间。”“你最近一次打枪是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六个月前。但我从未想过要用手枪决斗。”“见鬼！”多利埃先生道，“六个月前！这就讨厌了……把胳臂伸过来。你象树叶一样直抖。”“我总有这种倒霉事儿。”奥克塔夫说道。

多利埃先生极不满意，不再吭声。对于奥克塔夫，从巴黎到默东无声无息地度过的时间，是从他感到不幸以来最为平静的时刻。他并未挑起这场决斗。他打算努力自卫。但话说回来，如果他被打死，他也无可埋怨。在他这种烦恼处境，死对于他，是头等幸福。

他们来到默东树林一个偏僻角落。德·格莱维洛什先生比平时更不自然，更加挑剔，对两三处地方提出一些可笑的

异议。多利埃先生压不住火气。奥克塔夫好不容易才使他没有发作。“至少，把你的证人给我留下来。”多利埃先生对侯爵说：“我想让他听听我对决斗双方的看法。”“留到明天去说这些看法吧，”奥克塔夫厉声说道，“想想吧，今天你好意答应帮我的忙。”

德·格莱维洛什先生的证人先提出用枪，再说到用剑。奥克塔夫觉得讨论这些无甚意思，向多利埃先生打了个手势，他便马上同意了用枪。末了，他们开火了。德·格莱维洛什先生是个敏捷的射手，首先开枪，击中了奥克塔夫的大腿。鲜血殷殷地往外冒。“我有权利射击。”他冷冷地说一声。子弹擦伤了德·格莱维洛什的腿。“用你我的手帕来包扎伤口。”奥克塔夫命令仆人，“几秒钟内得止住血。”多利埃先生问他：“你打算如何？”“继续。”奥克塔夫回答，“我没感到虚弱。我和来时一样有力量。我既能完成任何别的事情，为什么不能把此事了结？”“但我觉得这事已经做完了。”多利埃先生说。“十分钟之前你还满肚子火，现在怒火上哪儿去了？”“这人并不想侮辱我们，”多利埃先生说，“他只是个傻瓜。”

两位证人交谈之后，都明确反对重新开火。奥克塔夫看出，德·格莱维洛什先生的证人虽是个次要角色，可能是以勇武进入上流社会，其实在侯爵面前，却总是受到敬重。于是他对他说了几句尖刻话。德·梅朗先生由于朋友说了一句硬话，被迫默不作声，而奥克塔夫的证人也不便再开口。奥克塔夫说话时，或许觉得比平生任何时候都幸福。也不知道他对枪伤隐隐寄予了什么有罪的希望。反正伤口将把他留在

母亲房里若干天。这样离阿尔芒斯也就不会太远。一刻钟后，两人终于使证人重新往手枪里装子弹。德·格莱维洛什先生气得一脸猪肝色，奥克塔夫则高兴到极点。

德·格莱维洛什先生因为腿被擦伤，几星期内不能跳舞而怒不可遏，提议顶着枪口射击。这却是白说。两个证人威胁说，如果他们走近一步，他们就要把他们主仆扔在那儿不管，而把手枪带走。运气仍然照顾德·格莱维洛什先生，他瞄了好久，把奥克塔夫的右臂击成重伤。“先生，”奥克塔夫向他叫道，“您得等等。让我叫人把手臂扎紧。”这事很快做好了。奥克塔夫的仆人当过兵，他把手帕放在烧酒里浸湿，扎得极紧。“我自觉相当有力。”奥克塔夫对多利埃先生说。他举枪射击。德·格莱维洛什先生应声倒地，两分钟后便一命呜呼了。

奥克塔夫靠在仆人身上走近马车，一声不吭地登了上去。多利埃先生不禁对那位咽了气的英俊青年生出怜惜之情。在几步远开外，他的手脚正在僵硬。“只少了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奥克塔夫冷冷地说。

尽管马车行驶缓慢，二十分钟后，奥克塔夫的伤痛还是发作了。“我的手臂痛得要命，”他对多利埃先生说道，“手帕扎得太紧了。”刚说完，他就突然一下昏了过去。直到一个钟头后，他在一个花匠的茅屋里才恢复了知觉。花匠是个极人道的老好人，而且多利埃一进来就给了他一大笔钱。

“您知道，我的表兄，”奥克塔夫对他说，“我母亲有多么痛苦。请您离开我，去圣-多米尼克大街，如果我母

亲不在巴黎，那么，做做好事，去昂地利一趟，尽可能谨慎地告诉她，说我从马上摔下来，右臂断了一根骨头。千万别提决斗和子弹。我有理由希望某些情况——这我以后会告诉您，能使我母亲不致因这点轻伤而绝望。如有必要，只把决斗的情况告诉警察。另外，给我找个外科医生来。倘使您一直去昂地利宫，它离村子只有五分钟的路，那么叫人请阿尔芒斯·德·左伊洛夫小姐，她会使我母亲对您得跟她说的事情有所准备。”

说出阿尔芒斯的名字，在奥克塔夫的处境，是一场革命。他先前竭力不让自己提她的名字，可现在他大胆说出来了！或许他有一个月不会离开她！这时刻他心里充满了快乐。

在决斗的当儿，奥克塔夫常常发现自己想到了阿尔芒斯，但他严禁自己去想。说出她的名字后，他也敢于想她一会儿了。不久，他自觉很虚弱。“啊！我要去死多好！”他快活地寻思。于是他允许自己象不幸发现自己爱她之前一样思念阿尔芒斯。奥克塔夫注意到围着自己的农民们显得惊慌失措。他们惶惶不安的样子减轻了他大胆思念表妹的内疚。“倘若我的伤情恶化，”他暗忖，“我就可以给她写信。我待她委实太残酷了。”

给她写信的念头一冒出来，便占据了奥克塔夫的思想。“我只要感觉好一点，”最后他这样思忖，以缓和对自己的谴责，“随时都可烧掉信，毫无束缚。”奥克塔夫非常难受，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昏眩。“我可能猝然死去，”他快活地想，一边尽力回想几个解剖学的概念。“啊！这应该允许我写信！”

他终于抗不住写信的念头，便要求农民们给他一枝笔、几张纸和一点墨水。人们在屋里给他找来一张小学生的草纸和一枝破笔，却没有墨水。我们敢相信吗？奥克塔夫孩子气似地蘸着右手臂上透过手帕缓缓流出的鲜血写信。他用左手书写，想不到竟有这般敏捷：

亲爱的表妹：

我刚受了两次伤。每处都可以让我在家养息半月。因为继我母亲之后，您是我在世上最敬重的人，所以我写这几行字，告诉您以上的情况。如果我有什么危险，我会告诉您的。您一贯对我亲切友好，能否愿意象出于偶然去家母的房间？多利埃先生将告诉家母，说我只是从马上摔下，右臂骨折。您可知道，亲爱的阿尔芒斯，我们有两根臂骨和手相连？我的两根之一已经断了。我想象，在使我留家一月的伤中，这是轻微的一处。我不知道在我养伤期间，礼节是否能允许您来看我。我担心这不可能。我想做件冒失事：由于通往我房间的楼梯狭小，人们也许会提出把我的床安置在沙龙里。要上家母房间必须经过那儿。而我会同意。我请您阅信后立即烧掉……我刚才昏厥过去了。这是正常情况，没有出血的危险。我已经熟悉这些术语了。失去知觉前，我最后想到的是您；苏醒后，头一个想到的又是您。假若您觉得方便，请在家母之前赶到巴黎。搬运伤员，即便是轻微的扭伤，也总会有些痛苦，必须加以避免。亲爱的阿尔芒斯，您的不幸之一，是失去了双亲。假若我偶然

死去，抛开一切表象，您将与爱您甚过父亲爱女儿的人永别。我请求上帝恩赐您以幸福，您应该享受它。说得太、太罗嗦了。

奥克塔夫

又及：请原谅那些粗暴的话，当时需要那么说。

由于奥克塔夫想到了死亡，他又让人找来一张纸，在中间写上：

谨将我所拥有的财产遗赠予我的表妹阿尔芒斯·德·左伊洛夫小姐，作为我感谢她的轻微表示：我确信，我死后她会照料家母。

立于克拉玛尔。一八二×年×月×日

奥克塔夫·德·马利维

他让两名证人签字。“墨水”的质量使他怀疑这样一份文件是否有效。

第二十二章

> 对于庸俗心灵只为污言秽语和生活的低级趣味所唤醒的粗汉，高尚者由于爱情不可抵抗的力量而被绝望折磨的景象，只不过是鄙夷和嘲笑的题材。
>
> ——托马斯·德克尔

证人签完名后，他又昏厥过去。农民们慌得六神无主，忙去找他们的本堂神甫。终于从巴黎来了两位外科医生，诊断奥克塔夫伤势极重。这两位先生认为每天上克拉玛尔来未免会感到厌烦，便决定把伤员运送到巴黎。

奥克塔夫委托一位善良的青年农民送信给阿尔芒斯。他从驿站租了一匹马，答应两小时内跑到昂地利宫邸。这封信于是赶在多利埃先生前面。他为了找外科医生，在巴黎耽搁了好久。年轻农民悄悄地让人把自己领到德·左伊洛夫小姐身边，没有闹得满城风雨。她展读了信，仅仅有力气问几个问题，神情沮丧极了。

获知这个要命的消息后，她先是觉得灰心绝望，随后又由责任感支配，决心作出重大牺牲．但这只不过使她心情平静，并不冲动。她努力使自己习惯永远见不着奥克塔夫的想

法，但她根本没有设想他会死。这命运的最严峻打击使她措手不及。

阿尔芒斯一边听年轻农民细说这个令人极不安的事情，一边抽噎得透不过气来。而德·波尼维夫人和德·马利维夫人就在隔壁！阿尔芒斯一想到这些话被她们听见，这个场面被她们看见，浑身就直打哆嗦。德·马利维夫人要看见这封信准会急死。过后，德·波尼维夫人准会编出一出感人至深的悲剧。但对主人公来说，这则故事却会极为讨厌。

不论何种情况，德·左伊洛夫小姐都不能让不幸的母亲看见儿子用鲜血书写的这封信。她打定主意，叫一名女仆陪伴自己去巴黎。这个女仆使她有胆让年轻农民和她一起坐上马车。一路上她又让农民细述了一遍。在此且不赘述。末了，他们到达圣-多米尼克大街。

从远处刚望见那栋房子，她便颤栗起来。在那里面某间房子里，奥克塔夫说不定正在断气。实际上他还没被送到。于是阿尔芒斯便认为他死在克拉玛尔农民的茅房里了。她绝望至极，连最简单的吩咐都不能发出。最后，她终于说，必须在沙龙里安一个铺。仆人们虽惊诧莫名，却还是服从了她的指挥。

阿尔芒斯打发人去找马车，自己则只考虑找个借口去克拉玛尔。她左思右想，觉得如果奥克塔夫还活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得尽责任去救援他。“上流社会和它那些不顾事实的品头论足会怎么说我？”她自言自语道，“我只是为了他才管这些。再说，要是舆论还讲道理，它应该赞同我这样做。”

她正要出发时，走马车的大门口响起一阵喧嚷声。她一听，便知道奥克塔夫到了。路上的颠簸引起的劳顿又使他陷入昏迷不醒的状态。阿尔芒斯微微打开一扇朝着院子的窗户，瞥见抬担架的农民们的肩膀和昏迷的奥克塔夫苍白的面孔。他的脑袋随着担架的起伏在枕头上左右摆动。对于阿尔芒斯，这个场面真太残酷了。她软绵绵地瘫倒在窗上。

外科医生放好基本的外科器械，来告诉她伤员的情况，发现她默不作声，两眼痴痴地望着他们，不能答话。他们认为她几乎处于发疯的状态。

她毫不相信他们说的话，只相信自己亲目所睹的。这位如此理智的姑娘竟完全失去了自制。她一遍又一遍地读奥克塔夫的信，抽抽噎噎，透不过气来。她痛苦得失去理智，竟敢当着女仆的面把信放在嘴上亲吻。读了许多次信后，阿尔芒斯看到了将它烧掉的嘱咐。

从没有比这更痛苦的牺牲。她竟然不得不割舍奥克塔夫留给她的唯一的珍宝。可这是他所希望的呀。她尽管仍在抽泣，却开始抄这封信。抄一行停一下，放在唇上吻一下。末了，她鼓起勇气，在小桌子的大理石台面上烧掉了这封信，把纸灰珍贵地收了起来。

奥克塔夫的仆人、忠心耿耿的沃莱普守在他床边呜咽。他记起主人还写了一封信，就是那封遗嘱。这张纸提醒了阿尔芒斯，并不是她一人感到悲伤；得赶回昂地利去，把奥克塔夫的消息告诉他母亲。她打伤员的床边经过。伤员的毫无血色和僵卧不动似乎宣告死亡在即。可是他仍有气息。在这种状态把他扔下，让仆人们和她叫人从附近请来的一位无甚

名气的外科医生去照料，对于她，是最最沉重的牺牲。

到了昂地利，阿尔芒斯发现多利埃先生还未见着奥克塔夫的母亲。阿尔芒斯忘了，这天早上，社交圈里的所有人都去艾古昂宫游玩。他们等了好久，等这些夫人回来。因此多利埃先生有时间说出早上发生的事情。只是他不知道和德·格莱维洛什先生决斗的缘由。

终于听到了马车回到院子里的声音。多利埃先生退到一边，直到德·马利维先生希望见他时才出来。阿尔芒斯尽可能装出平静的神态，告诉德·马利维夫人她儿子早上骑马散步时，从马上跌落，摔断了右臂骨。但是刚说第二句话，她就控制不住，失声哭了起来。眼泪否认了她自己说的每一个词。

德·马利维夫人心如刀割，这情形无庸赘述。可怜的侯爵惊得目瞪口呆。德·波尼维夫人极其伤心，坚决要跟他们一块上巴黎，却也不能使德·马利维夫人稍稍坚强一点。德·奥马尔夫人刚一听说奥克塔夫出了事，便马上走开，驱车在通往克利希堡垒的路上飞跑。她比那一家子早到圣-多米尼克大街好久，从奥克塔夫的仆人嘴里听说了所有真情实况。当她听到德·马利维夫人的马车在门口停下后，便走开不见了。

外科医生吩咐，在伤员处于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任何强烈的激动都应该小心避免。德·马利维夫人走到儿子的床后边，以便能看到他，又不致被他发现。

她急忙打发人去叫自己的朋友、声名卓著的外科医生杜凯莱。头一天，这个医术高明的人断言奥克塔夫的伤口问题

不大，家人们都心怀希望。至于阿尔芒斯，从最初起她就心怀忐忑，根本未抱半点幻想。奥克塔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便和她说话，只有一回试图握住她的手。

第五天发生了强直性痉挛。有一阵，高烧给了他力气，奥克塔夫便一本正经地恳求杜凯莱先生告诉他全部真情。

这个外科医生是个真勇士，在战场上不止一回被哥萨克的长枪刺伤过。他对他说："先生，我并不向您隐瞒，您的伤情是有危险。但我看过不止一个伤员处于您这种状况，顶住了强直性痉挛。""比例有多大？"奥克塔夫又问。"既然您愿意象大丈夫一样治伤，"杜凯莱先生说，"十有六七您三天后就不会受罪了；倘使您命中注定归天，也就是在这几天里。"奥克塔夫听了这话，陷入沉思，但很快以一种快乐的情绪和十分明显的微笑取代了心事重重的神色。好心的杜凯莱对这种快乐感到不安，他认为这是谵妄的开始。

第二十三章

啊，死亡，你只不过意味着不存在罢了！但当我步下坟墓的第一级台阶后，有可能看到生活的真实面貌吗？

——瓜斯戈①

直到此时，阿尔芒斯都是当着奥克塔夫母亲的面看望他的。这天，外科医生出去后，德·马利维夫人认为在奥克塔夫的眼里看到了一种少见的力量和对德·左伊洛夫小姐说话的愿望。于是她请姨侄女替她守候一会儿儿子，在此期间，她去邻室写封必写的短信。

奥克塔夫目送着母亲。等她刚一出门，看不见了，他就说："亲爱的阿尔芒斯，我就要死了。这种时刻有些特权。请您不要为我平生头一次要对您说的话生气。我死去，因为我活过，热烈地爱过您；死亡对我是愉快的，因为它允许我向您吐露真情。"

阿尔芒斯激动万分，答不出话来，眼泪夺眶而出。然

①有好几位同名的意大利作家，这里大概指的是司汤达认识的都灵一位自由党律师。 ——原注

而，不同往常的是，这是幸福之泪。“最忠贞、最缠绵的友情把我的命运系在您的命运上。”她终于对他说道。“我知道，”奥克塔夫又说，“我倍觉幸福，死也无憾了。可是您把友情给予我，而心却给了另一个，一个得到您的婚诺的幸运儿。”

奥克塔夫的声调里充满了凄苦之情。在这临终的时刻，阿尔芒斯实在不忍使他痛苦：“不，亲爱的表哥，”她对他说，“对于您，我只能给予友情，但对我来说，人世间决没有任何人比您更亲。”“可您不是告诉过我结婚的事儿吗？”“我终生只撒了这么一次谎。我求您原谅我。我只想到了这个办法，来抵挡对我极端的误解使德·马利维夫人作出的打算。我永远不会当她的媳妇，但我对任何人的感情，永远不会超出我对您的感情。我的表哥，该由您决定是否接受我付出这种代价的友谊。”“我倘能活下去，会高兴的。”“我还有一个条件要提，”阿尔芒斯补充说，“以便我敢于无拘无束地体味与您完全真诚相处的幸福。请答应我，假若老天有情，让您痊愈，我们也永不提结婚的事儿。”“多奇怪的条件！”奥克塔夫叫道，“您还愿意向我肯定，您不爱任何人吗？”“我向您发誓，”阿尔芒斯噙着泪水说，“我一生只爱奥克塔夫。他是世界上我最亲爱的人，永远超出其他人之上。但是，倘使他不向我保证，不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他终生都不得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得到我的婚诺，那我就只能给他以友情。”说到这里，她的脸变得通红。“并且，我永远都不能信任他。”“我向您保证这点。”奥克塔夫深为惊讶地说，“……但阿尔芒斯会准许我向她谈我的爱

情吗？”“这是您给我们的友谊起的名称。”阿尔芒斯说，目光十分动人。“我意识到我爱您还只有寥寥数日，可长久以来，对阿尔芒斯的思念无时无刻不决定我应该自认为幸福或倒霉。然而那时我稀里糊涂。”

“我们在昂地利树林里谈话后一会儿，德·奥马尔夫人开的一个玩笑证实了我爱您。那一晚，我尝到了绝望最残酷的滋味。我认为要对您敬而远之。我打定主意远走高飞，把您忘却。那天早上从树林里回来后，我在宫邸的花园里遇到您。我对您恶声恶气，使您对这种粗暴态度理所当然地表示愤慨，从而使我有力量抵挡想留在法国的情感。只要您对我说一句温柔话，象从前您有时说的那样，只要您望我一眼，我就永远找不到离别的勇气。您宽恕我吗？”“您确实让我痛苦不堪，可还在您刚才向我坦白之 前 我 就 原谅了您。”

向自己心爱的人倾吐情愫，这平生第一次感到的幸福，奥克塔夫享受了一个小时。

只一句话就把奥克塔夫和阿尔芒斯的态度完全改变了。由于长时间来，他们无时无刻不互相思念，所以谈起话来，一种充满吸引力的惊奇感使他们忘掉了近在眼前的死亡。他们每说一句话，就发现一个互相倾爱的理由。

有好几次，德·马利维夫人踮起脚尖，一直走到自己房间的门口。那两个人已将万事万物抛到九霄云外，甚至即将使他们永别的残酷的死亡，也就没有发现她。到后来，她怕奥克塔夫因激动而加重伤情，便走过去，几 乎 笑 着 对他们说：“孩子们，知道吗，你们谈了一个半钟头了？这会使你更发烧的。”“亲爱的妈妈，我可以向你肯定，”奥克塔夫

回答，“四天来，我从没感到象这样舒服过。”他对阿尔芒斯说，“我发高烧的时候，老挂念一件事儿。可怜的德·格莱维洛什侯爵有一条漂亮的小狗，它似乎对他挺有感情。我担心主人死后，这可怜的畜生无人照料。沃莱普能不能装成偷猎的人，去把那条雄健的短毛垂耳猎犬买来？我希望至少能确知它被人悉心照料。我想看到它。不管什么情况，我都把它送给您，亲爱的表妹。”

如此激动的白天过去后，奥克塔夫进入了酣睡，但第二天，强直性痉挛又发作了。杜凯莱先生认为不得不把他的情况告诉侯爵了。于是这座府邸里笼罩着一片绝望气氛。尽管奥克塔夫平日性情暴烈，却与仆人们亲近，他们喜欢他的公正和威严。

至于他本人，虽然有时十分痛苦，却感到平生未有过的幸福。临近生命的终结，终于使他合情合理的判断事情，因此他对阿尔芒斯的爱情倍增。他发现在这痛苦和不幸的汪洋大海中，幸亏她，他才有短暂的幸福。由于她的劝告，他才没有悲观厌世，而是行动，摆脱了许多平添他的痛苦的不实际的观点。奥克塔夫是痛苦万分的，可是使好心的杜凯莱大惑不解的是，他居然活着，居然还有力量。

整整用了一个星期，他才放弃永不相爱的誓言。这曾是他平生的大志。死亡的临近使他首先真诚地原宥自己违背了誓言。“人们能怎么死，便怎么死。”他思忖，“我呢，我幸福到顶峰死。也许，使我长久地成为那么可怜的人后，偶然的机运给了我这笔补偿。”

“但我能够活下去，”他想，然而更加感到为难。到后

来，他终于对自己说："如果伤好脱险，——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信守自己年轻时草率发的誓，而不违背它，就是性格不刚强的表现。因为说到底，这个誓言只是为了我的荣誉和幸福才发的。倘使我能活下去，为什么不继续在阿尔芒斯身边，领略这种如此温柔的友情的甜蜜滋味？难道我感觉不到自己对她的强烈爱慕？"

奥克塔夫对能活下来感到惊奇。末了，经过一星期的激烈斗争，他解决了搅得心底不宁的所有问题，又完全顺从地接受了老天出乎意料送来的幸福，在二十四小时内伤情完全好转，以至对奥克塔夫的痊愈最不抱希望的医生也敢于回答德·马利维夫人，说他儿子有救。不久以后，高烧停止，他进入了极其虚弱的状态，几乎不能说话。

脱险后，奥克塔夫长时间地感到惊异，对于他来说，一切都面目全非。"我觉得这事件以前，我是个疯子。"他对阿尔芒斯说，"那会儿我每时每刻都思念您。可我又善于从这种令人快慰的思念中引出不幸。我不是让行为适合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件，而是对所有经历预先订了规矩。""这就是错误的哲学，"阿尔芒斯笑着说，"这就是我姨妈为什么一定要使您改变信仰的原因。哲人先生们，你们目空一切，确是地地道道的疯子。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喜欢你们，因为你们一点也不快活。至于我，我只怨自己对某个极为轻浮，只谈自己的轻便马车的年轻人没有友情。"

当头脑完全清醒后，奥克塔夫又责怪自己违背了誓言。对自己也不那么尊重了。然而对这个有生以来未相信过谁的人，跟德·左伊洛夫小姐无话不谈的幸福，甚至热烈爱她而

感到的内疚，都构成了快乐远超出于他所想到的一切幸福，以致他从未一本正经地想到恢复过去的偏见和忧烦。

“我发誓永不爱她，实在是强加给自己一件办不到的事儿。因此我老是不幸。而且这种状况延续有五年之久！我发现一颗如此善良的心，以致我从未想象过人间会有第二颗这样的心存在。偶然的事情打掉了我的疯气，让我遇到了幸福，可我却因此生气，还几乎大发雷霆！我到底在什么地方败坏自己的名声？谁又知道我发过誓，会责备我背叛它？然而，忘却誓言是遭人鄙弃的。就是在自己看来，这难道不也是该脸红的事儿？可这会引起恶性循环。难道我没有找出极好的理由，来背弃十六岁时轻率发的这个誓言？阿尔芒斯那样的心的存在回答了一切。”

然而，这是一种长久习惯的影响：奥克塔夫只有在表妹身边才完全快乐。他需要她的在场。

阿尔芒斯的幸福有时被一种疑虑搅乱。她觉得，在昂地利树林度过的那个夜晚后，奥克塔夫想避开她，离开法国的动机，他并未原原本本地告诉她。去问他，她又觉得有失礼貌。但有一天，她终于对他说，神情颇为严肃：“如果您希望我对您有很深的友情，您就得使我放心，不再担心什么时候，您脑子里闪过一个怪念头，我便被猝然抛弃。答应我，不把您的所有动机告诉我，就永远不离开我和您一起呆的地方，不论巴黎还是昂地利。”奥克塔夫应允了。

受伤两个月后，他可以起床了。然而侯爵夫人由于强烈地感到了德·左伊洛夫小姐不在的寂寞，要求德·马利维夫人让她回去。她的离去使后者觉得轻松一些。

在家庭的亲密生活中，当一种巨大痛苦引来惴惴不安的时候，人们很少互相观察。于是极其彬彬有礼的华丽外表不大为人注意，而心灵的真正品质却反而显露得比较充分。这个年轻亲戚一无财产，又是个外国姓氏，德·苏比拉纳先生总是故意把它叫错；这两点总是使荣誉团员，有时甚至使德·马利维先生对她犹同对一个伴娘说话。

德·马利维夫人担心奥克塔夫看出这些。他敬畏父亲，不敢说他半句，却对德·苏比拉纳先生一直不尊，因他对阿尔芒斯的态度而对他更加傲慢。荣誉团员的自尊心受到刺激，不放过机会报复，便在外边大说德·左伊洛夫小姐的坏话。

这些话有可能传到奥克塔夫耳里。他性情暴烈，德·马利维夫人预计他会闹个天翻地覆，隐瞒不住，叫外人知道。幸好，她略嫌活跃的想象力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奥克塔夫毫无所察。阿尔芒斯则以含沙射影的揶揄、讽刺近来马耳特荣誉团的骑士们与土耳其人进行“激烈”战斗，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俄国军官却拿下了伊斯梅尔，来回敬德·苏比拉纳先生。

德·马利维夫人由于预先考虑到姨侄女的利益和既无财产又无高贵的姓氏，进入上流社会的巨大不利，便把心里的打算告诉几位挚友，预先打消受伤的虚荣心可能使德·苏比拉纳先生做出的事情的影响。这种极为周到的措施本是有的放矢，但荣誉团员自从姐姐得到赔偿起就从事交易所的投机买卖，“稳捞”，这时亏了大本，早已将报仇的淡薄愿望丢在脑后。

阿尔芒斯走后，奥克塔夫由于从此只能在德·波尼维夫人在场的情况下见到她，心中不免有些惆怅，因此又想起了先前的誓言。因为他的臂伤老是作痛，有时甚至使他发烧，所以医生们建议送他去巴莱热温泉疗养。但杜凯莱先生知道治病不能千人一方，说稍稍新鲜一点的空气足以使伤员恢复健康，因此嘱咐他去昂地利山地过秋天。

这个地方对奥克塔夫是亲切的。第二天他就来这儿住下了。他倒不是希望在这儿遇见阿尔芒斯。老早以来德·波尼维夫人就谈到要去普瓦图腹地作一次旅行。她不惜巨资让人修复古老的城堡。从前德·波尼维海军元帅荣幸地在此接待了弗朗索瓦一世。德·左伊洛夫小姐得陪同她前往。

可是侯爵夫人暗中获知，她在圣灵修会即将得到一次升迁。已经驾崩的国王那时也许诺授与德·波尼维先生一枚蓝色勋章。与此相应，普瓦图的建筑师也很快写信来，说夫人现在光临那儿似乎达不到目的，因为还没有工人。因此，奥克塔夫到了没有几天，德·波尼维夫人也来到昂地利住下。

第二十四章

如果仆人们住在阁楼上，他们弄出的声响会吵得奥克塔夫烦躁不宁，所以德·波尼维夫人把他们安置在邻近一户农民家中。可以说，侯爵夫人的才华就是在这些具体的考虑方面取胜。她干这些事时，样子极讨人喜欢，而且她还善于巧妙地利用财产来扩大自己才智的名声。

她的社交圈子的主要成员，是那些四十年中最循规蹈矩的人，是那些追求时髦，过后又大吃一惊的人。他们宣称德·波尼维夫人强使自己作出牺牲，不去自己的领地，而来昂地利陪伴挚友德·马利维夫人度秋，因此，对于一切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分担她的寂寞，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是这样的一种寂寞：侯爵夫人不得不在半山坡的小村子里租一些房子，来安置蜂拥而来的朋友。她让人在这些房间里裱上纸，安好床。不久，由于她的吩咐，半个村子都被租用，装修得焕然一新。人们争先恐后，从巴黎附近的各个宫邸写信给她，央求得到一个房间。这位可尊敬的侯爵夫人照料可怜的德·马利维夫人，前来陪伴她变成了一件体面事儿。整个九月，昂地利变得引人注目，如同一个温泉疗养胜地。甚至宫廷里也谈到了这种时尚。“要有二十个象德·波尼维夫人那样才智不凡的女人”，有个人说，“恐怕会没有

人去住凡尔赛宫①了。”于是德·波尼维先生的蓝色勋章看来十拿十稳了。

奥克塔夫从未象这样幸福过。德·安克尔公爵夫人觉得这种幸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奥克塔夫几乎可以自认为是昂地利的活动轴心。”她说道，“每天一早，各人就打发人来探询他的身体情况。在他这个年纪，这真是太奉承他了！这个小青年真幸福，他会闻名全巴黎，而他的无礼也会增加一半。”然而准确地说，这还不是奥克塔夫幸福的缘由。

他看得出亲爱的母亲非常高兴。前不久，他给她引来多少忧虑啊。儿子在社交界引人注目，做母亲的心神快乐。从他获得成功起，她就开始承认，他的长处与众大不相同，不能不要风尚强有力的影响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他就有可能被人忽略。

这期间德·马利维夫人的巨大幸福之一，是和名声赫赫的R亲王攀谈了一回。他来昂地利宫住了一天。

这个如此敏锐，说的话是上流社会的金科玉律的朝廷重臣，似乎注意到了奥克塔夫。“夫人，”他对德·马利维夫人说道，“您是否和我一样，注意到令郎未说一句‘学来的机智’，我们时代的那种荒唐东西？他鄙视带着记忆力来到一个沙龙。而他的机智带不带来，则取决于人们在他身上激起什么感情。为什么蠢人们有时那么不高兴，对他大表不满？这就是原因。如果人们使他发生兴趣，他的机智就从心

①凡尔赛宫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38—1715)于一六六二年建造的王宫。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缩小封建割据势力，他也把大贵族集中在里面居住。以后相沿成习。

灵或个性里喷涌而出。而且我觉得他的个性属于最杰出的个性之一。夫人，难道您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世纪，个性只是一种衰退的官能？我觉得令郎命定要起一种独特的作用。在同代人中，正是他具有一些珍贵的优点。这是我所认识的思想最充实，确确实实最充实的人。我希望他早日进入贵族院，或者，您把他培养成行政法院审查官。”德·马利维夫人听了一个如此诚善的评判人对奥克塔夫的褒誉，稍稍感到快慰，说道：“但，奥克塔夫的成功也不比一般人的小。”

“这又是一个有利之处。”德·R先生微笑着说，“对于这个国家的傻瓜们，也许得花三年或四年时间才能理解奥克塔夫。然而您可以在他的愿望表露之前就把他推到他的位置旁边。我只请求您一件事：禁止令郎出版著作。他的出身太高贵了，用不着从事那种事。”

德·马利维子爵还得大进几步才配得上人家为他描绘的前景。还有相当多的偏见需要他去消除。他对人类的厌恶深植于心底。高兴时，他避开他们，倒霉时，看见他们他只会更感到不幸。只有很少时他能试图以慈善来克服这种厌恶。倘若他到了那个位置，无限的野心会把他抛入人海，抛到作出巨大牺牲来猎取功名的场所。

在我们提到的年代，奥克塔夫远未指望自己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德·马利维夫人十分明智，不把R亲王预言他前途非同一般的话告诉他。她只敢与阿尔芒斯一起谈论这个预言，一起沉醉于幸福之中。

阿尔芒斯极其巧妙地驱走上流社会给奥克塔夫的思想带来的忧愁。既然他敢于向她吐露这些忧愁，她对这种奇特的

性格也就愈发感到惊奇。他从最无关紧要的话中得出最悲观的结论，这种状况仍持续了一些时日。在昂地利，人们大谈有关他的事情。“出名的立竿见影的结果，您感受到了吧。”阿尔芒斯对他说，“人家说了您不少蠢话。但您难道希望一个笨蛋，仅仅因为有幸说到您，便会变得聪明？”对于一个疑心重重的人，这种不幸确也奇特。

阿尔芒斯要求他把在社交圈里偶然听到的攻击他的话立即和盘托出。她轻而易举地向他证实，人家说这些话时并未想到他，或者表现的只是大家彼此都有的那点敌意罢了。

奥克塔夫的自尊心完全被阿尔芒斯所了解。于是这两个年轻人到了彼此无限信任的地步。这种信任也许会化为爱情最甜蜜的魅力。他们不能提到大千世界的任何事情，而不将此时他们相互信任的甜蜜与早几月他们提到同样事情时的困窘私下作一番对比。由于他们对这种困窘记忆犹新，而且当时尽管如此，他们也已经感到那样幸福，所以这种困窘本身就是他们友情之长久、之强烈的明证。

到达昂地利的时候，奥克塔夫并非完全不希望阿尔芒斯前来。到那儿的第二天，他称自己不适，闭门不出。过了几天，阿尔芒斯果然陪同德·波尼维夫人到了。头天早上，奥克塔夫安排自己早上正七点走出房子。他在花园里遇见阿尔芒斯，便把她领到母亲卧室窗下的一株橙树前。几个月前，阿尔芒斯就是在这里听他对自己说了一通不可理解的话，心情悲愤，一时昏倒在地。她认出了这棵树，便含笑倚在栽培箱上，闭上双眼。除了没有那么苍白，她几乎和因为爱他而昏厥的那天一般美。奥克塔夫强烈地感到此时的心境与那天

大不相同。他又认出了阿尔芒斯佩戴的嵌钻石的小十字架。那是她从俄罗斯得到的，是她母亲给她的祝愿。通常它深藏不露，阿尔芒斯激动的时候才显出来。奥克塔夫一时失去理智，抓住她的手，就象那天她昏厥时一样。他的嘴唇也大胆碰了碰她的腮帮。阿尔芒斯猛地挺直身子，脸一下变得通红。她严厉责备奥克塔夫对自己的这种亲昵。"您想叫我生气吗？想迫使我只有仆人陪同才出来吗？"

奥克塔夫的冒失行为引起了几天不和。但在两个彼此深深爱慕的人之间，是很少有理由吵架的：不管奥克塔夫做什么事儿，他还在考虑这事儿对他本人是否适宜之前，就努力揣摸阿尔芒斯是否从中看得出他的忠诚的新表现。

晚上，在德·波尼维夫人荟聚着当时巴黎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的大客厅里，他们面对面各处一边。倘若奥克塔夫得回答某个问题，他便使用阿尔芒斯刚才说过的词儿。而她也看得分明，重复这个词的快乐使他忽视了自己所说的话。他也没有什么打算，就这样在最惬意、最热闹的聚会中，为他们俩安排了一场谈话。虽不是一场专门的会谈，却似乎象一种共鸣，不十分清楚，在倾吐着他们十全十美的友谊和无边无涯的幸福感。

对现时人们认为是从无可挑剔的太平盛世——十八世纪承继过来的繁文缛节，我们难道敢指责它有点冷酷无情？！

这种如此发达的文明，对每个行动，不论如何无足轻重，都能负责给您提供必须遵循，或至少必须谴责的榜样。面对它，无穷无尽、真正忠贞不渝的感情就要带来完美的福祉。

阿尔芒斯只在花园，在底层住了人的宫楼窗下散步时，

或在德·马利维夫人的房间，而且她在场时才和表哥在一起。可是那间房太大，而德·马利维夫人虚弱的身体又常常需要休息一时半刻，因此她让“孩子们”，——她老是这样称呼他们，——坐在朝花园的窗洞边上，好让自己不被他们的话声打搅休息。早上这种平静的、十分亲密的生活方式，一到晚上，便为盛大的社交生活所替换。

除了住在村里的那一群人外，还有许多人坐马车从巴黎赶来，吃完宵夜又驱车回去。这种美满的日子过得飞快。这两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人还意嫌不足，不会对自己说享受了人间最难得的幸福之一。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有许多事情还可以指望享受到。他们毫无经验，看不到这些幸福时刻只可能是转瞬即逝。那种感情的幸福，一无野心和虚荣的幸福，最多只能在某个贫困的、与世隔绝的家庭中存在。可他们是在上流社会中生活，他们年仅二十，他们一同打发日子，而更不慎的是，人家可以猜出他们高兴；何况他们似乎极少想到上流社会，因此，上流社会得报复。

阿尔芒斯根本没想到有这种危险。她不时感到忧烦的，是重新立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接受表哥的求婚。而在德·马利维夫人这边，却极为平静。儿子目前的生活方式会为热烈盼望的结果铺平道路。她对此深信不疑。

尽管在这些日子里，阿尔芒斯充实了奥克塔夫的生活，但只要她不在，他就会有一些忧伤时刻，想到自己的命运。于是他这样想：对我极为有利的错觉支配了阿尔芒斯的心。也许我能够向她坦白我最奇怪的东西。她远不会鄙视我，厌恶我，而会对我表示同情。

奥克塔夫告诉女友他年少时曾迷恋偷窃。阿尔芒斯被可怕的详细描述惊得目瞪口呆。在那种描述中，奥克塔夫的想象力乐于描绘出那怪异爱好的悲惨结局。这场坦白震动了她的生活，她因此变得心事重重。这招来了人们的指责。但这场荒唐的内心吐白刚过一星期，她就开始同情奥克塔夫，并且只要可能，对他更加温柔。她想："他需要我安慰，以便自我宽恕。"

奥克塔夫通过这次考验，肯定了他所爱的人对他无限忠诚，加之不再有什么阴暗思想需要隐藏，因此在社交场上比过去大为亲切。在因临近死亡而倾吐情愫之前，他是个才智横溢的青年，俊逸绝伦，却并不和蔼可亲，主要为忧愁的人们所喜爱。他们以为在他身上看到了天降大任之人的"平常模样"。在他的作风里，责任的观念体现得过多，有时竟使他露出一副英国人的面目。在社交圈的老年帮那里，他的愤世嫉俗被当作清高和孤僻的性情，使他避开所征服者。倘若他是这时代的贵族院议员，人们一定会使他声誉卓然。

生来便是有朝一日成为最可爱的料子的年轻人有长处，却常常没经受过不幸的磨练。奥克塔夫却刚经过了这可怕老师的熏陶。可以说，在我们提及的时代，年轻子爵要多标致有多标致，他在上层社会享有的豪华生活要什么有什么，因此他在那里面被德·奥马尔夫人、德·波尼维夫人和上了年纪的人们竞相称赞。

德·奥马尔夫人说得有理，他是她遇到的最迷人的男人。"因为他从不使人生厌。"她飘飘然地说，"见到他之前，我甚至未曾想到过有这种优点。但我们主要的事是快活

行乐。”“可我呢？”阿尔芒斯听到这天真话后，心里想，“人家对这个男人欢迎之至，我却拒绝他的握手。可这是责任，”她叹息一声，又说道，“而且永远不能违背它。”有一些晚上，奥克塔夫沉浸在极其幸福之中，一声不响，只望着阿尔芒斯在眼前活动。对于德·奥马尔夫人和阿尔芒斯，这些时候都没有白过。德·奥马尔夫人因为人家忽略了让她高兴而大为不快，阿尔芒斯则因见到心爱的人单单注意她而喜出望外。

在圣灵修会的升迁看来推迟了。德·波尼维夫人去坐落在普瓦图，给自己家族冠以其名的古老城堡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一位新来的人物大概也将侧身于旅人之列，这便是德·波尼维骑士，侯爵前妻生的小儿子。

第二十五章

举世皆为疯狂所染。

——匈牙利国王①

几乎就在奥克塔夫受伤的当儿，一位新人物从圣一阿瑟尔② 来到侯爵夫人的社交圈里。这是德·波尼维骑士，她丈夫的第三个儿子。

如果旧政权仍然存在，人们或许会安排他进主教派教会。尽管沧海桑田，世界大变，家庭的固有习惯仍使大家和他本人相信，他应该属于教会。

这个年轻人虽年仅二十，却显得极为博学。尤其显得少年老成。这是个身材瘦小的人，颜色苍白，面庞很大，周身显出某种教士的气质。

一天晚上，有人带来了《星报》。封住报纸的唯一的纸带贴歪了。显然，门房已经读过它了。“这家报竟也如此！”德·波尼维骑士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为了节省和第一条纸带交叉的第二条灰纸带，竟不惜冒让百姓读它的危险。好

---

①据说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一世（1768—1835）以匈牙利国王的名义召集一次国会时，就是以这句话开头。

②设在亚眠附近的一个有名的耶稣会团体。

象百姓生来就是读它的！好象百姓能分优劣，辨良莠！看到王朝报纸的这种做法，雅各宾党的报纸还盼望什么？”

这种无意间发出的滔滔雄辩，使骑士大受尊敬。昂地利社交圈里上了年岁的人和所有自高自大却并不聪明的人马上与他意见一致。默不作声的德·利塞男爵，读者勉强记得起他，庄重地站起身，走上来一声不响地拥抱骑士。这个举动使沙龙在好几分钟内充满庄严的气氛，令德·奥马尔夫人大觉开心。她叫来骑士，竭力让他说话，并且几乎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所有的年轻妇女群起效尤，使骑士差不多成为奥克塔夫的竞争对手。后者其时受了伤，正在巴黎府上休养。但尽管德·波尼维骑士那么年轻，人们对他还是很快产生反感。人们觉得他身上，对所有与我们有关的东西缺乏好感。这个年轻人的前途与众不同。人们隐隐地察觉，对于所有存在之物，他身上有一种极为险恶的东西。

借着《星报》出了一番风头的次日，德·波尼维骑士一大早来见德·奥马尔夫人，几乎象达尔杜弗①给多利娜一条手帕，好使她盖住“一些人们不能看见的东西”那样，与她开始了初次交往。她刚才说到一次瞻礼游行时，不知冒昧说出什么轻浮话，他便板着脸斥责她。

年轻的伯爵夫人激烈反驳，拼命促使他收回自己的话。她被这个怪人吸引住了。“这完全象我的丈夫。”她想，“我们笑的时候，可怜的奥克塔夫不在这里，多么遗

①莫里哀喜剧《达尔杜弗》中的人物。是个大骗子。

憾！”

德·波尼维骑士特别对加在德·马利维子爵身上的某种荣誉觉得反感。他从所有人的嘴里都听到了他的名字。奥克塔夫来到昂地利，重新出现在社交场上。骑士认为他迷上了德·奥马尔夫人。根据这种想法，他本人也拟定策略，准备向漂亮的伯爵夫人进攻。在她身边他大献殷勤。

骑士谈话时总是巧妙地影射到法国或拉丁文学中的大作家、大诗人的杰作。德·奥马尔夫人知之甚少，便让他给自己解释典故。再也没有比这更使她开心的事儿了。骑士惊人的记忆力确实很管用，他想举出拉辛①的什么诗或博须埃②的什么话，便能毫不犹豫地背出。他并且还有条有理、简洁明了地指出影射的事情与话题的关系。在德·奥马尔夫人眼里，这一切都新鲜有趣。

有一天，骑士说道：“只要《潘朵拉报》③的一篇小文章，就可以败坏权力引来的兴致。”这句话被大家认为说得极其深刻。

德·奥马尔夫人对骑士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几个星期刚过，他就使她害怕了。“您给我的印象，”她对他说，“是在森林深处的无人地带，我遇到的一头猛兽。您越有才华，就越有伤害我的能力。”

又一天，她对他说，她可以肯定，惟有他悟出了这项伟

①拉辛（1639—1699），法国著名的悲剧作家。

②博须埃（1627—1704），法国著名的散文作家。担任过主教、王太子的教师、大主教等职，写作倾向反动。

③法国王朝复辟时期的一种文学和讽刺性的小报，为自由主义者所办。

大原则：说话是为了隐藏思想。

在社交圈里其他人那儿，骑士也获得巨大成功。例如，他离开父亲已有八年，在圣一阿瑟尔、勃利格以及其他常常连侯爵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生活。然而一朝回到他身边，不到两个月，他就完全占据了这个老头、当代精明的朝臣之一的思想。

德·波尼维先生老担心会看到法国的复辟步英国复辟的后尘。近一、两年来，担心把他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守财奴。因此，看到他给骑士儿子三万法郎，以资助耶稣会建几幢房子，上流社会的人莫不觉得十分惊讶。

每晚，在昂地利，骑士和四、五十名仆役一道祈祷。他们侍候住在宫里或侯爵夫人为朋友租用的农舍里的人。祈祷过后，是一场简短的即席告诫，说得非常好。

年纪大的夫人们开始去橙园。晚课就在那儿举行。骑士让人在那里放上绚丽的鲜花，并让人经常从巴黎带花来替换。很快，这种虔诚而严肃的告诫激起了普遍的兴趣，它与夜晚余下的时间里人们的轻浮方式适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老爷使身边的所有下属——恐怖制度初次出现时，他们表现得那么残忍，——重新接受正确的道德准则的这种方式，德·苏比拉纳先生宣布自己是最热心的支持者。这是荣誉团员的一种说法。他到处散布，如果不恢复马尔特荣誉团和耶稣会，不出十年，就会出现又一个罗伯斯庇尔①。

德·波尼维夫人没有忘记打发心腹去参加继子虔诚的活

①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领袖，雅各宾派的首领。

动。听说他把银钱散发给特意向他告苦的仆人，她觉得惊异。

圣灵修会的晋迁看来已经展期，德·波尼维夫人便宣布说建筑师从普瓦图来信，告诉她已召集足够的工人。她准备旅行，阿尔芒斯亦然。骑士宣布陪她去波尼维，再访古老的城堡，家族的发祥地。对于这个计划，她仅勉强表示满意。

骑士明白，他去会妨碍继母。但这正是他陪她旅行的又一个理由。他希望向阿尔芒斯追忆祖先的光荣，因为他发现阿尔芒斯是德·马利维子爵的朋友，他想把她从他手里夺过来。这计划蓄谋已久，只在实行时刻才暴露出来。

由于德·波尼维骑士既和社交圈内的老年帮愉快相处，也同年轻人高兴地来往，所以他离开昂地利之前，有本事叫奥克塔夫大生妒意。阿尔芒斯登程后，奥克塔夫甚至想，这个德·波尼维骑士装出对她无限尊敬的样子，很可能是她母亲的老友替她找的那位神秘丈夫。

挥手离别时，阿尔芒斯和表兄各自为一些阴忧的怀疑所折磨。阿尔芒斯觉得她把奥克塔夫留给了德·奥马尔夫人。但她又认为自己没有胆子给他写信。

在这段残酷的分离期间，奥克塔夫只能给德·波尼维夫人写两三封极为殷勤，但笔调古怪的信。倘若这些信被某个社交圈外的人看到，他一定会认为奥克塔夫狂恋着德·波尼维夫人，却不敢向她表露爱情。

在分别的一个月中，德·左伊洛夫小姐由于不再有与朋友同居一栋房子、每天见面三次的幸福，理智也不再被扰乱，作了一些认真的思考。尽管她的言行完全得体，她也不能不承认，当她看着表兄时，那眼神大概极容易看出来。

旅途中偶然的机会使她不意听到德·波尼维夫人的女佣们说的某些话，为此流了不少眼泪。这些女人和所有那些接近权贵的人一样，只看到四处钱欲横流，把阿尔芒斯表露的爱情也归结于这种动机。“她装出爱他，以便成为德·马利维子爵夫人。”她们说，“对于一个出身那么寒微的可怜小姐，这倒不赖。”

阿尔芒斯从未想到自己被人诽谤到这步田地。“我是个被人污损的女人。”她自忖，“我对奥克塔夫的感情不只被人乱加揣度。人们猜忌我，这甚至都算不上最大的过错；我和他同在一屋生活，然而他却不可能娶我……”从这时起，她被人诋毁的想法就盘据了她所有的思绪，扰乱了她的生活。

有一些时候，她以为甚至淡忘了对奥克塔夫的爱情。“我的处境不允许我和他结婚。我不嫁给他。”她想，“得更远更远地离开他生活。如果他把我忘怀，这极有可能，我就去某所修道院了此残生。对于我余下的日子，那将是极理想、极合适的处所。我会思念他，打听他的成就。群居团体的回忆录展现出许多生活方式，都和我将过的那种相似。”

这种打算倒是合情合理，然而，能够以某种公正的表象来遭受自家的仆人，还有奥克塔夫生活其中的家庭的所有仆人的诽谤，这种使一个姑娘家感到可怕的念头，在阿尔芒斯的生活中投下了不可抹去的阴影。她每当避免回想自己的“过错”，——这是她给自己在昂地利的生活定的名称，便想到德·奥马尔夫人，于是不知不觉地夸大了她的可爱。德·波尼维骑士那一帮人使她把触犯上流社会有可能招来的

伤害看得比实际更无可救药。在波尼维古堡的逗留即将结束的时候，她整夜啜泣不止。她姨妈发现她愁眉不展，大为不快，便把满肚子不高兴朝她统统发泄出来。

在普瓦图居住期间，阿尔芒斯获悉了一个消息，但并不激动异常。她有三个叔叔，都在俄罗斯宫廷供职，在那个国家内乱期间相继自杀。他们死亡的消息被封锁了。但几个月后，几封警察无能为力、未能缴获的信终于交到了德·左伊洛夫小姐手里。她继承了一笔颇为可观的财产，可使她成为奥克塔夫的婚姻对象，在财产上与他不相上下。

这个事件却不是来平息德·波尼维夫人的火气的。阿尔芒斯是她必不可少的"出气筒"。这个可怜的姑娘由于喜欢德·马利维夫人的沙龙，便遭了严厉的斥骂。贵妇们之恶毒不会甚于阔女人之庸俗，但在她们身边，人们更容易气恼，并更深刻、更无可挽回地领会——恕我直言——不堪入耳的话的含义。

有一天上午，当德·波尼维骑士以人们对已成明日黄花的"新闻"的冷漠神态，告诉她奥克塔夫臂伤复发，又相当不适，情况令人担忧时，阿尔芒斯以为自己不幸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自从阿尔芒斯出发，奥克塔夫便变得脾性乖张，苛求幸福，常常在沙龙里觉得烦闷无聊。他打猎时冒冒失失，引来严重后果。他想用左手使一支极轻的小枪，不想获得成功，这使他增添了勇气。

一天，他追猎一只受伤的小山鹑，跳过一道沟堑时，手碰上了一株树，这使他又发起高烧来。在发烧及随之而来的不适期间，可以说，他早先当阿尔芒斯的面感受的不自然的

幸福，此刻似乎只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梦忆。

德·左伊洛夫小姐终于归返巴黎了。第二天，两位有情人又在昂地利宫重逢。但是他们都极其忧悒。这是最糟糕的情绪，因为它来自双方的互不信任。阿尔芒斯不知该用什么语气和表兄说话，因此他们头天几乎没有交谈。

德·波尼维夫人欣然在普瓦图大兴土木，建造哥特式尖塔，以为重建了十二世纪。这期间德·奥马尔夫人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大获成功，终于使德·波尼维先生夙愿以偿。为了不和一位如此有用的女友分手，德·波尼维夫人趁侯爵夫人不在时征得德·奥马尔夫人同意，让她住在宫楼顶层一套小房间里，与奥克塔夫为邻。德·奥马尔夫人向大家显出她念念不忘奥克塔夫的受伤的事情，说他几乎是为了她才受伤发烧的。回忆这事真没意思，因为它要了德·格莱维洛什侯爵的命。然而，德·奥马尔夫人还是禁不住，常常暗中提及此事，因为上流社会的习惯之于敏感心灵，几近于科学之于才智。这个性格外露、并不浪漫的人尤其对真事印象深刻。阿尔芒斯刚在昂地利呆了几个钟点，就发觉这个通常如此轻佻的人不断想起那件事。这使她觉得吃惊。

她忧忧不乐、心灰意冷地来到这里。她平生第二次觉得又被可怕的感情攫住了。尤其是当这种感情在同一个心间与高尚而美好的感情相遇时，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阿尔芒斯认为在这一点上应该严厉自责。“我应该严肃地注意自己的言行。”她寻思，把停在奥克塔夫身上的眼光射开去，然后又落在引人注目的德·奥马尔伯爵夫人身上。对于阿尔芒斯，伯爵夫人的每一分优雅都使她把自己看得极为卑贱。“为什么

奥克塔夫不更爱她？”她暗忖，“便是我也觉得她值得爱。”

阿尔芒斯感到内疚。也许这没有理由，但它并不因此便不残酷。这种内疚中凝集着沉重的感情，使她一改常态，对奥克塔夫极为冷淡。回到昂地利的第二天，她并不一大早来到花园。这原是她的习惯，而且她很清楚，奥克塔夫在那里等她。

白天，奥克塔夫有两、三次向她搭讪，可是她感到极其害羞，觉得大家都在注意他们，便端坐不动，冷冷地回答一两句。

这天吃晚饭的当儿，有人谈起偶然的机运给阿尔芒斯送来的财产。她注意到这话也许不怎么中奥克塔夫的意，因为他没就此事对她说一句话。即便这句未说出的话被表兄说出来了，在她心中激起的快乐，也够不上他的沉默给她带来的痛苦的百分之一。

奥克塔夫并没有听人家说话。他正想着阿尔芒斯回来后对他的奇怪态度。“或许她不再爱我，”他寻思，“或许她与德·波尼维先生订下了海誓山盟。”奥克塔夫对阿尔芒斯得财的消息无动于衷的态度，给这可怜的姑娘新掘开了一眼巨大的不幸之泉。对这来自北方，而且，设若奥克塔夫爱她，会使她与他在财产上门当户对的遗产，她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良久。

奥克塔夫为了找机会给她写几句话，曾把内尔康珀，德·波尼维夫人年轻的英国女友刚发表的一首歌咏希腊的小诗寄给普瓦图她收。这首传诵一时的诗在法国仅有两份。只要寄往普瓦图的那份在沙龙里一出现，便会有二十个人不知趣

地索讨。因此奥克塔夫央求表妹让人把它带到他房间里面交给他。阿尔芒斯极其惶恐不安，觉得没有勇气让女仆去完成这一任务。她登上三楼，把这首英文小诗塞在奥克塔夫房间的门把手上，让他一回房便能看见。

奥克塔夫心情极其慌乱。他看出阿尔芒斯决意不理他。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心绪和她说话，十点钟不到就离开了沙龙。他愁思万点，激动不已。德·奥马尔夫人不久也不愿呆在沙龙，因为人们谈论政治，气氛低沉。她借口头痛，十点半之前就回到自己的寓室。“奥克塔夫可能在和德·奥马尔夫人一块散步。”大家的这个想法使阿尔芒斯脸色变得煞白。接着她又责怪自己，说自己的痛苦不合适，使她变得不配得到表兄的尊重。

第二天一大早，阿尔芒斯来到德·马利维夫人房间。夫人要一顶什么帽子，可她的女仆上村里去了。阿尔芒斯便去放帽子的房间替她拿。去那房间必须经过奥克塔夫的门前。当她看到英文小诗仍塞在门把手里，和昨晚她放的位置一样时，顿时象遭了雷轰电击，变得目瞪口呆。显然，奥克塔夫昨晚没有回房。

事情确是真的。他不顾上次臂伤复发，又打猎去了。为了早上起来不致被人发现，他干脆在猎场看守人家里宿了一夜。他想在十一点，敲午饭钟时再回宫，这样，便能避开家人对他的冒失行为可能进行的责备。

回到德·马利维夫人的卧房时，阿尔芒斯不得不对她说自己不舒服。因为她与刚才判若两人。她暗忖：“我的位置是虚假的，我遭受了应有的惩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处于

这种位置是那么不合适。我终于由此蒙受痛苦，可我甚至不能承认。”

当她见到奥克塔夫时，却没勇气向他提个最小的问题，问他出于何种偶然原因没看到英文小诗。她以为那样做有失礼貌。这第三天比前两天还要可悲。

第二十六章

看到阿尔芒斯一反常态，奥克塔夫变得垂头丧气。他想，即便以朋友的身份，他也可指望她向他坦露心扉，说出不安的原因；因为她不愉快，这点奥克塔夫毫不怀疑。对他来说，同样明显的事情，是德·波尼维骑士千方百计剥夺他们偶然在一起说话的机会，不管是散步时还是在沙龙中。

奥克塔夫有时大胆说些含蓄的话试探她，却没有回音。要让阿尔芒斯说出自己的痛苦，放弃强加给自己的极端克制，必须使她激动万分。奥克塔夫太年轻，自己也太痛苦，发现不了这点，也就谈不上利用之。

德·苏比拉纳荣誉团员来昂地利吃晚饭。晚间下起了暴雨，大雨滂沱。家人让他留下，安排他住在三楼，奥克塔夫刚住进的房间隔壁。这一晚奥克塔夫努力对阿尔芒斯稍稍快乐一点；他需要看到她微笑。在她的笑靥里，他或许看得见往日的亲密。可他的快乐极不成功，而且使阿尔芒斯老大不悦。因为她缄口不答，所以他只得向在场的德·奥马尔夫人搭讪。她笑个不停，而阿尔芒斯却一声不吭。

奥克塔夫大胆向她提了个问题，似乎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解答，可她只冷冷地用两个字回答了事。他因为明显地被她厌恶而心灰意冷，当即离开沙龙。在花园呼吸新鲜空气时，

他遇见猎场看守人，便告诉他明天一大早他将去行猎。

德·奥马尔夫人由于看到沙龙里全是一板正经的人，他们的谈话枯燥无味，便打定主意走了出来。在倒霉的阿尔芒斯看来，这再次约会是太明显的了。她尤其对奥克塔夫的口是心非感到愤慨，就在这天晚上，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时，他还对她说了几句极为温柔的话。她回到自己房间，想拿一册书去放在奥克塔夫的门把手上，就象放英文小诗那样。走到通往表兄房间的走廊时，她听到里面有声响。他的房间敞开着。他正在修枪。在刚准备好安顿骑士的房间前面，有一间小室充作过道。这间小室的门朝走廊开着。幸好它是打开的。就在阿尔芒斯往前走的当儿，奥克塔夫也往门口走去，准备跨进过道。对阿尔芒斯来说，在这时候碰上奥克塔夫真是可怕。她刚刚有时间躲进朝她开着的这间房里。“等奥克塔夫一走，”她想，“我就把书放上去。”想到自己竟贸然做这种事情，这种大错特错的事情，她便心慌意乱，思绪几乎不能连贯。

奥克塔夫果然走出房间，打躲着阿尔芒斯的小室门前走过，却没有进去，而是径直走到走廊尽头。他站在一个窗户边，打了两声唿哨，似乎是发暗号。猎场看守人在事务室里喝酒，没有回答。奥克塔夫仍然守在窗前。宫邸的这一部分一片沉寂。社交圈里的人都在楼下的沙龙里，仆人们则呆在那么深的地下室。阿尔芒斯心怦怦直跳，却不敢动一下。再说，倒霉的阿尔芒斯仍认为奥克塔夫刚才发的是暗号。虽说这不象女人常用的暗号，但她觉得极可能是德·奥马尔夫人选定的。

奥克塔夫依傍的窗户正好在通往二楼的小楼梯上面。她

不可能从那儿走过。十一点钟刚刚敲过。奥克塔夫叫了第三声。猎场看守人和仆人们一起呆在事务室，没有回答。十一点半左右，奥克塔夫回到自己的房间。

阿尔芒斯平生从未做过一种使自己脸红的事儿，因此十分心慌意乱，以至觉得两腿发软，不能抬步。很明显，奥克塔夫发了暗号，有人将回答他，或许他马上又会出去。宫里的挂钟敲了十一点三刻，接着是十二点。这种不合适的时辰增加了阿尔芒斯的内疚。她下决心离开充当她的掩蔽所的小室。十二点的钟声刚停，她就开始走。她的心情如此慌乱，平常走路那么轻，此时脚步却相当重。

她在走廊里往前走，从暗处看到楼梯旁边的窗口上，有一个人的头部从夜空的背景上显现出来。她马上认出这是德·苏比拉纳先生。他正等着仆人给他拿蜡烛来。正当阿尔芒斯呆然不动，盯着刚认出来的荣誉团员的面部时，仆人持着蜡烛开始登楼，蜡烛光映在走廊的天花板上。

假如阿尔芒斯沉着冷静，她本可以躲在楼梯旁边，走廊拐角处一张大衣柜后面。或许这样她还可免于被发现。可她一下吓慌了，站着不动，慢了两秒钟，以致仆人登上最后一级，烛光把她全身上下都照出来了。于是荣誉团员认出了她，嘴角浮现出一丝狡诈的微笑。他本来怀疑阿尔芒斯和外甥要好，现在得到了证实。这当儿他心生一计，想让他们永远丢脸。“圣·皮埃尔，”他问仆人，“那不是阿尔芒斯·德·左伊洛夫小姐吗？”“是的，先生。”仆人回答，完全惊愣住了。“小姐，我希望，奥克塔夫还好吧？”荣誉团员说，声音又粗鲁又含讥带讽。说完他就走过去了。

第二十七章

阿尔芒斯绝望极了，觉得自己不仅被心爱的人抛弃，而且永远失去了名誉。她在楼梯最上一级上坐了一会儿，突然心生一念，便跑去敲德·马利维夫人的仆人的房门。那女人睡死了，没有回答。德·马利维夫人隐隐担心儿子病了，亲自端着小油灯，打开了房门。见到阿尔芒斯的面色，她大吃一惊，忙叫着问："奥克塔夫出了什么事儿吗？""没事，夫人。奥克塔夫没什么事。他身体很正常。只是我不幸我绝望，才吵了您的睡眠。我原想跟戴丽安夫人说说，只有当她告诉我您还没睡时，我才会上您屋里来。""我的孩子，你叫我'夫人'，这可叫我更加惶惶不安。有种不正常的味儿：是不是奥克塔夫病了？""不是，妈妈，"阿尔芒斯说，泪如泉涌，"只是我成了坏名声的姑娘。"

德·马利维夫人让她进房。于是她把刚才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全告诉了她，什么也没隐瞒、回避，甚至她的嫉妒心。阿尔芒斯的心被这么多不幸摧残得筋疲力尽，哪还有力量来隐瞒什么。

德·马利维夫人大惊失色，突然叫道："不能再耽误时间，把我的皮袄拿来，我可怜的女儿，亲爱的女儿。"她以地地道道的母爱，给了她两三吻。"点亮我的蜡烛。你呢，

你留在这儿。”德·马利维夫人急步向儿子房间走去。门幸好未关紧。她悄悄地走进去，叫醒儿子，把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他。“我兄弟可以把我们的名声搞臭。”德·马利维夫人说，“照表面情况看来，他会这样做的。你起来吧，到他房间去，告诉他我在你房里中了风。你有比这更好的办法吗？”“有，妈妈。明天我就娶了阿尔芒斯，只要这天使还愿意要我。”

这句话虽出乎意料，却正中德·马利维夫人的下怀。她拥吻儿子。但她沉思一会后，又说：“你舅舅不喜欢阿尔芒斯，他可能去外边乱说。即使他答应不开口，他也会指使仆人去宣扬，过后又借口他在外边胡说八道把他一脚踢开。我还是坚持‘中风’的主意。这出喜剧会使我们三天内不得痛快，但你妻子的名誉比一切都珍贵。想一想吧，你应该显得神色惊慌。你通知了舅舅后，下楼去我的房间，把我们的主意告诉阿尔芒斯：荣誉团员在楼梯边遇到她的时候，我正在你房间里，她正下楼去找戴丽安夫人。”奥克塔夫赶忙去通告舅舅，发现他根本没睡着。荣誉团员瞪眼打量他，象是揶揄他，使他的激动一变而为愤怒。奥克塔夫离开德·苏比拉纳先生，赶忙跑到母亲房里。“这可能吗？”他问阿尔芒斯，“您不爱德·波尼维骑士。他难道不是您从前跟我提到的那位神秘的丈夫？”“我看见骑士就怕。但是您呢，奥克塔夫，难道您真不爱德·奥马尔夫人？”“我永不再见到她，永不再想到她。”奥克塔夫说，“亲爱的阿尔芒斯，请屈尊说，您同意我作您的丈夫。老天惩罚我，因为我把去打猎的事瞒着您。我向猎场看守人打唿哨，但他没有回答。”

奥克塔夫的话十分热烈，却没有真正的爱情那种缠绵。阿尔芒斯认为看出他心不在焉。“您这时并不爱我。”她对他说，“我衷心地爱您。可我被那位小人，那可恶的荣誉团员气得要命。不能相信他会闭口不说。”说完，奥克塔夫又恳求她。“能肯定这是爱情在促使您说话吗？”阿尔芒斯对他说，“或许这只是高尚之举？您到底爱不爱德·奥马尔夫人？您原来讨厌结婚，现在又提起它，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我难以相信。”“苍天可鉴，亲爱的阿尔芒斯，别浪费时间了。我以后的所有日子会用爱情来回答您的问题。”他对自己的话如此肯定，终于使阿尔芒斯不再存疑。他又快步登上楼，发现荣誉团员守在母亲身边。即将结婚的快乐使奥克塔夫勇气倍增，把这场喜剧演得非常逼真。尽管如此，荣誉团员对姐姐的突然中风仍然将信将疑。他竟敢开玩笑，提到阿尔芒斯晚间的走动。“先生，我还有一条胳臂是好的。”奥克塔夫猛地站起身，冲着他吼道，“你要再说一句，我就把你从这窗户扔出去。”奥克塔夫满腔怒火，把荣誉团员唬得一脸灰白。他恰好记起了外甥发狂的情景，并且看出他被激怒到了不惜犯罪的地步。

正在这时，阿尔芒斯出现了。但奥克塔夫和她无话可谈，甚至也不能情意绵绵地看她一眼。静寂使他失去了理智。荣誉团员想说几句轻松话，以显示他宽容大度。奥克塔夫怕他中伤德·左伊洛夫小姐，忙死死地抓住他的手臂，对他说：“先生，我奉劝您立即回您的房间。”荣誉团员还有点犹犹豫豫，奥克塔夫一把抓着他的手，把他拖到他的房间，推进去，锁上门，把锁匙放进衣袋里。

他回到两个妇人身边时，仍然怒不可遏。“我要不宰掉这见钱眼开的下贱家伙才怪呢！”他大叫着，好象是在自言自语，“他竟敢诋毁我妻子！让他倒霉吧！”

“至于我呢，我倒喜欢德·苏比拉纳先生。”阿尔芒斯说。看到奥克塔夫使他母亲难过，她觉得不安。“我喜欢德·苏比拉纳先生。倘使您盛怒不息，我就会想，您这样怒火冲天，也许是由于我们刚向他宣布的结婚决定作得匆忙了点儿。”

“您别相信他。”奥克塔夫打断她的话，说道，“我清楚这个人。但您总是有理。我应该饶了这个卑鄙的家伙。”渐渐地他的怒火平熄了。德·马利维夫人把中风的喜剧演得象极了。她让人把她抬回自己的房间，又打发人去巴黎请她的医生。

这一晚余下的时间是愉快地度过的。这位幸福的母亲把快活传给了奥克塔夫和他的朋友。诚然，阿尔芒斯仍然心慌意乱，失去了自制力，但在德·马利维夫人喜悦的话语鼓励下，她也有勇气向奥克塔夫表示，她是多么的爱他。她见他对德·波尼维骑士心怀醋意，心中甚是高兴。正是这种吉祥的感觉，以如此愉悦的方式，替她解释了前些日子她表面上冷漠无情的原因。尽管德·马利维夫人有令在先，仆人们还是把她的病情告诉了德·奥马尔夫人和德·波尼维夫人。她们只是过了很久才来。到了天将破晓的时分，大家都去睡了。

第二十八章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一个人今天生出了希望的嫩叶，明天，他身上开满了红艳艳的荣誉的花朵，后天，一场致命的严寒猝然而至，于是，他倒下了——这就是他的本质。

——《国王亨利八世》第三幕①

第二天一大早，德·马利维夫人赶到巴黎，向丈夫提出让奥克塔夫结婚。他们争论了整整一天。“我等了好久，”侯爵说，“可不是等这个讨厌的提议。我若故作惊讶，那是不对的。德·左伊洛夫小姐绝不是没有财产，这我同意。对她来说，她的俄罗斯叔叔们死得恰是时候。但这笔财产不会超过我们有可能从别处得到的财产。对于我儿子，最严重的是，这种婚姻没有考虑到家庭。我在其中看到的不过是他们性情相投而已。奥克塔夫在上流社会亲戚不多，而且他的处世态度也不会给他招来朋友。继我和他堂兄之后他会当上贵族院议员。这就是一切。况且你知道，好朋友，在法国，人有多

①莎士比亚的剧作，成于一六一二年。后一句系司汤达改的。原为“我就是这样。”

大势力，位子就有多高。照那些无礼之辈的说法，我属于老家伙。我不久就会死，儿子能和上流社会建立的一切联系也会随之中断。因为对于我们亲爱的德·波尼维夫人，他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考虑奥克塔夫的婚事时，必须为他寻找在上流社会的支持，而不是为他找财产。我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点与众不同的，可以独自一人取得成功的长处，如果你愿这么认为。我总是看到那些卓越人物需要大吹大擂，而我儿子呢，他远不去奉承那帮名誉制造者，倒似乎有一种狡黠的快乐，要去冒犯他们，抨击他们。人们可不是这么干成功的。倘若有个钟鸣鼎食之家，又极有地位，他在上流社会就会被认为理应当部长。如果没有任何人给他吹捧，他将只是个怪人而已。”

德·马利维夫人叫着，翻来覆去地重复这句话。她明白丈夫的思想已经定在某人身上。

他越说越起劲。“是的，好朋友，我不愿肯定奥克塔夫轻易表现的自寻烦恼，和他对那些东西——自从雅各宾党把我们的一切，乃至语言都改得面目全非以来，那些东西就被称为原则，——所表现的激情，会在哪一天使他做出最糟糕的蠢事，把他推入你们称之为‘反对党’的阵营。你们的反对党中唯一杰出的人物，米拉波子爵①，就是因卖身投靠而送了性命。这是个可耻的下场。我可不希望我儿子也有这样的下场。”“这正是你不该担心的事情。”德·马利维夫人激烈地反驳他。“不，正是在当反对党的灾难中，我儿子的

①米拉波子爵(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著名演说家。

财产会耗费一空。这场婚姻只会使他变成一个平民百姓，住在他那省的腹地，守着房子。他的忧悒性格只是已经使他过于习惯这种生活。我们亲爱的阿尔芒斯看事情的方式有点荒谬，她远不去改变奥克塔夫身上应该责备的东西，反而助长他养成平民习惯。要是他们两人结婚，你会断送了我们的家族。”“奥克塔夫被指定进贵族院。他会成为法国青年的崇高代表，并且通过他的辩才赢得人们的敬重。”“他这种人多得很。这些年轻议员都说自己有口才。我的老天！他们在社交场上、在家里，都彬彬有礼，很有教养，可也仅此而已。法国青年的这些年轻代表会成为奥克塔夫的头等敌人。因为他至少有种怪诞的感觉方式。”

德·马利维夫人很晚才回昂地利。她给阿尔芒斯带回一封令人喜悦的信。德·马利维先生在里面替奥克塔夫向她求婚。

尽管奔忙了一天，疲乏不堪，德·马利维夫人却顾不上休息，匆匆地走进德·波尼维夫人的房间。大概只是从她嘴里，德·波尼维夫人才获悉了这场婚姻的消息。德·马利维夫人拿出德·马利维先生给阿尔芒斯的信给她看。对于可能改变丈夫的看法的人，她采取了这种谨慎措施，自己也颇觉得意。再说，这种做法确也必不可少，侯爵夫人可以说是阿尔芒斯的监护人。这种身份使她无话可说。德·马利维夫人感谢德·波尼维夫人对奥克塔夫表现的友好。其实德·波尼维夫人对这场婚事并不赞同。侯爵夫人一个劲地夸奖德·左伊洛夫小姐的性格，说德·马利维夫人绝不会忘记几个月前她对阿尔芒斯的试探。这位孤女高尚地谢绝了她，尽管当时

她毫无财产。

“嗨！我对奥克塔夫的友谊，可不需要靠阿尔芒斯的高贵品质来加强。它只取决于我们的某种事情。这种家庭的婚姻只适合于豪富的银行老板。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钱。他们稳稳地把钱拿到手，而不致招人指摘。”

“让我们回溯到从前某个时代吧，”德·马利维夫人反驳道，“那时，对于一个名门之后、法兰西的议员、富翁，宫廷的宠幸只不过是次要目的，除非人们处心积虑、朝思暮想，必欲获得它而后快。看看我们的朋友诺××勋爵，他在他的国家享有的巨大声望来自于他叫得出十一个下院议员的名字，此外，他从未朝见过国王。”

这也是德·马利维夫人对兄弟的异议的回答。他的反对要强烈得多。他对昨天的事儿余怒未息，不打算放过假装勃然大怒的任何机会，想等人来劝自己平息，使外甥背上对他永远感激不尽的重债。

单单对奥克塔夫，他也许会原谅。因为说到底，他不是得原谅，就是得放弃一年来时刻做着的发财梦。奥克塔夫的狂暴众所周知，他曾把母亲的仆人从窗子里扔出去。荣誉团员与亲友们在一起时，这些，或许是对于昨夜的事儿，他的虚荣心能聊以自慰的理由。

然而，想到阿尔芒斯在爱她爱得发狂的丈夫心中极有地位，德·苏比拉纳先生便下决心宣布终生不再来昂地利。人们在昂地利极为高兴，听了他的话后几乎当真，可是在向他多方表示歉意，主动与他接近后，人们又把他遗忘了。

自从他发现德·波尼维骑士的到来给自己增添了力量以

来，他对德·左伊洛夫小姐的疏冷就一变而为仇恨。德·波尼维骑士给他提供道理，有时甚至提供整句整句的现成话。他不原谅她含沙射影，夸赞在伊斯梅尔城墙下俄国人表现英勇，却讽刺马尔特荣誉团的骑士们，土耳其人不共戴天的仇敌在山岩上睡大觉。荣誉团员本可能忘却他自己惹来的奚落，但他对阿尔芒斯心存怨怒，实质上是出于金钱的原因。荣誉团员不大聪明的头脑朝思暮想的，是在交易所发笔横财。一如所有凡夫俗子，年近五十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的兴致化为乌有，而讨厌的心理则出现了。照例，荣誉团员曾依次想当骚人墨客、政坛术士和意大利歌剧院的艺术爱好者。不知是什么误会阻止他做短袍耶稣会教士①。

最后，他想到了交易所的投机买卖。于是找到了治疗极度无聊的灵丹妙药。可是要在交易所混，他还缺本钱和信用。赔偿来得真是时候，而且荣誉团员断定他将轻而易举地支配外甥，因为他只是个迂夫子。他坚决打算从奥克塔夫得到的他母亲的赔偿中拿出一大部分，投入交易所。

在荣誉团员看来，阿尔芒斯象个不可克服的障碍，阻止他对几百万财产的最大热望的实现。现在她进入了家庭，那么他在外甥心目中和他在西班牙的宫邸中享有的威信便会一落千丈。荣誉团员在巴黎抓紧时间，去德·C公爵夫人，——她是德·马利维家庭的保护人——德·安克尔公爵夫人、德·拉龙芝夫人，以及德·克莱斯夫人府上，煽风点火，唆使她们反对这场婚姻。很快，德·马利维家的所有朋友都认定这

---

①指那些听命于耶稣会却未入会籍的人。

场婚姻不合适。

不到一星期，年轻子爵要结婚的消息便家喻户晓，遭到了所有人的非议。凡是有女要嫁的贵妇都满腔怒火。

“德·马利维夫人竟忍心强迫可怜的奥克塔夫娶她的伴娘。”德·克莱斯伯爵夫人说，“大概是要省下该付给她的工钱吧。真可怜。”

在这一片反对声中，荣誉团员认为自己在巴黎已被人遗忘。他在这里无聊得要死。和别的事情一样，反对奥克塔夫的婚事的普遍呼声不可能持久。当这种一致的愤怒存在时，必须好好利用，而要打破已经定好的婚姻，只有离得极近。

这些十足的理由和比它们更十足的无聊，终于使人们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看见荣誉团员回到了昂地利。他又住回他的房间，生活习惯一如既往，好象啥事也没发生。

人们对这位新来者极为款曲周到。他也没忽视极殷勤主动地与未来的甥媳接近。“友谊与爱情一样，都有一些错觉。我起初指责了某种安排，这是因为我也一样，非常喜爱奥克塔夫。”

第二十九章

他最残酷的痛苦，是他自己造成的那些。

——盖·德·巴尔扎克①

阿尔芒斯本有可能被这种彬彬有礼的主动言和骗住，但她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荣誉团员身上，她还有别的惴惴不安的问题。

从他的婚事不再有阻碍起，奥克塔夫就常常愁眉不展，好不容易才掩饰自己的不快。他借口脑袋很痛，独自去德古昂和桑利斯树林散步。有时，他也连续策马奔驰五、六十里地。在阿尔芒斯看来，这是些不祥之兆。她注意到，某些时候，奥克塔夫凝视着她，眼中流露的怀疑比爱情要多。

那些愁闷的时候往往由于抑制不住的爱情，和在他的幸福时刻从未见过的无限信任而告终结，这倒也是事实。她给梅莉·德·苔尔桑写信时，开始就是这样来形容始自奥克塔夫受伤，终于她冒冒失失，藏在荣誉团员住室隔壁的小室这段时间的。

结婚的消息宣布以来，阿尔芒斯感到安慰的，是能够向

①盖·德·巴尔扎克(1597—1654)，法国文学家。

密友坦露心扉了。梅莉是在一个极不和睦，老是被新的男女私通骚扰的家庭中长大的，极可能给她一些明智的劝告。

有一天，阿尔芒斯和奥克塔夫在宫邸的花园里，德·马利维夫人的窗下作一次长时间的散步时，她对他说："您的忧愁极为反常，以致我，世上只独独爱您的我，需要听了一位朋友的忠告后，才敢于和您谈一谈。在我那样冒失的那个残酷夜晚之前，您比现在要快活。而我也毋需告诉您，说我所有的幸福比您消失得更快。我要向您提议：回到完全高兴的状态，回到从我知道您爱我到产生结婚这个倒霉念头之间我们那种甜美的，使我终生不忘的亲密状态。这种奇怪的改变，由我承担责任。我会对大家说我早先有愿誓不结婚。人家会责备我这种说法，因为它会妨碍几个朋友愿意给我的评价。可这有什么关系？说到底，对一个有钱的姑娘，评价只在她考虑嫁人时才算重要。然而，我却是永不嫁人的了。"作为回答，奥克塔夫一把抓住她的手，眼泪汩汩流下。"啊，我亲爱的天使，"他对她说，"您比我好得多！"看到这泪不轻弹的男儿竟流出眼泪，又听到如此质朴的话，阿尔芒斯的整个决心顿时被搅乱了。

末了，她强作出努力，对他说："我的朋友，回答我的问题。接受将还我幸福的提议。我们决不会因此就不在一块儿生活。"她看见一个仆人走来，便又慌忙加一句："要吃早饭了。您父亲将从巴黎赶来。这以后我就不能和您说话了。我这一天若没和您说话，就会闷闷不乐，甚至心烦意乱，因为我对您有点信不过。""您！信不过我！"奥克塔夫说道，其目光使阿尔芒斯的忧虑暂时烟消云散。

两人默不吱声地走了几分钟后，阿尔芒斯又开腔了："不，奥克塔夫，我并非对您信不过。假使我怀疑您的爱情，我就唯愿上帝赐我一死。可说来说去，从决定结婚起，您到底没有先前那么快活了。""我跟您说话就象跟自己说话一样。"奥克塔夫激动地说，"有一些时候我确实快活得多。因为我终于确知，世上任何事物都不可把您和我分开。我可以随时见您，和您说话，可是……"说到这里，他停住嘴。这种阴沉的静默使阿尔芒斯大失所望。

由于担心早饭钟就要敲响，也许他们整天都不得呆在一块，阿尔芒斯便再次鼓起勇气，打断奥克塔夫的沉思："可是，可是什么，亲爱的朋友？把一切都告诉我。这可怕的'可是'比您可能说出的下文还要使我难过百倍。"

"好吧！"奥克塔夫说道，停住脚步，转过身，盯着她，表情严肃，好象要洞察她将想什么。"您会全知道的。我得跟您说的这些话让我痛苦，比去死还要痛苦。但我爱您也甚于爱自己的生命。我是否需要不以爱人，而以正人君子的身份向您发誓，就象向令尊大人发誓一样，倘若老天发慈悲，让他长寿下来的话？我是否需要向您发誓，说我在世上只钟情于您。我从未爱过别人，今后也绝不会爱别人。与您分离，在我便意味死亡，而且比死亡痛苦百倍。可是我有个可怕的隐密，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个隐密会给您解释我命中注定的怪脾气。"

在说这些吐词不清的话时，奥克塔夫的面部表情紧张，眼神茫然若失，好象他不再看见阿尔芒斯似的。他的嘴唇抽搐着。阿尔芒斯比他更不舒服，靠在一株橙树的栽培箱上。

当她认出这株注定带来不幸的橙树时，不禁直打哆嗦。奥克塔夫在树林里度过那一夜后，冷酷生硬地对她说话时，她就是昏倒在这株树下的。奥克塔夫停住脚步，僵立在她面前，仿佛惊呆了，不敢继续向前举步。他惊恐不安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前面，犹如怪物一样。

“亲爱的朋友，”阿尔芒斯说，“几个月前，在这同一株橙树旁，您对我说了那些冷酷话。那时我比现在难受多了。可当时我是怀疑您的爱情呀。我能说什么呢？”她深情地说，“在那倒霉的日子，我确信您不爱我。啊！朋友，我今天可快乐多了！”

阿尔芒斯说这些话时的真挚语气，似乎减轻了折磨着奥克塔夫的内心巨痛。阿尔芒斯忘记了通常的谨慎，热烈地抓住他的手，催他说话。有一阵，阿尔芒斯的脸如此贴近奥克塔夫的脸，以至他可以感觉到她呼出的热气。这使他软过心来，说话也变得容易了。

“是的，亲爱的朋友，”他盯着她，终于说道，“我爱你。你别信不过我的爱情。但爱你的人是谁？是个‘残忍的人’。”

说了这些话后，奥克塔夫似乎一扫心软的状态，猛地变得十分激动，把胳臂从阿尔芒斯手中抽出来，跑开了。阿尔芒斯想抓住他却没抓着，一下子愣在那里。正在此时，早餐的钟声响了。她有气无力，走到德·马利维夫人面前，请求准许她不上桌吃饭。奥克塔夫的仆人来通报，说有一件事务刚迫使他的主人急速赶赴巴黎去了。

早餐气氛冷淡，默默无声。唯一高兴的人是荣誉团员。

他先注意到两个年轻人同时缺席，又不意看到姐姐慌得两眼流泪，这使他高兴了好一阵子。“她觉得婚事进展不顺。他们早早告吹了。”他自言自语道，“极度的不安使她对德·奥马尔夫人和德·波尼维夫人也不亲切。”侯爵忍着痛风的苦痛从巴黎赶来，一看奥克塔夫不在，便大发脾气，因为他预先通知了他自己要来。这使荣誉团员更幸灾乐祸。他暗想：“真是良机。让他们听听理智说话吧。”早餐一用过，德·奥马尔夫人和德·波尼维夫人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德·马利维夫人去了阿尔芒斯的住室。于是骑士活跃起来，也就是说高兴起来。他花了一点又一刻钟，努力动摇姐夫关于奥克塔夫的婚事的决定。

老侯爵的回答非常正直：“赔偿是你姐姐的。我只是个穷光蛋。正是靠这笔赔偿，我们才能为奥克塔夫考虑成家立业的事儿。我以为你姐姐比我更希望他和阿尔芒斯结婚。再说她也不缺财产。在这件事上，作为正人君子，我只能谈些意见，而不可能在此靠权力发号施令，不然会显得存心不让我妻子享受和她的亲密朋友一同生活的愉快。”

德·马利维夫人发现阿尔芒斯心绪极其不宁，却没怎么显露出来。出于友情，阿尔芒斯含含糊糊地谈起了一场拌嘴，一场和相敬如宾的人们有时争吵几句一样的拌嘴。“我肯定奥克塔夫错了。”德·马利维夫人站起身来说道，“不然你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她把阿尔芒斯一个人留在房里，这倒帮了她的大忙。对她来说，事情很快就一目了然了：奥克塔夫犯了某种大罪，也许他还弄大了不祥后果。作为正人君子，他不愿让她把命运和也许是杀人凶犯的人的命运系在一

起，但他却不告诉她真情。

我们可以说这样解释奥克塔夫的怪性格，会使他表妹恢复平静吗？她下到花园，指望再遇见他。此时，她自觉德·奥马尔夫人使她产生的妒意完全消散。她没有明白自己所处的这种感动和幸福的状态的缘由，这倒也确实。她觉得自己被最温柔、最高尚的同情弄得心荡神驰。“假若一定得离开法国，”她思忖，“我们就远走他乡，哪怕到美洲去也行。好吧，我们就走。”她快活地自言自语道，“越早越好。”于是她放开想象力，想象自己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生活在过于传奇的、尤其被小说写腻了的荒岛时的情景。那一天，次日白天，奥克塔夫都没有露面。仅仅在次日晚上，阿尔芒斯才接到一封巴黎寄来的信。她喜出望外。这封信里流露出最强烈、最自然的感情。“啊！倘使他写信时在这里，他一定会原原本本地把事情都告诉我。”阿尔芒斯这样想道。奥克塔夫在信中告诉她，因为羞于把隐密告诉她，他留在巴黎。“并非在任何时候我都有勇气把这致命的话儿说出来，即便是说给您听。”他补充道，“因为它可能损害您俯允给我的、也是全为我生出的情感。别逼我说，亲爱的朋友。”阿尔芒斯当即通过一名等着的仆人回信：“您最大的罪行，便是远离我们。”写好信后半个小时，当她看到奥克塔夫出现的时候，真是又惊又喜。原来他是在昂地利附近的拉巴尔等候回音的。

此后的日子极其快乐。使阿尔芒斯兴奋的爱情幻想是如此独特，以致她对爱一个凶杀犯也很快觉得习以为常了。她觉得奥克塔夫闪烁其辞，不愿承认的，至少是一桩罪行。她

的表兄话说得一本正经，不可能夸大他的想法，而且他过去亲口说过："我是个残忍的人。"

在她平生第一次给他写的情信中，她答应不问他那事儿。对她来说，这是个神圣的誓言。奥克塔夫给她的复信对她是件珍宝。她读了二十遍。她养成习惯，每晚都要写信给将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由于对仆人说出他的名字有点难为情，她便把头封信塞在那株橙树的栽培箱里。奥克塔夫应该一眼就认得出这个箱子的。

一天早上，当人们上桌进餐时，她对他说了一句话。于是他借口要吩咐一件事，走了出去。一刻钟后他回到餐室。当阿尔芒斯看到他两眼流露出最强烈的幸福和最由衷的感激时，快乐得无法形容。

几天以后，阿尔芒斯大胆给他写道："我以为您犯了一个大罪。我们终生要做的事情，是弥补它带来的损失，如果它还能弥补的话。但，也真奇怪，我或许比您说出秘密之前还要爱您，还要忠诚于您。

"我觉得说出它一定使您为难。这是您为我作出的头次重大牺牲。而且，我要跟您说，仅仅是从这时起，我才摆脱了几乎无法向您承认的卑劣感情。我设想了最糟的情况。因此，我觉得，在举行某种仪式之前，您不必把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您绝没有欺骗我。我向您声明。上帝宽宥后悔者。而且我肯定您把自己的过失看得过于严重。不管它可能会怎么严重，我看到了您惶恐不安，因此我原谅您。一年后，您再原原本本把心里话告诉我，那时我也许会使您少点担惊受怕……然而我不能保证要比现在更爱您。"

许多封用这种天使般的善良笔调写的信，几乎使奥克塔夫下决心，把应告诉她的隐情通过写信告诉她。然而写这样一封信的羞愧和为难又使他作罢。

他上巴黎征询他的亲戚，曾担任他的决斗证人的多利埃先生的意见。他知道多利埃先生德高望重，为人正直，脑子不滑，不会放弃责任，自欺欺人。奥克塔夫问他是否必须向德·左伊洛夫小姐吐露一个必定带来不幸的隐情。倘若是对阿尔芒斯或她的监护人，他可在结婚前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他甚至把上文提到的阿尔芒斯信中的那段话出示给德·多利埃先生看。

“您不能不说。”这正直的军官回答，“这是最起码的责任。您不能利用德·左伊洛夫小姐的慷慨大度而隐瞒这事。不管欺瞒什么人都是不光彩的。何况欺瞒一个可怜的孤女，那就更不是高尚的奥克塔夫的行为了。也许在家庭所有成员中，她只有您一人是朋友。”

奥克塔夫曾在心里把这些话说过千遍，但它们从一个正直坚强的人嘴里说出来，便具有了极新奇的力量。

奥克塔夫以为听到了命运的声音。

他向多利埃先生告辞，打定主意从亲戚家出去后，在右手边遇到的头一家咖啡馆写封决定命运的信。他做了，写了封十行字的信，在信封上标明昂地利×××宫邸德·左伊洛夫小姐收。

走出咖啡馆，他用目光寻找邮筒。不巧没有发现。很快，残留的痛苦情感——它曾使他尽可能推迟这个坦白，——来说服他不应该把这封事关重大的信交给邮局，而最好

是亲手把它放在昂地利宫邸花园的橙树栽培箱里。在这种推迟发信的念头里，奥克塔夫没有本事觉察出好不容易克制住的激情的最后一次错觉。

在他的处境，主要的，是不向多利埃先生严肃的忠告刚刚帮助他压下去的踌躇退让一步。他骑上马，带着信直奔昂地利。

从早上荣誉团员猜测出两位恋人发生某种龃龉起，他性格中天生的轻狂就为经常不断的恶意所取代。

他把德·波尼维骑士当作知己。先前荣誉团员用来筹划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和在小本上抄报盘数字的所有时间，现在他把它用来想方设法破坏外甥的婚姻。

起初他的计划并不十分合适。德·波尼维骑士帮他调整了进攻策略。他示意他派人盯阿尔芒斯的梢。花了几个路易①，荣誉团员把家里的所有仆人都变成了坐探。有人向他密报，说奥克塔夫与阿尔芒斯鱼雁不绝；他们的信藏在某号橙树的栽培箱里。

在骑士看来，这两人如此不谨慎，真令人难以置信。他听任荣誉团员在这事儿上左思右想。一周后，看到德·苏比拉纳先生一无进展，没有跳出阅读两个恋人的情书的平庸想法，便巧妙地让他记起，在他六个月里二十种各不相同的爱好中，有收藏亲笔信的爱好；当时荣誉团员雇用了一个极为能干的仿写匠。荣誉团员虽然想起了这件事，却并未悟出什么门道。然而，这个回忆紧挨着的是强烈的仇恨。

---

①路易，法国旧币名，相当于二十法郎。

德·波尼维骑士对和这样一个人去冒险踌躇不决。合伙人的一事无成令他泄气。再说，只要一受挫，他就可能把一切供认不讳。幸好骑士想起一部通俗小说，里面那位讨厌人物让人模仿情人的手迹，写假信。荣誉团员不学无术，但喜爱雅致的精装书。骑士决定试最后一次，不成功便听任他去用那些枯燥无味的办法。于是他重金雇用杜维宁的一个工匠，日以继夜，给那部用了造假信的妙法的小说套上典雅的装潢。德·波尼维骑士拿了这部精美的书，来到昂地利，用咖啡弄脏讲解伪造信件的方法的那一页。

“我是失望了。”有一天早上他走进骑士房间时对他说，“您知道，德·×××夫人爱书如命，她让人为这部毫无价值的书做了精雅的封套。我蠢得很，把书从她家拿了来，可弄脏了一页。您收集或发现了各方面的令人惊讶的秘密，不能告诉我新制一页的方法么？”德·波尼维骑士说了很久，用了与自己想暗示的主意最贴近的话，然后把书留在荣誉团员房里。

他对他说了足有十次，德·苏比拉纳先生才想到用假信来使两个恋人不和。

他对想出这个主意感到那样骄傲，起初竟把自己看成是了不起的人物。他把这主意对德·波尼维骑士说了。后者对这种缺德的方法大为惊恐，当晚就去了巴黎。两天以后，荣誉团员与他聊天时，又提到这个主意。“伪造信件，这太过份了！”德·波尼维骑士叫起来，“您爱您的外甥，爱得那么强烈，竟打算‘只要目的好，行动可以不择手段吗？’”

读者也许和我们一样，对这种阴郁的细节感到厌倦。在

这种细节里可以看到新一代的腐败品质与前辈的轻率鲁钝交锋。

荣誉团员觉得德·波尼维骑士的天真。他向他指出，“在几乎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最能保证不挨打的办法，就是冒险一试。”

德·苏比拉纳先生堂而皇之地从姐姐的壁炉上拿了好些阿尔芒斯的手迹，从而轻易地从仿写匠那儿得到了可以乱真的仿写件。他为了破坏奥克塔夫的婚事，已经就冬季的私通、舞会的消遣和可能使家庭作出的有利建议等内容草拟了一些最重要的信件。德·波尼维骑士佩服他。“为什么他不能当部长？”他暗想，“要是他当上部长，最高职位当然属于我。可是有这可恶的宪章、公众的异议、报纸的自由，象他这样的人，不管能够如何夸耀自己出身高贵，都永远别想当上部长。”耐心等了半个月后，荣誉团员终于想到伪造一封阿尔芒斯写给挚友梅莉·德·苔尔桑的信。德·波尼维先生第二次差点甩手不管了。德·苏比拉纳先生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一封才智横溢、充满了敏锐思想的信，充作样板。这封信不自觉地受了他一七八九年写的东西的影响。

“我们的世纪比这严肃。”德·波尼维骑士对他说，“您得更严肃、更迂气、更使人讨厌一点……您的信确实吸引人，拉克洛骑士①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它骗不了当今的任何

①拉克洛(1741—1803)，法国较著名的作家，著有书信体长篇小说《危险的关系》。他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是激进民主派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后又任革命军队炮兵将军，为拿破仑效力而死。所以下文荣誉团员在话中对他表示了仇恨。

人。”“老是当今，当今！”荣誉团员嘟哝道，“您的拉克洛只是个自命不凡的家伙。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些年轻人一定要把他奉为表率。他的那些人物写起信来象假发师。”云云。

荣誉团员仇恨拉克洛先生，这使德·波尼维骑士大为高兴。他坚决为《危险的关系》的作者辩护，却被完全打败，然而终于获得一封既不太夸张，也不太含德国式的哲理，算得上合情合理的样板信。经过激烈争吵而定下来的信由荣誉团员拿给仿写匠。他以为这只是些情话，仅摆出些必提的困难来讨个好价钱，然后施展乱真的本事，模仿德·左伊洛夫小姐的手迹，伪造了阿尔芒斯给朋友梅莉·德·苔尔桑，谈她最近与奥克塔夫结婚的一封长信。

奥克塔夫带着遵照多利埃先生的劝告写的信到达昂地利。他一路上萦绕脑际的主要想法是征得阿尔芒斯同意，待晚上他们分手后再展读这封信。奥克塔夫打算次日清早就走。他肯定阿尔芒斯会复信给他。他指望这样来稍稍减轻作了这种坦白后头次见面时的窘迫。奥克塔夫这样决定，只是因为他觉得阿尔芒斯的思想方式中有种英雄气概。长久以来，在阿尔芒斯的生活中，他从未偶然发现过，她有一刻钟未被连接他们的感情生出的喜或忧控制。他不怀疑阿尔芒斯对他有强烈的爱情。他一到昂地利就跳下马，奔到花园，把信藏在橙树栽培箱角落的几片树叶下。他在那里发现了阿尔芒斯的一封信。

第三十章

他赶忙钻进椴树林中的一条小径，以便能读这封信而不被人打断。他看了头几行，知道这是写给梅莉·德·苔尔桑小姐的（这是荣誉团员伪造的信）。可是这几行使他如此不安，不由得不看下去。他念道："我不知怎样回答你的指责。好朋友，你言之有理。我发疯似的埋怨自己。对一个可怜的姑娘，刚得点钱既没有家庭保护，又不能靠家庭来安身立命，这个婚约各方面都超乎她所能希望的之上。这个人才华不浅，懿德佳行，或许对于我还太好了点。但我要向你承认这点吗？时辰已经大变。几个月前让我幸福之至的事儿，现在只不过是桩义务。是上苍不让我绵绵不断地爱下去？我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定下了一个合适的有利的婚约，可见到我眼里那个世上最完美、唯一值得我爱的人，我心里不再感到那种甜蜜的冲动。今天我看出他的脾气反复无常。确切地说，我为什么要责难他？他并没有变，不幸的是我的心反复无常。无论如何，我将体面地、合算地结婚。但亲爱的梅莉，我羞于向你承认：我嫁的不再是我最爱的人。我觉得他一本正经，有时索然寡味，可我将要和他一块度过一生。也许在某省腹地的某座宫邸，我们一起宣传互相教育和种牛痘。也许，亲爱的朋友，我会为离开德·波尼维夫人的

沙龙而惋惜。六个月前，有谁跟我们说过这些？我性格中这种奇怪的轻率是我最苦恼的事儿。奥克塔夫难道不是我们这一冬天见到的最杰出的年轻男人？可我的童年过得那么忧郁，我希望有一个有趣的丈夫。再见。后天我会获准去巴黎，十一点我将登门拜访。”

奥克塔夫惊呆了。突然，他恍然大悟，赶忙跑过去，把刚放在橙树栽培箱里的信拿出来，狂怒地撕碎，把碎片放进衣袋。

“我得有最狂热最深沉的爱情，”他冷静地自言自语，“才能使人家原谅我注定倒霉的隐密。我违反理智，违背我一直发誓做到的事儿，以为遇到了超群绝伦的人。要配得上这个绝无仅有的人儿，必须亲切而快活，可这正是我所缺乏的东西。我骗了自己，只有去死了。

“倘若我永远掌握德·左伊洛夫小姐的命运，却不向她吐露隐密，这大概是有损荣誉的错误。但一个月后，我可以让她自由自在。她将是个年轻的寡妇，又富有，又极美丽，大概会为众人所倾倒。而且，要找个快活丈夫，德·马利维这个姓氏比仍鲜为人知的德·左伊洛夫要管用。”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奥克塔夫走进母亲的房间。他在那里见到阿尔芒斯。她正说到他，并想到他即将回来。他刚对母亲说他不能接受推迟的婚期。她马上就变得同他一样苍白，一样不舒服。“很多人想搅乱我的幸福。”他说，“我有确凿的证据。我们有什么必要准备那么多东西？阿尔芒斯比我还阔，而且她绝不至于缺少衣裙或首饰。我敢指望在我们结合的第二年年底，她会快活，幸福，享受巴黎的所有乐

趣。而且她永远不会对她即将做的事情后悔。我想她永远不会幽守在乡间某座古老的宫邸里。”

奥克塔夫的声调里有某种奇怪的味儿，与他所表达的愿望是那样不协调，以致阿尔芒斯和德·马利维夫人同时感到泪水涌满了双眼。阿尔芒斯勉强有力气回答：“啊！亲爱的朋友，您是多么残酷！”

由于不善于装出幸福的样子，奥克塔夫极不痛快，猛地走了出来。以一死来了结婚姻的决心，使他的举止带有某种粗暴和残忍的色彩。

和阿尔芒斯一同怨叹了她称为爱得发狂的儿子这种行为后，德·马利维夫人认定孤独对一个生性抑郁的人并不利。“你不管他有这个缺点，永远爱他吗？实际上他自己头一个吃这缺点的苦头。”德·马利维夫人说，“问一问你的心吧，姑娘。我不愿让你感到不幸福。现在要断还来得及。”“啊！妈妈，自从我不认为他有那么十全十美起，我反而更爱他了。”“那好，孩子，”德·马利维夫人又说，“我让你一周后结婚。从现在到那时对他宽容一点。他是爱你的，这你不能怀疑。你知道他多么尊敬亲戚，然而当他以为你遭到我兄弟诽谤时，你看到他怎样大发雷霆。亲爱的姑娘，他被反对你们结婚的某种荒唐成见气坏了。你对他温柔些，宽容些。”她这些话是信口说的，对阿尔芒斯来说，却如此实在，因此更使她关心奥克塔夫，一往情深地忠于他。

次日清晨，奥克塔夫来到巴黎，花了一笔巨款，几乎占他所支配财产的三分之二，买了一些价值连城的珠宝，叫人放在送给新娘的礼物之中。

他上父亲的公证人那儿，让他在婚约上添上对未来的妻子极为有利的条款，保证在丧夫的情况下，她可以享有最大的独立性。

从发现所谓阿尔芒斯的信的那一天到结婚的十天中，奥克塔夫就是以这种操心来打发日子的。这些日子比他敢于指望的还要平静。对于柔情依依者，使不幸变得那么残酷的，是有时残存的一线希望之光。

奥克塔夫未抱一丝希望。他的主意已定。对于意志坚定者，不管决定是多么严峻，他决计不会考虑自己的命运，只会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决定的勇气。然而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当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和所有要操心的事情做毕，奥克塔夫有暇自顾时，他感到最惊讶的，是一阵长久的惊愕：什么！对他来说，德·左伊洛夫小姐竟无足轻重！他那样习惯于坚信他永恒的爱情和他们亲密无间的关系，以致他时刻忘了一切都已改变。他不能想象没有阿尔芒斯他会怎样度日。几乎每天早上，他一醒来，便要想到自己的不幸。他经历了一段痛苦时期。但很快，他从死的念头中得到慰藉，心情复归平静。

然而，在这十天将近结束的时候，阿尔芒斯极端的温柔多情使他有时变得软弱。在他们单独外出散步时，阿尔芒斯有一两次认为反正就要结婚了，便大胆地握住奥克塔夫的极秀美的手，把它送到殷唇上。这种加倍的柔情蜜意，奥克塔夫十分清楚地注意到了，而且尽管他克制自己，也还是大大动了感情。这使他原以为已经压下去的痛苦又常常变得强烈

而撕心裂肺。

他设想，如果这种温存来自于真心爱他时的阿尔芒斯，那会是什么样的温存。照她在给梅莉·德·苔尔桑的信中所承认的，那是两个月前的她了。“可是我不大亲切，不大快活，这可能使她的爱情泯灭。”他悲伤地自忖。“哎！我要学的是处世本领，而不是空洞的知识！这些知识于我有何用？我在德·奥马尔夫人身边取得的成功又于我有何益？只要我愿意，她就会爱我。我生来不是讨我尊敬的人喜欢的料子。看样子，当我热烈地希望讨人喜欢时，倒霉的腼腆却使我变得阴郁，不怎么亲切。

“阿尔芒斯总使我害怕。我一走近她，就感到是站在我命运的主宰面前。想讨二十岁姑娘喜欢的殷勤男子，他所起的作用，也许该向经验，向我看到在世上发生的事情要求更正确的看法。

“但这一切今后都无用了，”奥克塔夫惨笑着说，“我的生命已经终结。Vixi et quem dederat sortem fortuna peregi①”

奥克塔夫有时性情抑郁，竟觉得阿尔芒斯多情的态度与她那样自然的谨小慎微——她强使自己履行的讨厌责任不太协调。这种时候，他举止粗暴得无与伦比，简直与发狂相差无几。

别的时候，他稍稍愉快些，便听任这位即将成为他妻子

---

①拉丁语，司汤达写错了。应为 Vixi et quem dederat cursum fortuna peregi。意为：我生活过，而且幸运为我开出的命途，我都跑到了。希腊神话中蒂多失恋后，就是叫着这句话自杀的。

的姑娘以迷人的妩媚感动自己。要想象出比这个姑娘的温柔多情更动人、更高尚的东西确不容易。这个通常那么持重的姑娘一反常态，努力让自己所爱的男人稍稍安宁一些。她认为他是在遭受内疚的折磨，因而觉得对他有一种强烈的同情。自从生活中的大事不是掩饰自己的爱情并自我谴责，阿尔芒斯就更爱奥克塔夫。

有一天，朝着艾古昂树林走去时，阿尔芒斯被自己大胆说出的情话所激动，竟至一片诚意地对他说："有时我也想犯一个罪，与你不分上下，好让你不再对我过虑。"奥克塔夫被她充满真挚爱情的语气打动，理解了她的想法，停住步子端详着她，差点就要把吐露隐密的那封信——他随身带着那些碎片——交给她。当他的手插进衣袋时，摸到了伪造给梅莉·德·苔尔桑的信的细纸，于是他的一腔热情顿时变得冰冷。

第三十一章

倘使他回到地上，只要让我从心底给他一吻就行了。那样您便可以把我俩装入同一棺材。

——威伯斯特①

奥克塔夫必须上亲戚们府上作必不可免的拜访，尽管他知道他们极不赞同他的婚事。要在平常光景，他也许感到极其为难。他会满脸不高兴地走出门第显赫的亲戚们的府邸，几乎对幸福感到讨厌。然而，使他大惑不解的是，他上这些府上致意时，并没感到有什么为难。这是因为任何事情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在世上已经死了。

自从阿尔芒斯变心以来，在他眼里，人们成了陌生种类的生物。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激动，不论守德的倒霉还是犯罪的成功。一个神秘的声音对他说："你比这些不幸者更不幸。"

奥克塔夫以惊人的满不在乎，终于尽完了现代文明以愚蠢的方法，为破坏一个良辰吉日而堆砌的繁琐礼节。婚礼举

①十七世纪初英国剧作家。这段话引自他的《白魔》第四幕。

行了。

奥克塔夫和阿尔芒斯利用开始形成的使用权，结婚后不久便去德·马利维领地。那地方在多菲内地区。但事实上，他把她领到马赛。在那儿，他告诉她，说尽管讨厌军队的规矩，他还是愿去希腊。他可以使剑。阿尔芒斯自结婚起一直心花怒放，对这种暂别满口答应，并不忧伤。阿尔芒斯的快乐，奥克塔夫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一时心软，把行期往后推迟了一周，同她一块儿游览了圣勃姆高地、包莱利城堡和马赛的周围地区。他被年轻妻子的幸福所感动。“她在演戏。”他暗想，“她给梅莉的信便是明证。但她演得真象！”有一些时候象在梦幻里一般，阿尔芒斯的极端幸福终于也使他快乐。他寻思：“世上还有哪个女子，哪怕感情更为真挚，能给我这么多的幸福？”

末了，得分手了。刚刚登船，奥克塔夫就留恋那些梦幻般的日子。好几天内，他觉得再无勇气去死。“若照明智的多利埃所指责的，我要不还阿尔芒斯以自由，我就是最卑贱的小人，而且在我自己眼里也是个怕死鬼。”他思忖道，“我死了倒无甚遗憾。”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声，“即使阿尔芒斯把爱情演得如此娇媚，那也只是由于回首往事，她想起了以往对我的感情。我用不了多久就会惹她生厌。她尊敬我倒有可能，但对我绝无热烈的爱情。我的死会让她悲痛，但不会使她痛不欲生。”这种冷酷、坚定的看法，终于使他忘记了出发前夕，阿尔芒斯幸福得陶醉，晕倒在他怀抱里的仙姿玉容。他又恢复了勇气。到船上的第三天，随着勇气的出现，心情也复归平静。船从科西嘉岛经过，想起一位伟大人

物①是那样不幸地死去，奥克塔夫主意更加坚定。他不断地想到那位伟人，那位伟人几乎可说是他的行为的见证人。他假装得了不治之症。幸好船上唯一的医官是个老木匠，他自称擅治发烧，却是头一个被奥克塔夫的谵妄和可怕的病症骗住的人。多亏假装发作了好几次，八天后，奥克塔夫看出人们对他的回生不再抱希望。于是他在人们称之为意识清醒的时刻，请人叫来船长，口授了遗嘱。船上的九位船员作为证人在上面签了字。

奥克塔夫预先已经想到把一份类似的遗嘱存放在马赛的一位公证人手里。他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留给妻子。条件独特：他死后二十个月，她必须再嫁。倘若德·马利维夫人认为履行这个条件不合适，他便请求母亲接受这笔财产。

当着全体船员的面签好这份遗嘱后，奥克塔夫变得极其虚弱，便请求给他做临终祈祷。几个意大利水手在他床边念念有辞。他给阿尔芒斯写了一封信，把他在咖啡馆里鼓起勇气写给她的那封信，还有他在橙树栽培箱里不意拿到的她给朋友梅莉·德·苔尔桑的信一并放了进去。奥克塔夫从未象临死时刻这样深切地感到爱情的魅力。他允许自己享受把一切——除了自己的死法——都告诉阿尔芒斯的幸福。在一个多星期里，奥克塔夫继续衰弱下去。每天他写信给朋友，为此感到新的欣喜。他把这些信分托给好几个水手。他们答应亲手把这些信交给他在马赛的公证人。

一个见习水手从瞭望台上叫道："陆地！"那就是希腊

①指拿破仑。拿破仑的老家在科西嘉岛。

的土地，就是人们看见出现在天际的摩累山脉。一股强风把船吹得疾驶如飞。希腊这名字使奥克塔夫的勇气复生。“英雄的土地，我向你致敬！”他喃喃自语。于是，三月三日，午夜，当月亮从卡洛斯山冈后升起的时候，一服事先准备好的、拌和着洋地黄和鸦片的毒药，平静地把奥克塔夫从这种如此不宁的生活中解脱开来。天亮时分，人们发现他一动不动地睡在甲板上，身下压着几根缆绳。他嘴上含着微笑。他少见的英姿甚至打动了负责掩埋他的水手们。在法国，只有阿尔芒斯猜出他是怎么死的。不久，德·马利维侯爵寿终正寝。阿尔芒斯和德·马利维夫人进了同一个修道院当修女。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阿尔芒斯
作者＝（法）司汤达著管筱明译
页数＝２０５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９６８
出版日期＝１９８４年０２月第１版